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

下編

經今古文字考

金德建 著

顧頡剛 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金德建作．-- 初版．
-- 臺北市：貫雅文化，民 80
面；　公分

ISBN 957-9388-70-9（精裝）

1.中國語言 - 文字 - 形體 - 論文，講詞等

802.29107　　80002464

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

作　者／金德建
發行人／林慈珍
出版者／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編　輯／張麗珍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83號 3樓
電　話／3672649・3657481
傳　真／3657481
郵　撥／ 1265603-4，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　刷／東隆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　80　年 8 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4301號
定　價／700元

《缺頁或破損　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9388-70-9

授　權　書

※※※※※※※※※※※※

本書『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

繁體字版本業經作者授權臺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並發售，如有翻印等侵權行為，全權委託該公司依法究辦。

授權人 金德建

1991年5月

作者小傳

金德建，浙江嘉興人，一九〇九年生。出生在福建福州，六歲始返故鄉。嗣後名字中德字是因爲屬於德字輩，建字就爲了出生在福建而命名。

少年時讀書嘉興秀水小學堂。高小一年級即讀《說文解字部首》及《論語》，教師吳晉升，嘉興楞眞寺鎖人。吳師寫字正楷亦帶篆意，又喜種植盆景細葛蒲。

中學讀書上海民立中學及廈門同文中學。民立讀書時，蔣梅笙師介紹我讀《中國哲學史大綱》；同文讀書時，謝雲聲師介紹我讀《古史辨》。二位老師的指導，對我日後所得到的影響是巨大的。二位雖教中學，却頗有學者的風度。蔣師宜興人，著有《莊子淺訓》出版；謝師廈門人，有《閩歌甲集》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

一九三〇年前肄業上海持志大學國學系。胡樸安師教文字學大綱及《易經》學；胡寄塵師教中國文學史；姚明輝師教歷史地理；陳去病師教詩詞學，皆一時名教授，受益非淺。在大學裡聽到傳統的清代樸學謹嚴的治學方法，尤其樸安師的《古書校讀法》，雖在課外閱讀，却開闊了我的視野，下定了我的決心從事腳踏實地做些研究工作。

一九三一年起居家讀書，在嘉興報忠埭老屋，有時去廈門父母處。時常寫作，發表在《廈門圖書館館聲》《史學年報》《文瀾學報》《民族》等刊物上，文章內容性質大體上都關於古籍考證方面。發表在《館聲》上有二篇後來被收入《古史辨》第六册中。《戰國策作者之推測》一文，羅根澤先生在編入《古史辨》時曾經寫上一篇跋文，頗爲重視，且得到好評。這段時期購書頗多，分別保存在嘉興、廈門、蘇州。可惜後來毀於抗戰炮火，損失四分之三，保存僅二三千册。

一九三五年秋間去蘇州，聽章太炎先生講學，受業爲弟子。一九三六年六月章先生逝世，章氏國學講習會增設預備班，被任爲講師，講授「學術文選」。

抗戰起，逃難到東陽，繞道溫州，再抵上海。自此以後至五十年代，歷任上海太炎文學院、大夏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講師及副教授。授課以諸子百家爲主，時或講文字學、文學概論、目錄學等。

一九四〇年太炎文學院（地址租賃福州路五洲大樓中層數間）停辦後，我有短時間空閒，乘機編集歷年發表過的文章二十一篇，成《古籍叢考》，一九四一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古籍叢考》一九六七年台北重印，一九八七年上海書店又影印一次。時光流逝迅速，此書問世至今，已有半個世紀。這是我早年論文結集的第一部書。

在大夏大學（地址上海南京西路重華新村）我教的「基本國文」課。

在無錫國專（唐文治校長時在上海，在滬復課，地址在上海北京西路）我教的時間很長，教得最多的一門課是「諸子概論」，連續九年，課本採用王蘧常先生的《諸子學派要詮》，目的在於使學生們明白諸子流派的概略，讀到些諸子書的原文。國專辦學，禮聘師資，不拘一格，兼綜各派。造就的學生中，果然有不少成名的人才輩出。

五十年代末，我任上海化學工業專科學校教研組長等職。暇時寫定已發表及未發表文章成《司馬遷所見書考》（其中《司馬遷所見書考敍論》係此書的綱領，已發表在《史學年報》一九三三年一卷五期），全書三十萬字，一九六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一年我年齡超過六十歲，便退休。

一九七九年起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特約研究人員。這段時間多用作自己研究工作，發表文章最多的年份十篇。現在我把一部份題目，擇要記下若干篇如下：

《〈荀子〉零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〇年四輯

《〈堯典〉三論》《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三年一輯

《〈尚書〉百篇外當更有〈太戊〉及〈五官有司〉》

《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七年一輯

《〈帝告〉佚文在今〈皋陶謨〉中考》《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五年一期

《老聃學說出于史官考》《求是學刊》一九八〇年八月
《〈臬陶謨〉二論》《蘇州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三期
《章太炎先生晚年講學與愛國主義精神》《蘇州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一期
《〈太史公自序〉中〈劍論〉釋》《史林》一九八六年一期
《〈史記・儒林傳〉「禽滑釐受業于子夏」考》《史林》一九八六年三期
《〈論語・衛靈公〉「在陳絕糧」等三節應相連接》《史林》一九八七年四期
《釋韓安國「受〈韓子〉雜家說」》《齊魯學刊》一九八六年六期
《釋〈論語・子張〉「雖小道必有可觀」》《齊魯學刊》一九八五年一期
《論〈春秋繁露〉是緯書的起源》《浙江學刊》一九八六年三期
《章太炎先生贈田桐的對聯》《浙江學刊》一九八七年三期
《司馬遷見過〈司馬相如集〉嗎》《人文雜誌》一九八六年一期
《論司馬遷所見〈尚書〉中有〈分殷之器物〉》《人文雜誌》一九八六年六期
《章太炎先生晚年的一首詩》《書林》一九八一年三期
《章太炎先生的一付對聯》《書林》一九八三年四期
《章太炎先生的〈宋明軒母沈太夫人七十壽〉詩》《書林》一九八七年六期
《惠施三論》《社會科學》一九八□年□期

《釋〈論語・衞靈公〉「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社會科學》一九八四年九期
《〈鬼谷子〉述作考》《管子學刊》一九八八年一期
《論稷下學派與秦漢博士的關係》《管子學刊》一九八八年四期
《關於巡狩制度今古文異說的解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一九八四年四集
《〈王制〉制度爲〈大戴禮記・千乘〉所本考》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九八六年一輯
《〈盤庚〉小議》《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九九〇年三輯
《陸賈述作〈楚漢春秋〉的主要傾向》《中國古代史論叢》一九八三年七輯
《〈新語〉的成書年代》《中國古代史論叢》一九八三年七輯
《諸子學論叢》《中國古代史論叢》一九八一年三輯
《〈秦誓〉作于秦穆公三十六年考》《中國古代史論叢》一九八五年九輯

我把過去發表的研究先秦諸子學的文章，連同後來寫成的，彙爲一書，成《先秦諸子雜考》十八萬字，一九八三年由中州書畫社出版。文章二十九篇，涉及到孔子、墨翟、老聃、李悝等二十餘家；能不受《漢志》所列舉十個家派的束縛，涉及更多的人，擴大了考證的領域。內容包括學說淵源、所屬學派、歷史功績、著述存佚、出身爲人，有時分別作了考證。

我從事經今古文字研究，歷時頗久。弱冠開始，直到晚年，凡五易稿，時作時輟，於一九七一年寫定，書名《經今古文字考》，凡二十五萬字，一九八六年齊魯書社出版。學術著作，出版困難，齊魯能在不惜虧本情況下，毅然付印，確是難能可貴。

一九八三年及一九八六年我先後擔任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古典文獻班兼任教授，學生從上海師大學生中挑選出來，程度整齊，攻讀努力。成就如何，要看五年或十年以後，估計會有才幹出衆的後輩成長。

近年我的研究工作沒有間斷過。我將繼續完成：㈠《史記藝文考》，這是《司馬遷所見書考》的續編。㈡《齊文化與今古學流派來歷》，探索稷下學派與秦漢時學術的關係，部份已發表在《管子學刊》。㈢《章太炎先生的晚年》，回憶先師晚年思想與事迹。

一九九〇年二月我受聘爲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任館員。

金德建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于上海

目録

作者小傳
自序……一
一　論漢代《左傳》行用古文本……三
二　《春秋經》三家異文今古文分別考……二六
三　《史記》引古文本《左傳》考……四二
四　劉向、劉歆本《左傳》係古文本考……七八
五　論漢代《詩經》行用古文本……一三
六　漢熹平《石經詩經》係用今文本考……一七
七　論西漢今文本《尚書》出於伏生、孔安國……一二〇
八　《史記》引今文本《尚書》考……一三三
九　《尚書大傳》所據經文係今文本考……一六七

十　西漢《易經》傳授用今文本考……一七七
十一　漢代書中引今文本《易經》考……一九一
十二　漢代《儀禮》今文古文性質考……二〇五
十三　漢代書中引古文本《儀禮》考……二〇八
十四　大小戴《禮記》所據經文係今文本考……二一三
十五　論漢代《論語》係用今文本……二三三
十六　漢代書中引今文本《論語》考……二三四
十七　論劉向校經用中古文係屬傳說……二五一
十八　論《史記》所稱「古文」係司馬遷時古文經傳……二五四
十九　論西漢末以至東漢時各種經傳古文本逐漸產生……二五八
二十　論東漢古文本《尚書》出於杜林……二六三
二十一　《白虎通》引古文本《尚書》考……二六五
二十二　《論衡》引古文本《尚書》考……二七三
二十三　《漢書》引古文本《尚書》考……二八三

二十四　《說文》引古文本《尚書》考……三二八
二十五　馬融、鄭玄本古文《尚書》考……三四三
二十六　論劉歆、賈逵時所有古文經傳……三六九
二十七　論東漢古文本《孝經》出於許慎……三七二
二十八　論許慎時所有古文經傳……三七七
二十九　論東漢古文本《易經》出於馬融……三七九
三十　《說文》引今文本《易經》考……三八四
三十一　馬融、鄭玄本古文《易經》考……三九八
三十二　論東漢古文本《論語》出於馬融……四一五
三十三　《說文》引今文本《論語》考……四一八
三十四　馬融、鄭玄本古文《論語》考……四二三
三十五　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四三〇
三十六　《說文》引今文本《儀禮》考……四三九
三十七　兩漢各經傳今古文沿革表……四四四

三十八　論三國、魏、晉時期學術演變……四四五
三十九　論壁中書係屬傳說……四五〇
四十　《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係古文本《月令》考……四五五
四十一　莽《大誥》所據《大誥》係古文本考……四六二
後　序……四七〇

自序

今古問題是漢代學術史上難解決的問題，歷來聚訟紛紜，沒有一個妥善的定論可以給我們做依據。現在時過境遷，我們就可以用歷史觀念把過去的這番陳蹟加以清理。從今古問題的起源上考察，有許多問題的起因在秦代實際已經開始了。例如：

（一）秦代統一後，設置博士官。這種學官早在戰國時代就往往有了。後來漢承秦制，仍置博士。《漢書·百官公卿表》說：「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這話對的。武帝時候五經博士傳授今文家經說。稍後民間古文家要爭立古文經傳，也想列於學官，於是發生二派爭執。我們看到漢代今古二派爭立學官，鬧得激烈，其實立博士官却早在秦代甚至戰國已經發生了。

（二）《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說：「書同文字。」《琅琊石刻》也說：「維

二十六年，同書文字。」後來又發明隸書。當時文字變革劇烈。秦時文字有舊的古文和新的隸書。漢代普遍行用隸書後，對於用古文所書寫的六藝經傳，無論抄寫或者誦讀都覺得文字古奧，很不方便。因此產生了今文本經傳。今文是用隸書書寫。隸書在漢代，好像我們現在行用楷書一樣。所謂今文本原是指用漢代文字書寫的意思。古代原始孔子刪訂的五經，本來只應該有一個本子；有了隸書本以後，漢代經傳就發生今文和古文二種的本子。

據此，我們可以明瞭漢代今古問題不是憑空起來的，以前秦時候已經具有它的前因。自秦入漢，今古問題範圍擴大，涉及漢代學術的各個部份。西漢末年以後，今古二家人物對峙的狀態更加顯明。無論在經傳上、史學上、哲學思想上都有二派各自所持的主張。

我們把今古問題概括起來，歸納它的性質，定其界限，其實不外經說和文字二大類可以包括。荀悅《申鑒·時事篇》說：

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說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

所謂『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指文字上有今文和古文；所謂『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指經說上有今古二派學說。所謂『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先師，義一而已』。就是古代原始的經傳本來只應該有一個本子，何嘗像後世有今文本古文本的分別呢？古代原始的經文大義也只應該有一種正確的解釋，後世家派分立，纔產生了相歧的不同異說。

荀悅是東漢人，他把今古問題內容劃分成為文字和經說二項，是最早的分法。荀悅時代親自見聞到今古爭論糾紛的情況，他的說法很可以給我們做參考。根據荀悅的話，我們對於廣泛的今古問題能够得其要領。

今古的經說何以不同？這是因為今古二家學派的人所處時代不同。各個時代的思想有變遷，纔產生二種不同的經說。我們試把漢時兩派所講經說制度，彼此違異之處，從前陳壽祺的《五經異義疏證》分別得很清楚。陳書羅列今說和古說，放在一起，使人一看就明白漢代二家所說有如此的衝突。清末廖平的《今古學考》顯係淵源陳氏的《五經異義疏證》而來。和兩漢的歷史事蹟細細探討，我想值得研究。因為經說的來歷一定是其時歷史現實客觀事物的反映。

今古的文字何以不同？原始的經書依照當時行用的文字，像鐘鼎文字那樣難識難

懂的古字書寫的。這種文字在古時候本來也是一般行用，人們未必感到難於誦讀吧！然而後來文字漸漸發生演變。時間長久了，文字的演變隔閡越厲害。他們誦讀經傳便感覺不方便，於是設法把經傳文字也逐漸改做當時所行用的文字。文字的演變，自秦至漢這段時期很劇烈。《史記・始皇本紀》說：「二十六年書同文字。」揚雄《劇秦美新》說「秦剗滅古文」，許愼《說文解字》說「古文由秦絕」，都可以見秦時候文字變革最甚。漢代人就把經傳上文字改變成為當時行用的隸書。這種隸書本就是所謂今文本。凡保留一部份古字古言，不完全改成隸書的謂之古文本。所以漢代經傳有今文、古文二種本子；今古問題中就有今古異文的分別。

由於文字上有今古異文，自然發生版本的問題，所謂今文的本子和古文的本子。有了版本不同，就有傳授講誦這些本子的人。各家紛紛異說，便產生所謂學派分歧。牽涉到了學派後，內容就廣泛多端，複雜起來。我們可以總稱叫做今古經說的不同。所謂漢代學術史上的今古問題，就不外乎文字版本上不同，接着再發生學派經說上不同。

本書探討的範圍，就是講明今古的文字，漢代經傳中的今古異文。

古籍流傳，歷時既久，屢經傳寫，所以異文極多。至今的經傳早已經是並不純粹的古文本，也不純粹的今文本了。我們想推究漢代經傳的沿革變遷，只能從漢代的異文當中加以考察。我們分析這些異文，便能够明瞭漢時某種經傳流傳今文本或者古文本；明瞭漢時經傳今古文本子前後的一番沿革變遷。本書論證異文，如何判別某字形性質今文，另外字形屬於古文，採取下列幾項材料作為根據：

（一）《說文》中古文。　　試舉例如下：

1、《說文》協字下云：「 古文協。」

許慎以作「叶」字為古文，作「協」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尚書・堯典》：「協時月正日。」《白虎通・巡狩篇》引作：「《尚書》曰：叶時月正日。」《白虎通》所引《尚書》作「叶」字，即可根據《說文》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尚書》。

2、《說文》圭字下云：「珪古文圭。」

許慎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尚書・金縢》：「秉珪。」《史記・魯世家》引作：「秉圭。」《史記》

所引《尚書》作『圭』字，即可根據《說文》古文加以證明，應為今文《尚書》。

《左傳》僖公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史記・晉世家》引作：『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史記》所引《左傳》作『珪』字，即可根據《說文》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左傳》。

（二）《儀礼》鄭注今文古文。　試舉例如下：

1、《儀禮・覲禮》鄭注云：『今文帥作率。』

鄭玄以作『率』字為今文，作『帥』字為古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僖公十五年《左氏・春秋經》：『公孫敖帥師。』《公羊・春秋經》作：『公孫敖率師。』《穀梁・春秋經》作：『公孫敖帥師。』這是《左氏》和《穀梁》所據《春秋經》作『帥』字，即可根據《儀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古文《春秋經》；《公羊》所據《春秋經》作『率』字，即可根據《儀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今文《春秋經》。

《尚書・堯典》：『蠻夷率服。』《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引作：

『蠻夷帥服。』《漢書》所引《尚書》作『帥』字，即可根據《儀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尚書》。

《論語・顏淵》：『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引作：『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史記》所引《論語》作『率』字，即可根據《儀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今文《論語》。

2、《儀禮・士冠禮》鄭注云：『古文儷為離。』

鄭玄以作『離』字為古文，作『儷』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尚書・洪範》：『不罹於咎。』（『罹』即『離』字誤，《史記・宋世家》作：『不離於咎。』）《尚書大傳》引作：『不麗於咎。』《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麗』，即『儷』字省，即可根據《儀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今文《尚書》。

《儀禮・士冠禮》：『束帛儷皮。』《白虎通・嫁娶篇》引作：『《禮・昏經》曰：束帛離皮。』《白虎通》所引《儀禮》作『離』字，即可根據《儀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儀禮》。

《易・兑卦》：『麗澤兑。』《經典釋文》云：『麗鄭作離。』鄭玄本《易經》

作「離」字，即可根據《儀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古文《易經》。

（三）《論語》鄭注古讀、魯讀。　試舉例如下：

1、《論語・先進》：「仍舊貫。」《經典釋文》引鄭玄注云：「《魯》讀仍為仁，今從古。」

鄭玄以作「仁」字為《魯論》今文，作「仍」字為古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桓公五年《左氏・春秋經》：「仍叔之子來聘。」《公羊》同。《穀梁・春秋經》作：「任叔之子來聘。」這是《左氏》、《公羊》所據《春秋經》作「仍」字，即可根據《論語・古》讀加以證明，應為古文《春秋經》，《穀梁》所據《春秋經》作「任」，殆「仁」字譌，即可根據《論語・魯》讀加以證明，應為今文《春秋經》。

《論語・先進》：「仍舊貫。」揚雄《將作大匠箴》引作：「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揚雄所據《論語》作「仁」，即可根據《論語・魯讀》加以證明，應為今文《論語》。

2、《論語・先進》：「詠而歸。」《經典釋文》引鄭玄注云：「《魯》讀饋

為歸，今從古。」

鄭玄以作「歸」字為《魯論》今文，作「饋」字為古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論語・先進》：「詠而歸。」《後漢書・仲長統傳》云：「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仲長統所引《論語》作「歸」字，即可根據《論語・魯》讀加以證明，應為今文《論語》。

《論語・先進》：「詠而歸。」《微子》：「齊人歸女樂。」《陽貨》：「歸孔子豚。」《經典釋文》均云：「鄭本作饋。」鄭玄本《論語》作「饋」字，即可根據《論語・古》讀加以證明，應為古文《論語》。

（四）《周禮》、《禮記》鄭注古文。　試舉例如下：

1、《禮記・禮運・樂記》鄭注均云：「耐古書能字。」

鄭玄以作「耐」字為古文，作「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尚書・皐陶謨》：「能哲而惠。」江聲云：「而當為耐。」《史記・夏本紀》引作：「能知能惠。」《史記》所引《尚書》作「能」字，即可根據《禮記》鄭注加以證明，應為今文《尚書》。

2、《禮記・緇衣》鄭注云：『告古文誥字。』鄭玄以作『告』字為古文，作『誥』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書序》：『帝告。』《史記・殷本紀》引作：『帝誥。』《史記》所引《尚書》作『誥』字，即可根據《禮記》鄭注加以證明，應為今文《尚書》。

3、《周禮・考工記・弓人》云：『寬緩以荼。』鄭注云：『荼古文舒。』鄭玄以作『荼』字為古文，作『舒』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哀公六年《左氏・春秋經》：『弒其君荼。』《公羊・春秋經》作：『弒其君舍。』《穀梁・春秋經》作：『弒其君荼。』這是《左氏》、《穀梁》所據《春秋經》作『荼』字，即可根據《周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古文《春秋經》；《公羊》所據《春秋經》作『舍』，即『舒』字省，即可根據《周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今文《春秋經》。

《左傳》哀公十四年：『陳恆執公于舒州。』《史記・齊世家》引作：『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史記》所引《左傳》作『徐』，殆『荼』字同，即可根據《周禮》鄭注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左傳》。

（五）其他漢人所稱古文　　試舉例如下：

1、《文選・典引》注韋昭曰：『古文台為嗣。』

韋昭以作『嗣』字為古文，作『台』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尚書・堯典》：『舜讓于德弗嗣。』《史記・自序》引作：『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史記》所引《尚書》作『台』字，即可根據韋昭所說古文加以證明，應為今文《尚書》。

2、揚雄《長楊賦》李善注引韋昭曰：『古文隔為擊。』

韋昭以作『擊』字為古文，作『隔』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尚書・舉陶謨》：『戛擊鳴球。』《漢書・揚雄傳》及《文選・長楊賦》所引均作：『拮隔鳴球。』揚雄所引《尚書》作『隔』字，即可根據韋昭所說古文加以證明，應為今文《尚書》。又《白虎通・禮樂篇》引作：『戛擊鳴球。』《白虎通》所引《尚書》作『擊』字，即可根據韋昭所說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尚書》。

（六）漢熹平《石經》今文。　　試舉例如下：

1、《論語・微子篇》云：「夫執輿者為誰。」《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輿」作「車」。

漢《石經》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車」字為今文，作「輿」字為古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左傳》文公六年：「以子車氏之三子。」《史記・秦本紀》引作：「子輿氏三人。」定公四年：「以車七乘。」《史記・管蔡世家》引作：「輿車十乘。」《史記》所引《左傳》作「輿」字，即可根據熹平《石經》今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左傳》。

《易・賁卦》：「舍車而徒。」《經典釋文》云：「車鄭本作輿。」鄭玄本《易經》作「輿」字，即可根據熹平《石經》今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易經》。

《論語・衛靈公》：「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漢書・律歷志》引作：「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漢書》所引《論語》作「車」字，即可根據熹平《石經》今文加以證明，應為今文《論語》。

2、《尚書・無逸》云：「徽柔懿恭。」《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

「恭」作「共」。

漢《石經》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共」字為今文，作「恭」字為古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尚書・皐陶謨》：「愿而恭。」《史記・夏本紀》引作：「愿而共。」《甘誓》：「恭行天之罰。」《史記・夏本紀》引作：「共行天之罰。」《史記》所引《尚書》作「共」字，即可根據熹平《石經》今文加以證明，應為今文《尚書》。

《白虎通・三軍篇》引：「《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白虎通》所引《尚書》作「恭」字，即可根據熹平《石經》今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尚書》。

《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史記・晉世家》引作：「晉君改葬恭太子。」《左傳》昭公七年：「三命茲益共。」《史記・孔子世家》引作：「三命茲益恭。」《史記》所引《左傳》作「恭」字，即可根據熹平《石經》今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左傳》。

（七）魏正始《三體石經》古文。

試舉例如下：

1、《三體石經・左傳》『光』字之古文作『黃』。

經《石經》以作『黃』字為古文，作『光』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襄公二十年《左氏・春秋經》：『陳侯之弟黃。』《公羊》、《穀梁・春秋經》作：『陳侯之弟光。』這是《左氏》所據《春秋經》作『黃』字，即可根據《三體石經》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春秋經》；《公羊》、《穀梁》所據《春秋經》作『光』字，即可根據《三體石經》古文加以證明，應為今文《春秋經》。

《尚書・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莽奏引作：『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班固傳・兩都賦》引亦作：『橫被六合。』王莽、班固所引《尚書》作『橫』，省即『黃』字，即可根據《三體石經》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尚書》。

2、《尚書・大誥》云：『不卬自恤。』《三體石經・尚書・大誥》『恤』字之古文作『卹』。

魏《石經》以作『卹』字為古文，作『恤』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左傳》哀公二十年：『寡君之老無恤。』《史記・趙世家》引作：『太子毋

卹代立。』《史記》所引《左傳》作『卹』字，即可根據《三體石經》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左傳》。

《尚書・堯典》：『惟刑之恤哉。』《漢書・刑法志》成帝詔引作：『《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刑法志》所引《尚書》作『恤』字，即可根據《三體石經》古文加以證明，應為今文《尚書》。

《尚書・大誥》：『不卬自恤。』《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引作：『不身自卹。』《翟方進傳》所引《尚書》作『卹』字，即可根據《三體石經》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尚書》。

（八）其他《一切經音義》、《玉篇》、《汗簡》等書古文。　衛宏的《古文官書》、張揖的《古文字詁》都曾記錄古文，原書已逸，現在僅靠《一切經音義》轉引，還可以輯佚一些材料。但也因為《玉篇》編集在梁時，《一切經音義》編集在唐時，《汗簡》編集在宋時，書屬晚出，所記古文，未免有以誤傳誤。像《說文》籀文，到《汗簡》往往當做古文。其實古和籀不同，不能够混合起來的。陸德明《經典釋文》裡曾經記錄些古文，殷敬順《列子釋文》，何超《晉書音義》也有記錄古文。

我們都可以引據。《穆天子傳》、《方言》、《山海經》的郭璞注；《戰國策》、《呂氏春秋》的高誘注也有記録一些古文。我們同樣可以引據。《漢書》顏師古注也常常提到古作某字。但像《漢書·宣帝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曹參傳》、《周勃傳》、《息夫躬傳》、《霍去病傳》、《匈奴傳》師古注均云：「邀古速字。」其實「邀」字籀文，不是古文。又如宋《晁氏易》所稱的古文，不可信據，從前李富孫《易經異文釋》曾經屢次辨正它。這些唐以後書裡所稱古文，尤其是宋時的，我們用來做證明便要審慎。現在舉例如下：

1、《一切經音義》卷三、六、七、八、二十二均云：「宴為古文燕。」釋玄應以作「宴」字為古文，作「燕」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左傳》昭公七年：「或燕燕居息。」《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下引作：「或宴宴居息。」《五行志》所引《左傳》作「宴」字，即可根據《一切經音義》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左傳》。

《論語·述而》：「子之燕居。」《經典釋文》云：「鄭本作宴。」鄭玄本《論語》作「宴」字，即可根據《一切經音義》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論語》。

2、《玉篇》卷二十八尸部云：「卼今作弼。」

顧野王以作「弼」字為今文，作「卼」字為古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尚書・皋陶謨》：「弼成五服。」《說文》卼字下引作：「卼成五服。」《說文》所引《尚書》作「卼」，省為「卬」字，即可根據《玉篇》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尚書》。

3、《汗簡》卷五女部謂「焉」字之古文作。鄭珍《汗簡箋正》云：

「亦安字。」

郭忠恕以作「安」字為古文，作「焉」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身將隱，焉用文之。」《史記・晉世家》引作「身將隱，安用文之」。《史記》所引《左傳》作「安」字，即可根據《汗簡》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左傳》。

《左傳》昭公十五年：「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引作：「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漢書》所引《左傳》作「安」字，即可根據《汗簡》古文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左傳》。

4、《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下顏師古注：『僇古戮字。』顏師古以作『僇』字為古文，作『戮』字為今文。據此類推，可以知道：

《左傳》襄公三年：『魏絳戮其僕。』《史記・魏世家》引作：『魏絳僇辱楊干。』《史記》所引《左傳》作『僇』字，即可根據顏師古注加以證明，應為古文《左傳》。

以上八類都是今古異文，都有一對一對今文和古文的相異。因而我認為古文範圍應當擴大，不能局限於《說文》古文。

清代學者，像趙坦《春秋異文箋》，翟灝《四書考異》，宋翔鳳《周易考異》，李富孫《左傳異文釋》、《易經異文釋》等，已把經傳的異文用假借或聲音相近來解釋。現在我們應該更明瞭其中的確存在一部份今文和古文的相異。

本書就是剖析漢代經傳異文的今古性質。分條羅舉，按字推證。前人已經有致力於這方面的。例如惠棟的《九經古義》，（惠氏認為《史記》引《尚書》，文字上是今文。）段玉裁的《古文尚書撰異》（段氏著書重點，放在集論今古文字異同上。段書多創獲，啟發後人不少。）臧琳的《經義雜記》，有《論語古文今文》條。陳壽祺的《左海經辨》，有《史記用今文尚書》條，《漢書・地理志載古文禹貢》條。臧庸的《拜經日記》，有《說文儀禮用今文》條。等等。此外一鱗一爪，論述漢

代今古異文的還有。綜觀過去各家論述，我覺得還不能滿意。本書則完全依據實證，期於分析今古之別，皎然明白。

凡漢代經傳異文，後世不可避免地常被改動，失去原形，改從和流傳本一樣。所以凡屬未見異文或與流傳本不異，本書便少從事探討。更有進者，漢代今古文二種本子，也不可以講成二種本子中每字都截然相異。漢時古文本只是保留部份古字古言而已。

現在我把漢代經傳傳授源流概要，敘述在下面：

（一）漢初言《易》，頂早出於田何，數傳至施、孟、梁丘、京四家，都用今文的本子。民間有費直一家，並無新定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這是古文本《易經》，相傳出於費直，恐怕託說。我們考定應該出於東漢馬融所校定。

（二）漢興，傳授《尚書》有今文派伏生和古文派孔安國。其實伏生《尚書》固然今文本，孔安國《尚書》何嘗不是讀成為今文本子而流傳呢？後來平帝時一度立學官的古文《尚書》，舊說認為就是孔安國《尚書》的原物，實際不可靠。我們考定應當出於杜鄴、杜林的漆書古文《尚書》。

（三）漢代《詩經》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武帝時已立學官；《毛詩》到平帝時纔立學官。四家分別，實際是四家解釋《詩經》的經說上互相不同。漢代《詩經》四家的經文都是古文，都是沿用部份古字古言的古文本。

（四）漢代關於《禮》，有《儀禮》、《周禮》、《大戴禮記》、《小戴禮記》等。《周禮》鄭玄注記錄許多故書作某的字，與今本文字頗異。漢代人概念中對於《周禮》當作基本上古文本的書，似無疑義。《大小戴禮記》的各篇大多出於秦、漢時人，本屬傳記性質，所以在漢代並無今文本、古文本的糾葛。問題在於《儀禮》。我們考定漢代《儀禮》今文和古文二個本子同時並傳。有些人所見是古文《儀禮》，傳《禮》諸家像戴德、戴聖、鄭玄輩所見，是有今文本《儀禮》的。

（五）《春秋經》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我們把三家《春秋經》比較文字同異，可知左氏傳授古文本的《春秋經》；公羊傳授今文本的《春秋經》；穀梁傳授今古相雜的《春秋經》。

（六）《公羊傳》舊說漢景帝時候著於竹帛，《穀梁傳》也是武帝時候所作。成書在漢代，便不致於發生文字上今文、古文的糾葛。《左傳》是一部先秦的古書，毫無疑

義。我們從文字上探討，可知漢時所見的《左傳》確是「多古字古言」的古文本。

（七）漢代《論語》有《魯論》、《齊論》和《古論》。舊說《古論》出自孔壁，實際不然。孔安國當初雖有古文《論語》，但他把《論語》讀成為今文傳授教人，照理沒有《古論》了。後來再有古文本《論語》，我們考定出於東漢馬融所校定。

（八）《孝經》舊說今文傳自顏芝，古文出於孔壁，恐怕不可靠。漢代《孝經》有今文本流傳，不過來源不可知。後來古文本《孝經》應當出於東漢許慎所校定。

以上所述是漢代經傳沿革的大概，以下本書中把這概要分別說明。依時間先後，次第論列。

本書涉及的面廣泛，條分縷析，頭緒紛繁。思慮容有未週，引證或欠詳盡。盼望讀者不吝指教。

金德建

一九七一年八月自序於上海

一　論漢代《左傳》行用古文本

西漢司馬遷所見的《左傳》是沿用不完全改成隸書的古文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說：

> 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所稱「古文」明指《春秋國語》。可知司馬遷所見的《國語》裡有古文存在。《吳太伯世家》說：

>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

這一條事實就是《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說：「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司馬遷稱它是「《春秋》古文」，可見《左傳》在司馬遷所見認為是古文。《漢書・劉歆傳》

說：

> 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這也可見劉歆所見的《左傳》文字上還是「多古字古言」的古文本。因其有部分古文的緣故，不容易瞭解，需要借徑於訓詁來解釋，於是就「學者傳訓詁」。劉歆《七略》佚文說：

> 《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

《七略》所稱「古文」，指《左氏春秋》；所稱「兩家」，應該指《公羊》、《穀梁》。臧琳《經義雜記》（《經解》本卷一百九十五，《公穀不具四時》條。）也說劉歆所稱「《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這條《七略》佚文也是劉歆時候《左傳》古文本的一個證明。《漢書・藝文志》說：

> 《春秋・古經》十二篇；
>
> 《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所謂『《古經》十二篇』，不是《公羊》、《穀梁》，應指《左氏》家的《春秋經》無疑。這也可以證明漢代《左傳》必定是古文本，所以《左氏》的《春秋經》可以連帶地稱為《古經》了。這古文本的《左傳》直到東漢還在行用。《說文解字敘》說：

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

可知許慎時候的《左傳》明明說是古文本。《後漢書·盧植傳》說：

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裡。

盧植所稱『古文科斗』，下面列舉有《毛詩》、《左氏》、《周禮》三部書，那末東漢末年盧植時候的《左傳》也還是古文本無疑。

二　《春秋經》三家異文今古文分別考

《左氏》、《公羊》、《穀梁》三家《春秋經》的文字很多相異。清代學者如趙坦《春秋異文箋》、李富孫《春秋異文釋》都有過考證。他們方法上不外疏通證明，為什麼異文，能指出由於文字假借或聲音相近。其實不止這樣理由可以解釋。這些異文中更有一部分性質屬於今文和古文的相異。由此可以看出三家《春秋經》文字不同，那一家是古文本的《春秋經》，那一家是今文本的《春秋經》。現在舉例證明如下：

昭公二十三年《左氏》云，『吳敗……陳、許之師于雞父。』

昭公二十三年《公羊》作：『吳敗……陳、許之師于雞父。』

昭公二十三年《穀梁》作：『吳敗……陳、許之師于雞甫。』

按《儀禮·士相見禮》鄭注云：『今文父為甫。』鄭玄以作『甫』字為今文，作『父』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公羊》作『父』字，應為古文；

《穀梁》作「甫」字，應為今文。

哀公六年《左氏》云：「弒其君荼。」

哀公六年《公羊》作：「弒其君舍。」

哀公六年《穀梁》作：「弒其君荼。」

按《周禮・考工記・弓人》云：「寬緩以荼。」鄭注云：「荼古文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荼。」楊倞亦云：「荼古舒字。」鄭玄、楊倞均以作「荼」字為古文，作「舒」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荼」字，應為古文；《公羊》作「舍」即「舒」字省，應為今文。

文公十二年《左氏》云：「秦伯使術來聘。」

文公十二年《公羊》作：「秦伯使遂來聘。」

文公十二年《穀梁》作：「秦伯使術來聘。」

按《儀禮・士喪禮》鄭注云：「古文述皆作術。」鄭玄以作「術」字為古文，作「述」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術」字，應為古文；《公羊》作「遂」，殆「述」字譌，應為今文。

莊公十二年《左氏》云：「宋萬弒其君捷。」

莊公十二年《公羊》作：「宋萬弒其君接。」

莊公十二年《穀梁》作：「宋萬弒其君捷。」

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七《阿毗曇毗婆沙論音義》引張揖《古今字詁》云：「古文捷，今作接同。」張揖以作「捷」字為古文，作「接」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捷」字，應為古文；《公羊》作「接」字，應為今文。

昭公十一年《左氏》云：「盟于祲祥。」

昭公十一年《公羊》作：「盟于祲詳。」（據《左氏》服虔注作「詳」，今本作「羊」。）

昭公十一年《穀梁》作：「盟于祲祥。」

按《尚書·君奭》云：「其終出于不祥，」《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君奭》「祥」作「詳」。（關於《隸釋》所載漢熹平《石經·尚書》文字，均據馮登府《石經考異》。下同。）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詳」字為今文，作「祥」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祥」字，應為古文；《公羊》作「詳」字，應為今文。

莊公二十二年《左氏》云：「肆大眚。」

莊公二十二年《公羊》作：「肆大省。」

莊公二十二年《穀梁》作：「肆大眚。」

按《易經・震卦》云：「震行無眚，」新出土漢熹平《石經・易經・震卦》「眚」作「省」。（關於新出漢《石經》，均據《燕京學報》十一期劉節著《漢熹平石經周易殘字跋》，下同。）漢《石經・易經》係用今文本，則知作「省」字為今文，作「眚」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眚」字，應為古文，《公羊》作「省」字，應為今文。

僖公十五年《左氏》云：「公孫敖帥師。」

僖公十五年《公羊》作：「公孫敖率師。」

僖公十五年《穀梁》作：「公孫敖帥師。」

按《儀禮・覲禮》鄭注云：「今文帥為率。」鄭玄以作「率」字為今文，作「帥」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帥」字，應為古文，《公羊》作「率」字，應為今文。

成公八年《左氏》云：「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成公八年《公羊》作：「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成公八年《穀梁》作：「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按《儀禮・覲禮》鄭注云：「今文賜作錫。」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賜」字，應為古文；《公羊》及《穀梁》作「錫」字，應為今文。

昭公元年《左氏》云：「曹人于虢。」

昭公元年《公羊》作：「曹人子漷。」

昭公元年《穀梁》作：「曹人于郭。」

按《國策・秦策一・田莘之為陳軫》章：「臣恐王之如郭君。」高誘注：「古文言虢也。」高誘以作「虢」字為古文，作「郭」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虢」字，應為古文；《公羊》作「漷」，《穀梁》作「郭」字，均應為今文。

桓公五年《左氏》云：「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五年《公羊》作：「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五年《穀梁》作：『任叔之子來聘。』

按《論語・先進》云：『仍舊貫，』《經典釋文》引鄭注云：『《魯》讀仍為仁，今從古。』鄭玄以作『仁』字為今文，作『仍』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公羊》作『仍』字，應為古文；《穀梁》作『任』，殆『仁』字譌，應為今文。

桓公五年《左氏》云：『螽。』

桓公五年《公羊》作：『螽。』

桓公五年《穀梁》作：『螽。』

按《說文》螽字下云：『螽蝗也，𠂤古文終字，蜙，螽或從虫衆聲。』云『夂古文終』，知『螽』及『螽』字當係古文。許慎以作『螽』字為古文，『終』及或體『蜙』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螽』字，應為古文；《公羊》作『蜙』字，應為今文。

襄公二十年《左氏》云：『陳侯之弟黃。』

襄公二十年《公羊》作：『陳侯之弟光。』

襄公二十年《穀梁》作：「陳侯之弟光。」

按《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左傳》「光」字之古文作「黃」。（關於《隸續》所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均據馮登府《石經考異》。）《汗簡》所收魏《石經》遺字亦同。魏《石經》以作「黃」字為古文，作「光」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黃」字，應為古文；《公羊》及《穀梁》作「光」字，應為今文。

成公四年《左氏》云：「鄭伯堅卒。」

成公四年《公羊》作：「鄭伯堅卒。」

成公四年《穀梁》作：「鄭伯賢卒。」（《公羊疏》云：「《穀梁》作賢。」）

按《說文》臤字下云：「古文以為賢字。」許慎以作「臤」字為古文，作「賢」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公羊》作「堅」，省即「臤」字，應為古文；《穀梁》作「賢」字，應為今文。

桓公十一年《左氏》云：「公會宋公於夫鍾。」

桓公十一年《公羊》作：「公會宋公于夫童。」

桓公十一年《穀梁》作：「公會宋公於夫鍾。」

按《儀禮・士昏禮》、《大射儀》鄭注均云：「今文於為于。」鄭玄以作「子」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於」字，應為古文；《公羊》作「于」字，應為今文。

莊公四年《左氏》云：「享齊侯祝丘。」

莊公四年《公羊》作：「饗齊侯子祝丘。」

莊公四年《穀梁》作：「饗齊侯于祝丘。」

按《尚書・無逸》云：「高宗之享國。」《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無逸》「享」作「饗」。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饗」字為今文，作「享」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享」字，應為古文；《公羊》及《穀梁》作「饗」字，應為今文。

成公二年《左氏》云：「曹公子首。」

成公二年《公羊》作：「曹公子手。」

成公二年《穀梁》作：「曹公子手。」

按《儀禮・士喪禮》、《大射儀》鄭注云：「古文首為手。」鄭玄以作「手」

字為古文，作「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首」字，應為今文；《公羊》及《穀梁》作「手」字，應為古文。

莊公二十八年《左氏》云：「築郿。」

莊公二十八年《公羊》作：「築微。」

莊公二十八年《穀梁》作：「築微。」

按《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云：「古文眉為微，」疑此鄭注誤，當云「古文微為眉。」（參看後第八節引鄭注。）鄭玄以作「眉」字為古文，作「微」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郿」，省即「眉」字，應為古文；《公羊》及《穀梁》作「微」字，應為今文。

莊公二十年《左氏》云：「齊人伐戎。」

莊公二十年《公羊》作：「齊人伐戎。」

莊公二十年《穀梁》作：「齊人伐我。」

按《說文》我字下云：「 古文我。」許慎以作「」字為古文，作「我」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公羊》作「戎」，殆「」字譌，

莊十九年《左氏》，「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則莊二十年齊再侵魯，續上年事，應「齊人伐我，」不當云「伐戎」。足知《左氏》「戎」字，係古文「𢦏」。應為古文；《穀梁》作「我」字，應為今文。

隱公二年《左氏》云：「紀子帛、莒子盟於密。」

隱公二年《公羊》作：「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公二年《穀梁》作：「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按《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左傳》「伯」字之古文作「白」。魏《石經》以作「白」字為古文，作「伯」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帛」，省即「白」字，應為古文；《公羊》及《穀梁》作「伯」字，應為今文。

僖公二十九年《左氏》云：「盟于翟泉。」

僖公二十九年《公羊》作：「盟于狄泉。」

僖公二十九年《穀梁》作：「盟于翟泉。」

按《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左傳》「狄」字古文作。此古文見於《汗簡》卷六亥部後補遺，謂即「翟」字。郭忠恕所釋是。魏《石經》以作「翟」字為古文，作「狄」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

「翟」字，應為古文；《公羊》作「狄」字，應為今文。

宣公十八年《左氏》云：「楚子旅卒。」

宣公十八年《公羊》作：「楚于旅卒。」

宣公十八年《穀梁》作：「楚于呂卒。」

按《玉篇》卷七肉部云：「膂古呂字。」顧野王以作「膂」字為古文，作「呂」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公羊》作「旅」，即「膂」字省，應為古文；《穀梁》作「呂」字，應為今文。

定公四年《左氏》云：「戰於柏舉。」

定公四年《公羊》作：「戰于伯莒。」

定公四年《穀梁》作：「戰于伯舉。」

按《穆天子傳》卷一「柏絮」，注云：「古伯字多從木。」郭璞以作「柏」字為古文，作「伯」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柏」字，應為古文；《公羊》及《穀梁》作「伯」字，應為今文。

文公十七年《左氏》云：「葬我小君聲姜。」

文公十七年《公羊》作：「葬我小君聖姜。」

文公十七年《穀梁》作：「葬我小君聲姜。」

按《汗簡》卷五耳部謂「聖」字之古文作 ，並謂「亦作聲」。郭忠恕以作「聖」及「聲」字為古文，作「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聲」字，應為古文；《公羊》作「聖」字，應為今文。

莊公十七年《左氏》云，「齊人執鄭詹。」

莊公十七年《公羊》作：「齊人執鄭瞻。」

莊公十七年《穀梁》作：「齊人執鄭詹。」

按《汗簡》卷四彡部謂「瞻」字之古文作 。鄭珍云：「詹之誤。」（祥《汗簡箋正》）郭忠恕以作「詹」字為古文，作「瞻」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詹」字，應為古文；《公羊》作「瞻」字，應為今文。

桓公六年《左氏》云：「實來。」（《左傳》云，「書曰實來。」未誤。經作「蹇」，乃流傳依《公》、《穀》所改。）

桓公六年《公羊》作：「蹇來。」

桓公六年《穀梁》作：「蹇來。」

按《儀禮・覲禮》鄭注云：「今文實作寔。」鄭玄以作「寔」字為今文，作「實」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實」字，應為古文；《公羊》及《穀梁》作「寔」字，應為今文。

昭公三十一年《左氏》云：「黑肱以濫來奔。」

昭公三十一年《公羊》作：「黑弓以濫來奔。」

昭公三十一年《穀梁》作：「黑肱以濫來奔。」

按《儀禮・鄉射禮》鄭注云：「今文改弓為肱。」鄭玄以作「肱」字為今文，作「弓」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肱」字，應為今文；《公羊》作「弓」字，應為古文。

定公十四年《左氏》云：「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定公十四年《公羊》作：「公會齊侯、衛侯于堅。」（釋文云，「本又作掔。」）

定公十四年《穀梁》作：「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三《邪祇經音義》引《三蒼》云：「掔亦牽字。」《汗簡》卷五手部亦謂「牽」字之古文作「掔」。釋玄應、郭忠恕均以作「掔」字

為古文，作「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及《穀梁》作「牽」字，應為今文，《公羊》作「堅」字，應為古文。

宣公九年《左氏》云：「陳殺其大夫洩冶。」

宣公九年《公羊》作：「陳殺其大夫泄冶。」

宣公九年《穀梁》作，「陳殺其大夫泄冶。」

按《汗簡》卷五水部謂「洩」字之古文作「泄」。郭忠恕以作「泄」字為古文，作「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左氏》作「洩」字，應為今文，《公羊》及《穀梁》作「泄」字，應為古文。

綜上所論，凡二十八條。這些可以證明《左氏》的《春秋經》應該是古文本，因其有二十四條同於古文，僅四條同於今文。《公羊》的《春秋經》應該是今文本，因其同於今文者占十九條，同於古文者僅止九條。《穀梁》的《春秋經》屬於不今不古，因其同於古文者凡十三條，同於今文者亦占十五條。現在列表如下：

	《左氏》	《公羊》	《穀梁》
一・	父（古文）	父（古文）	甫（今文）

二・ 荼（古文） 舍（今文） 荼（古文）

三・ 術（古文） 遂（今文） 術（古文）

四・ 捷（古文） 接（今文） 捷（古文）

五・ 祥（古文） 詳（今文） 祥（古文）

六・ 嘗（古文） 省（今文） 嘗（古文）

七・ 帥（古文） 率（今文） 帥（古文）

八・ 賜（古文） 錫（今文） 錫（今文）

九・ 號（古文） 潮（今文） 郭（今文）

十・ 仍（古文） 仍（古文） 任（今文）

十一・ 蠭（古文） 蜂（今文） 蠭（古文）

十二・ 黃（古文） 光（今文） 光（今文）

十三・ 堅（古文） 堅（古文） 賢（今文）

十四・ 於（古文） 于（今文） 於（古文）

十五・ 享（古文） 饗（今文） 饗（今文）

十六・ 首（今文） 手（古文）

十七・ 鄙（古文） 微（今文） 微（今文）

十八・ 戎（古文） 戎（古文） 我（今文）

十九・ 帛（古文） 伯（今文） 伯（今文）

二十・ 翟（古文） 狄（今文） 翟（古文）

二十一・ 旅（古文） 旅（古文） 吕（今文）

二十二・ 柏（古文） 伯（今文） 伯（今文）

二十三・ 聲（古文） 聖（今文） 聲（古文）

二十四・ 詹（古文） 瞻（今文） 詹（古文）

二十五・ 實（古文） 寔（今文） 寔（今文）

二十六・ 肱（今文） 弓（古文） 肱（今文）

二十七・ 牽（今文） 掣（古文） 牽（今文）

二十八・ 洩（今文） 泄（古文） 泄（古文）

三　《史記》引古文本《左傳》考

上面說起過漢代《左傳》行用古文本，司馬遷所見就是古文本的《左傳》。《史記》裡敘述春秋時事，不少史料採自《左傳》，理應就是引用當時的古文本《左傳》。然而現在把《史記》和《左傳》對照，不料異文之多，不勝枚舉。這是什麼緣故？我想漢代《左傳》固然用部份古文的本子，後世流傳，屢經傳寫，失去真跡。原字古文，往往用今文更改。但是《左傳》原文如果被改成為今文，未必同時《史記》所引《左傳》也會被改動。所以我們所見《史記》引的會有與現在《左傳》文字不同了。因此對于《史記》和《左傳》的文字相異不能忽視，這些相異上正可以考見漢代古文本《左傳》原形。《史記》所引常常就是漢代古文本《左傳》遺留的斷簡殘字。現在舉出可以證明是古文的於後：

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左傳》隱公六年）

《史記・鄭世家》：「始朝周桓王……弗禮也。」

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左傳》桓公十七年）

《史記・鄭世家》：「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

我將不堕。（《左傳》定公十二年）

《史記・孔子世家》：「我將弗堕。」

鄭文公亦不禮焉。（《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史記・晉世家》：「鄭文公弗禮。」《鄭世家》同。

問其名居，不告而退。（《左傳》宣公二年）

《史記・晉世家》：「問其名，弗告。」

按《史記》中所引《左傳》作「弗」字者，約有十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儀禮・士昏禮》鄭注云：「今文弗為不。」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鄭世家》等所引作「弗」字，應為古文《左傳》。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左傳》隱公八年）

《史記・魯世家》：「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周本紀》同

按《說文》水部泰字下云：「 古文泰如此。」許慎以作「 」字為古文，作「泰」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所引作「太」，即「」字，應為古文《左傳》。

今本《左傳》作「泰」係今文。凡《左傳》字從今文，皆後世流傳所改。下同。

哀侯侵陘庭之田。（《左傳》桓公二年）

《史記・晉世家》：「哀侯八年，晉侯陘廷。」

按《汗簡》卷六土部謂「庭」字之古文作 。古文即「廷」而省。郭忠恕以作「廷」字為古文，作「庭」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所引作「廷」字，應為古文《左傳》。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左傳》桓公十五年）

《史記・鄭世家》：「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

按《儀禮・士冠禮》鄭注云：「古文亶為擅。」鄭玄以作「擅」字為古文，作「亶」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世家》所引作「單」，即「擅」字省，應為古文《左傳》。今本《左傳》「擅」，省即「亶」字。

公懼隊于車。（《左傳》莊公八年）

《史記・齊世家》：「公懼墜車。」

按《論語・子張篇》云：「未墜於地。」《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子張》「墜」作「隧」。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隧」字為今文，作「墜」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齊世家》所引作「墜」字，應為古文《左傳》。今本《左傳》「隊」，係「隧」字省。

僖公。（《左傳》僖公元年）

《史記・魯世家》：「釐公。」《左傳》僖公《史記》皆作釐公。

僖負羈之妻曰。（《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史記・晉世家》：「曹大夫釐負羈。」

以其不用僖負羈……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史記・晉世家》：『以其不用釐負羈言……令軍毋入釐負羈宗家。』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左傳》昭公十三年）

《史記・楚世家》：『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左傳》哀公六年）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田釐子乞……使人之魯迎陽生。』

按《詩經・鄘風・柏舟》小序疏云：『釐音僖，古今字異。』孔穎達以作『釐』字為古文，作『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等所引作『釐』字，應為古文《左傳》。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左傳》僖公元年）

《史記・魯世家》：『以汶陽鄆封季友。』

請囚於費，弗許。（《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史記・魯世家》：『請囚於鄆，弗許。』

受費以為上卿。（《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史記・魯世家》：『受鄆為上卿。』

按《史記・索隱》曰：「鄧今作費同。」司馬貞以作「費」字為今文，作「鄧」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所引作「鄧」字，應為古文《左傳》。

王子克奔燕。（《左傳》桓公十八年）

《史記・周本紀》：「王子克犇燕。」

王子帶奔齊。（《左傳》僖公十二年）

《史記・周本紀》：「叔帶犇齊。」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説奔亳。（《左傳》莊公十二年）

《史記・宋世家》：「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説犇亳。」

南宮萬奔陳。（《左傳》莊公十二年）

《史記・宋世家》：「宋萬犇陳。」

成季奔陳。（《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史記・魯世家》：「季友犇陳。」

按《史記》引《左傳》作「犇」字，約十餘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云：「魚石犇楚，」顏注云：「犇古奔字。」

《集韻》亦謂「奔」古作「犇」。顏師古、丁度均以作「犇」字為古文，作「奔」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周本紀》等所引作「犇」字，應為古文《左傳》。

君其問諸水濱。（《左傳》僖公四年）

《史記・齊世家》：「君其問之水濱。」

潘崇曰：能事諸乎？（《左傳》文公元年）

《史記・楚世家》：「崇曰：能事之乎？」

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左傳》文公七年）

《史記・晉世家》：「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

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左傳》宣公十二年）

《史記・楚世家》：「賓之南海。」

《史記・鄭世家》：「君王遷之江南。」

按《史記》引《左傳》作「之」字，約二十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論語・子張篇》云：「譬之宮牆。」《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

論語》「之」作「諸」。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諸」字為今文，作「之」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齊世家》等所引作「之」字，應為古文《左傳》。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左傳》僖公四年）

《史記・齊世家》：「五侯九伯，若實征之。」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左傳》文公元年）

《史記・楚世家》：「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

按《儀禮・有司徹》鄭注云：「今文若為如。」鄭玄以作「如」字為今文，作「若」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齊世家》、《楚世家》所引作「若」字，應為古文《左傳》。（今本《左傳》「女」，即「如」字省。）

敗狄于采桑。（《左傳》僖公八年）

《史記・晉世家》：「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

王怒，將以狄伐鄭。（《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周本紀》：「王怒，將以翟伐鄭。」

《史記・鄭世家》：『王怒，與翟人伐鄭。』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周本紀》：『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

太叔以狄師伐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秦本紀》：『帶以翟伐王。』

按《史記》引《左傳》作『翟』字，約十余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魏《石經》以作『翟』字為古文，作『狄』字為今文。詳前三十五頁。知《晉世家》等所引作『翟』字，應為古文《左傳》。

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左傳》僖公九年）

《史記・晉世家》：『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

《史記・秦本紀》：『晉獻公卒……里克、丕鄭……』

平豹奔秦。（《左傳》僖公十年）

《史記・晉世家》：『邳鄭子豹奔秦。』

《史記・李斯列傳・上始皇書》：『求丕豹、公孫支於晉。』

按《尚書・盤庚》云：『丕乃崇降，』《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盤庚》『丕』作『不』。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不』字為今文，作『丕』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秦本紀》、《李斯列傳》所引作『丕』字，應為古文《左傳》。（《晉世家》作『邳』字，省亦古文『丕』。）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左傳》僖公九年）

《史記・晉世家》：『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

按《說文》圭字下云：『珪古文圭。』《玉篇》卷一玉部亦云：『珪古圭字。』許慎及顧野王均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所引作『珪』字，應為古文《左傳》。

晉侯改葬共太子。（《左傳》僖公十年）

《史記・晉世家》：『晉君改葬恭太子。』

三命茲益共。（《左傳》昭公七年）

《史記・孔子世家》：『三命茲益恭。』

其共也如是。（《左傳》昭公七年）

《史記・孔子世家》：「其恭如是。」

按《尚書・無逸》云：「徽柔懿恭。」《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無逸》「恭」作「共」。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共」字為今文，作「恭」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孔子世家》所引作「恭」字，應為古文《左傳》。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左傳》僖公十三年）

《史記・晉世家》：「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

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左傳》昭公元年）

《史記・鄭世家》：「則水旱之菑禁之。」

按《漢書・嚴助傳》云：「凶菑害衆。」顏注：「菑古災字。」顏師古以作「菑」字為古文，作「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鄭世家》所引作「菑」字，應為古文《左傳》。

秦饑，使乞糴于晉。（《左傳》僖公十四年）

《史記・秦本紀》：「秦飢，請粟於晉。」

按《汗簡》卷二食部謂「饑」字之古文作「餓」。古文從幺，殆涉幾旁誤增，當作飢。郭忠恕以作「飢」字為古文，作「饑」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秦本紀》所引作「飢」字，應為古文《左傳》。（《晉世家》「晉饑乞糴於秦。」作「饑」乃流傳所改。）

梁由靡御韓簡。（《左傳》僖公十五年）

《史記・晉世家》：「更令梁繇靡御。」

按《經典釋文・爾雅・釋水》云：「繇古由字。」陸德明以作「繇」字為古文，作「由」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所引作「繇」字，應為古文《左傳》。

是謂鳳皇于飛。（《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史記・田完世家》：「是謂鳳皇于蓺。」

六鷁退飛過宋都。（《左傳》僖公十六年）

《史記・宋世家》：「六鷁退蓺。」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左傳》哀公六年）

《史記・楚世家》：「有赤雲如鳥，夾日而翬。」

按《史記・周本紀》云：「翬鴻滿野。」《正義》云：「翬古飛字也。」《漢書・宣帝紀》云：「翬覽翺翔。」《成帝紀》云：「雉翬集于庭。」《五行志》卷中之下云：「翬雉登鼎耳。」顏注並謂：「翬古飛字。」張守節、顏師古均以作「翬」字為古文，作「飛」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田完世家》等所引作「翬」字，應為古文《左傳》。

饋七牢焉。（《左傳》僖公十五年）

《史記・晉世家》：「餽之七牢。」

按《一切經音義》卷七《求佛本業經音義》云：「餽古文餽同。」釋玄應以作「餽」字為古文，作「饋」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所引作「餽」字，應為古文《左傳》

野人與之塊。（《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史記・晉世家》：「野人盛土器中進之。」

按《說文》土部字下云：「塊俗土字。」許慎以作「土」字為古文，作「塊」字為今文俗字。據此類推，知《晉世家》稱「盛土器」，原文殆作「土」，形如盛土，應為古文《左傳》

叔詹諫曰。（《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史記・晉世家》：「鄭叔瞻諫其君曰。」

《史記・鄭世家》：「文公弟叔詹曰。」

按郭忠恕以作「詹」字為古文，作「瞻」字為今文。詳前三十七頁。知《鄭世家》所引作「詹」字，應為古文《左傳》。（《晉世家》作「瞻」，係流傳改從今文。）

身將隱，焉用文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晉世家》：「身欲隱，安用文之。」

按《汗簡》卷五女部謂「焉」字之古文作 。鄭珍《箋正》云：「亦安字。」郭忠恕以作「安」字為古文，作「焉」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所引作「安」字，應為古文《左傳》。

王使伯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鄭世家》：「而囚伯犕。」

按《後漢書・皇甫嵩傳》：「義真犕未乎。」李賢注云：「犕古服字。」李賢以作「犕」字為古文，作「服」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世家》所引作「犕」字，應為古文《左傳》

臼季使過冀。（《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史記・晉世家》：「咎季子犯。」

按《儀禮・士昏禮》鄭注云：「古文舅皆作咎。」鄭玄以作「咎」字為古文，作「舅」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所引作「咎」字，應為古文《左傳》（今本《左傳》「臼」，即「舅」字省。）

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左傳》文公元年）

《史記・楚世家》：「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

而黜太子商臣。（《左傳》文公元年）

《史記・楚世家》：「而絀太子商臣。」

按《汗簡》卷三出部謂「黜」字之古文作「絀」。郭忠恕以作「絀」字為古文，

作『黜』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楚世家》所引作『絀』字，應為古文《左傳》。

晉侯驩卒。（《左傳》文公六年經。）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襄公驩。』

《史記・晉世家》：『襄公歡立。』

按《一切經音義》卷十六《摩德勒伽律音義》云：『驩此古歡字。』釋玄應以作『驩』字為古文，作『歡』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十二諸侯年表》所引作『驩』字，應為古文《左傳》。（《晉世家》作『歡』，乃流傳改從今文。）

以子車氏之三子。（《左傳》文公六年）

《史記・秦本紀》：『子輿氏三人。』

以車七乘。（《左傳》定公四年）

《史記・管蔡世家》：『輿車十乘。』（『輿車』重疊，疑作『輿十乘』。）

按《論語・微子篇》云：『夫執輿者為誰，』《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輿』作『車』。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車』字為今文，作

「輿」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秦本紀》、《管蔡世家》所引作「輿」字，應為古文《左傳》。

晉之滅潞也。（《左傳》文公十一年）

《史記・魯世家》：「晉之滅路。」

按《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左傳》「潞」字之古文作 。馮登府《魏石經考異》引孫星衍說謂即「各」字。馮、孫之說是。魏《石經》以作「各」字為古文，作「潞」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所引作「路」，省即「各」字，應為古文《左傳》。

天之棄商久矣。（《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史記・宋世家》：「天之弃商久矣。」

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晉世家》：「惠、懷無親，外内弃之。」

死而棄民。（《左傳》文公六年）

《史記・秦本紀》：「死而弃民。」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左傳》昭公八年）

《史記・陳杞世家》：『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

按《說文》廾部棄字下云：『 古文棄。』許慎以作『弃』字為古文，作『棄』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宋世家》等所引作『弃』字，應為古文《左傳》。（昭公十三年，『弃疾使周』，《楚世家》作『棄疾』，乃流傳改從今文。）

待于鍼巫氏。（《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史記・魯世家》：『待於鍼巫氏。』

賊子般于黨氏。（《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史記・魯世家》：『殺魯公子斑於黨氏。』

賊公于武闈。（《左傳》閔公二年）

《史記・魯世家》：『殺湣公於武闈。』

敗狄于采桑。（《左傳》僖公八年）

《史記・晉世家》：『翟亦擊晉於齧桑。』

鬻於是。（《左傳》昭公七年）

《史記・孔子世家》：「粥於是。」

按《史記》引《左傳》作「於」字，約三十余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魯世家》等所引作「於」字，應為古文《左傳》。

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左傳》文公十一年）

《史記・齊世家》：「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

《史記・魯世家》：「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

按《汗簡》卷六土部謂「成」字之古文作 。古文從土，係「城」字。郭忠恕以作「城」字為古文，作「成」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齊世家》、《魯世家》所引作「城」字，應為古文《左傳》。

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左傳》宣公二年）

《史記・晉世家》：「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

按《詩經・鹿鳴》云：「視民不恌，」《鄭箋》云：「視古示字也。」《儀禮・

士昏禮》鄭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鄭玄均以作「視」字為古文，作「示」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所引作「視」字，應為古文《左傳》。

遂殺洩冶。（《左傳》宣公九年）

《史記・陳杞世家》：「遂殺泄冶。」

按郭忠恕以作「泄」字為古文，作「洩」字為今文。詳前三十九頁。知《陳杞世家》所引作「泄」字，應為古文《左傳》。

徵舒似女。（《左傳》宣公十年）

《史記・陳杞世家》：「徵舒似汝。」

申豐從女賈。（《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史記・魯世家》：「申豐汝賈。」

按《尚書・盤庚》云：「汝無侮老成人。」《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尚書》「汝」作「女」。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陳杞世家》、《魯世家》所引作

「汝」字，應為古文《左傳》。

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左傳》宣公十年）

《史記・陳杞世家》：「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左傳》成公十七年）

《史記・晉世家》：「不殺二子，患必及公。」

按《儀禮・聘禮》鄭注云：「今文公為君。」鄭玄以作「君」字為今文，作「公」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陳杞世家》、《晉世家》所引作「公」字，應為古文《左傳》。

鄭伯肉袒牽羊。（《左傳》宣公十二年）

《史記・鄭世家》：「鄭襄公肉袒擊羊。」

按釋玄應、郭忠恕均以作「擊」字為古文，作「牽」字為今文。詳前三十八頁。知《鄭世家》所引作「擊」字，應為古文《左傳》。

鄭伯費卒。（《左傳》成公六年經）

《史記・鄭世家》：「悼公濞。」《索隱》曰：「一作沸。」

按《漢書・律歷志》卷下：「魯幽公十四年立潰。」顏注曰：「潰古沸字。」顏師古以作「潰」字為古文，作「沸」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世家》所引作「潰」字，應為古文《左傳》。（《索隱》：「一作沸，」為今文。《左傳》「費」，古文而省從水。）

立太子州滿。（《左傳》成公十年）

《史記・晉世家》：「立其太子壽曼為君。」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厲公壽曼。」

按《一切經音義》卷八《增一阿含經音義》云：「酬古文醻同。」釋玄應以作「醻」字為古文，作「酬」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所引作「壽」字，即「醻」字省，應為古文《左傳》。（《左傳》「州」，即「酬」字省。）

魏絳戮其僕。（《左傳》襄公三年）

《史記・魏世家》：「魏絳僇辱其僕。」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左傳》昭公十三年）

《史記・楚世家》：「會兵於申，僇越大夫。」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左傳》昭公二十年）

《史記・吳世家》：「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

按《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下云：「功臣僇，」顏注云：「僇古戮字。」顏師古以作「僇」字為古文，作「戮」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魏世家》等所引作「僇」字，應為古文《左傳》。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左傳》襄公十四年）

《史記・魯世家》：「郈氏。」

按《說文》邑部厚字下云：「垕古文厚。」許慎以作「垕」字為古文，作「厚」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所引作「郈」，與「垕」形近相通，應為古文《左傳》。

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史記・齊世家》：「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

按《尚書・多士》云：「惟天命無違，」《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多士》「無」作「无」。《玉篇》卷十二林部：「無今作无。」漢《石經》顧野王均以作「无」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齊世家》所引

作『無』字，應為古文《左傳》。

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史記・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

按《儀禮・士喪禮》鄭注云：『古文予為與。』又《論語・學而篇》云：『抑與之與。』《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論語・學而》『抑與』作『意予』。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鄭玄、漢《石經》均以作『予』字為今文，作『與』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齊世家》所引作『與』字，應為古文《左傳》。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史記・吳世家》：『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按《文選・難蜀父老》注引《字詁》云：『吆今宏字。』張揖以作『宏』字為今文，作『吆』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吳世家》所引作『弘』字，殆『吆』字譌，應為古文《左傳》。

遍而不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史記・吳世家》：「近而不偪。」

按《說文》邇字下云：「迩古文邇。」許慎以作「迩」字為古文，作「邇」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吳世家》所引作「近」，殆「迩」字譌，應為古文《左傳》。

周武有孟津之誓。（《左傳》昭公四年）

《史記・楚世家》：「周武王有盟津之誓。」

按《史記・夏本紀》：「至于盟津。」《索隱》曰：「盟古孟字。」司馬貞以作「盟」字為古文，作「孟」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楚世家》所引作「盟」字，應為古文《左傳》。

弃疾使周，走而呼曰。（《左傳》昭公十三年）

《史記・楚世家》：「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

按《汗簡》卷三舟部謂「周」字之古文作「𠂤舟」。郭忠恕以作「𠂤舟」字為古文，作「周」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楚世家》所引作「船人」，即「𠂤舟」字，應為古文《左傳》。

君若早自圖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史記・楚世家》：「君蚤自圖。」

吾早從鞅之言。（《左傳》哀公十四年）

《史記・齊世家》：「余蚤從御鞅言。」《田完世家》同。

按《儀禮・士相見禮》鄭注云：「古文早作蚤。」鄭玄以作「蚤」字為古文，作「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楚世家》、《齊世家》所引作「蚤」字，應為古文《左傳》。

使公子掩餘。（《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史記・吳世家》：「使公子蓋餘。」

《史記・刺客列傳》：「使其二弟公子蓋餘……」

按《史記》作「蓋」，訓詁改易。《爾雅釋言》：「弇蓋也。」原文當作「弇」。《爾雅・釋器・經典釋文》云：「弇古奄字。」陸德明以作「弇」字為古文，作「奄」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吳世家》、《刺客列傳》所引《左傳》作「蓋」，原文「弇」字，應為古文《左傳》。

公子燭庸。（《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史記・吳世家》：「使公子蓋餘、燭庸。」

按《儀禮・既夕禮》鄭注云：「古文屬為燭。」鄭玄以作「燭」字為古文，作「屬」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吳世家》所引作「燭」字，應為古文《左傳》。《刺客列傳》作「屬庸」，從今文，係史公別採他書。

以更豕韋之後。（《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史記・夏本紀》：「受豕韋之後。」

按《儀禮・燕禮》鄭注云：「古文更為受。」鄭玄以作「受」字為古文，作「更」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受」字，應為古文《左傳》。

我必復楚國。（《左傳》定公四年）

《史記・伍子胥列傳》：「我必覆楚。」

按《玉篇》卷十彳部云：「覆古文復字。」《龍龕手鑑》卷一勹部第二十五同。顧野王、釋行均皆以作「復」字為古文，作「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伍子胥列傳》所引作「覆」，殆「復」字譌，應為古文《左傳》。

邴意茲曰。（《左傳》定公十三年）

邴意茲來奔。（《左傳》哀公六年）

《史記・齊世家》：「秉意茲。」

國子實執齊柄。（《左傳》哀公十七年）

《史記・蔡澤傳》：「持國秉政。」《索隱》引《左傳》：「實執齊秉。」

按《儀禮・士冠禮》鄭注云：「古文病為秉。」鄭玄以作「秉」字為古文，作「病」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齊世家》、《蔡澤傳》所引作「秉」字，應為古文《左傳》。今本《左傳》作「柄」「邴」，與「病」形近，均從丙，係流傳改從今文。

陳恆執公於舒州。（《左傳》哀公十四年）

《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史記・田完世家》：「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

按鄭玄以作「荼」字為古文，作「舒」字為今文。詳前二十七頁。知《齊世家》、《田完世家》所引作「徐」，與「荼」字通，《易・困卦》「來徐徐」，《釋文》云：「《子夏》作荼荼」，足證「徐」「荼」相通。應為古文《左傳》。

子贛為介。（《左傳》哀公十五年）

《史記・魯世家》：「子貢為介。」

子贛曰。（《左傳》哀公十六年）

《史記・孔子世家》：「子貢曰。」

按《論語・學而篇》云：「子貢。」《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貢」作「贛」。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贛」字為今文，作「貢」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孔子世家》所引作「貢」字，應為古文《左傳》。

召獲駕乘車。（《左傳》哀公十五年）

《史記・衛世家》：「召護駕乘車。」

按《儀禮・大射儀》鄭注云：「古文獲皆作護。」鄭玄以作「護」字為古文，作「獲」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衛世家》所引作「護」字，應為古文《左傳》。

以戈擊之斷纓。（《左傳》哀公十五年）

《史記・衛世家》：「以戈擊之割纓。」

按《說文》斤部斷字下云：「𠂤 亦古文斷。」《玉篇》卷十七刀部及《汗簡》卷二刀部同。許慎、顏野王及郭忠恕均以作「𠂤」字為古文，作「斷」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衛世家》所引作「劃」，殆「𠂤」字通，《汗簡》卷二刀部復列「𠂤」，郭忠恕即釋為「劃」字。應為古文《左傳》。

寡君之老無恤。（《左傳》哀公二十年）

《史記·趙世家》：「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

按《尚書·大誥》云：「不卬自恤。」魏正始《三體石經·尚書·大誥》「恤」字古文作「卹」。魏《石經》以作「卹」字為古文，作「恤」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趙世家》所引作「卹」字，應為古文《左傳》。

以上各條證明《史記》所引《左傳》確是古文本。至於和這原則相反的也有幾條。不過和《史記》引古文《左傳》比較，占少數。我們應該認為《史記》引古文屬於通例，引今文為偶見變例。現在並錄於後：

無相見也。（《左傳》隱公元年）

《史記·鄭世家》：「毋相見也。」

無懼弗得立。（《左傳》閔公二年）

《史記・晉世家》：「毋懼不得立。」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史記・晉世家》：「令軍毋入釐負羈宗家。」

我則無禮。（《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史記・晉世家》：「我則毋禮。」

寡君之老無恤。（《左傳》哀公二十年）

《史記・趙世家》：「太子毋卹代立。」

按《儀禮・士昏禮》鄭注云：「古文毋為無。」鄭玄以作「無」字為古文，作「毋」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世家》等所引作「毋」字，應為今文《左傳》

齊侯禄父卒。（《左傳》桓公十四年經）

《史記・齊世家》：「釐公禄甫。」

太子茲父。（《左傳》僖公八年）

《史記・宋世家》：『太子茲甫。』

按鄭玄以作『甫』字為今文，作『父』字為古文。詳前二十六頁。知《齊世家》、《宋世家》所引作『甫』字，應為今文《左傳》。

夫帥師專行謀。（《左傳》閔公二年）

《史記・晉世家》：『夫率師專行謀。』

帥賚人以襲鄫。（《左傳》定公十二年）

《史記・孔子世家》：『率賚人襲鄫。』

按鄭玄以作『率』字為今文，作『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九頁。知《晉世家》、《孔子世家》所引作『率』字，應為今文《左傳》。

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晉世家》：『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

嬰所不，惟忠於君。（《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史記・齊世家》：『嬰所不獲，唯忠於君。』

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左傳》昭公十二年）

《史記・楚世家》：「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

按《論語・子張》云：「其惟聖人乎。」《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惟」作「唯」。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唯」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等所引作「唯」字，應為今文《左傳》。

夏四月丙子享公。（《左傳》桓公十八年）

《史記・魯世家》：「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

享江芈而勿敬也。（《左傳》文公元年）

《史記・楚世家》：「饗王之寵姬江芈而勿敬也。」

夏啟有鈞臺之享。（《左傳》昭公四年）

《史記・楚世家》：「夏啟有鈞臺之饗。」

按漢《石經》以作「饗」字為今文，作「享」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魯世家》、《楚世家》所引作「饗」字，應為今文《左傳》。

王處于櫟。（《左傳》莊公二十年）

《史記・鄭世家》：「王居子櫟。」《周本紀》：「居鄭之櫟。」

王出適鄭，處于汜。（《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鄭世家》：「鄭文公居王于汜。」《周本紀》同。

按《儀禮・既夕禮》鄭注云：「今文處為居。」鄭玄以作「居」字為今文，作「處」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鄭世家》所引作「居」字，應為今文《左傳》。

又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鄭世家》所引作「于」字，應為今文《左傳》。

乃使魏壽餘。（《左傳》文公十三年）

《史記・秦本紀》：「乃使魏謹餘。」

按《汗簡》卷四心部謂「謹」字之古文作 。郭忠恕以作「憖」字為古文，作「謹」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秦本紀》所引作「謹」字，應為今文《左傳》。（《汗簡》古文从心，殆从口从寸之譌。）

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左傳》昭公十三年）

《史記・楚世家》：「晉、楚之從，不聞通者。」

按《尚書・顧命》云：「用克達殷集大命。」《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尚書・顧命》「達」作「通」。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通」字為今文，作「達」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楚世家》所引作「通」字，應為今文《左傳》。

鬻於是，以餬余口。（《左傳》昭公七年）

《史記・孔子世家》：「粥於是，以餬余口。」

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三《摩登伽經音義》引：「鬻古文糊，今作粥同。」釋玄應以作「鬻」字為古文，作「糊」及「粥」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孔子世家》所引作「粥」字，應為今文《左傳》。

何黨之乎。（《左傳》哀公五年）

《史記・齊世家》：「胡黨之乎。」

按《詩經・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詩經》「何」作「胡」。漢《石經詩經》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胡」字為今文，作「何」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齊世家》所引作「胡」字，應為今文《左

傳》。

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左傳》文公元年）

《史記・楚世家》：『以其太予宮予潘崇。』

王其與我乎。（《左傳》昭公十二年）

《史記・楚世家》：『其予我乎。』

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左傳》定公四年）

《史記・楚世家》：『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

按鄭玄及漢《石經》均以作『予』字為今文，作『與』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五頁。知《楚世家》所引作『予』字，應為今文《左傳》。

四　劉向、劉歆本《左傳》係古文本考

《漢書・儒林傳》說：「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傳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至今張蒼、賈誼、張敞的《左傳》，文字怎樣，無從知道。劉向、劉歆本《左傳》章句，未見於漢、隋、唐藝文志著錄，也早已亡佚。但是向、歆本《左傳》佚文，部份材料還可考見。《漢書・劉歆傳》說：「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班固稱它古文。我們根據《新序》、《說苑》和《漢書・五行志》所引《左傳》以資推考，也能够證明劉向、劉歆本確係「多古字古言」的本子。現在舉例如下：

弗戢將自焚也。（《左傳》隱公四年）

《漢書・武五子傳贊》：「弗戢必自焚。」師古注：「《左傳》隱四年，不戢將自焚也。」

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左傳》桓公十三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

不獲而尨，命可知也。（《左傳》閔公二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弗獲而尨，命可知也。』

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必為季氏憂，武子弗聽。』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雖獲其志，弗能終也。』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武五子傳贊》及《五行志》所引作『弗』字，應為古文《左傳》。哀十四年『遂弗為也』，《新序・節士》、《雜事一》引作『不』。哀六年『弗祭』，《說苑・君道》作『不』。偶從今文。

臧僖伯諫曰。（《左傳》隱公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上：『臧釐伯之諫。』

僖公。（《左傳》僖公元年）

《漢書・五行志》：『釐公。』《左傳》僖公，《漢書》皆作釐公。

按孔穎達以作『釐』字為古文，作『僖』字為今文。詳前四十六頁。知《五行志》

所引作「釐」字，應為古文《左傳》。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左傳》桓公二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其弟以千晦之戰生。」

初稅畝。（《左傳》宣公十五年）

《漢書・食貨志》卷上：「魯宣公初稅晦。」

按《漢書・食貨志》卷上：「立晦。」《五行志》卷下之上：「九晦。」顏注並云：「晦古畝字。」顏師古以作「晦」字為古文，作「畝」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食貨志》所引作「晦」字，應為古文《左傳》。

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左傳》桓公二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左傳》成公十三年）

《漢書・律歷志》卷上：「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班作《律歷志》，取劉歆。

是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左傳》定公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易位以令，非誼也。大事奸誼。」

是故閑之以義。（《左傳》昭公六年）

《漢書・刑法志》：「是故閑之以誼。」

按《一切經音義》卷三《光讚般若經音義》引張揖《古今字詁》云：「古文誼，今作義。」《龍龕手鑑》卷一亦謂「誼古文義字」。釋玄應、釋行均皆以作「誼」字為古文，作「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律歷志》等所引作「誼」字，應為古文《左傳》。

始兆亂矣，兄其嬖乎。（《左傳》桓公二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始兆亂矣，兄其替虐。」

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其不反乎。（《左傳》成公十三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孟獻子曰：郤氏其亡虐……其不反虐。」

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左傳》成公十四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寧子曰：苦成家其亡虐。」

為政者其韓子乎。（《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為政者其韓子虐。」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左傳》昭公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假而不反，子其無憂虖。」

按《五行志》中引《左傳》作「虖」字，約十余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漢書・揚雄傳》卷上《反離騷》云：「超既離虖皇波。」顏注：「虖古乎字。」顏師古以作「虖」字為古文，作「乎」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虖」字，應為古文《左傳》。

棄諸堤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下：「棄之隄下。」

津人得諸河上。（《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津人得之河上。」

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左傳》文公六年）

《說苑・建本篇》：「先君愛而仕之 翟。」

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左傳》文公十八年）

《說苑・復恩篇》：「乃謀殺公，納之竹中。」執而歸諸京師。（《左傳》成公十五年）

《新序・節士篇》：「執曹成公歸之京師。」

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左傳》哀公六年）

《說苑・君道篇》：「匈脅有疾，轉之股肱。」

按漢《石經》以作「諸」字為今文，作「之」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九頁。知《五行志》及《說苑》、《新序》所引作「之」字，應為古文《左傳》。

謂其御曰。（《左傳》桓公十三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謂其馭曰。」

按《說文》御字下云：「馭古文御。」許慎以作「馭」字為古文，作「御」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御」字，應為古文《左傳》。

公懼隊于車。（《左傳》莊公八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下：「公懼墜車。」

按漢《石經》以作「隧」字為今文，作「墜」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五頁。知《五

行志》所引作『墜』字，應為古文《左傳》。（今本『隊』係『隧』字省。）豕人立而啼。（《左傳》莊公八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下：『豕人立而嘵。』

按《嚴助傳》云：『孤子讹號。』師古曰：『讹古啼字。』顏師古以作『讹』字為古文，作『啼』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嘵』，即『讹』字省，應為古文《左傳》。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左傳》莊公九年）

《說苑・君道篇》：『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

按《漢書・東方朔傳》：『以筦闚天。』師古曰：『筦古管字。』顏師古以作『筦』字為古文，作『管』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君道篇》稱『筦子』，所據應為古文《左傳》。

人無鬒焉。（《左傳》莊公十四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上：『人亡鬒焉。』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左傳》襄公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孫子亡辭，亦亡悛容。」

其反無分乎。（《左傳》昭公十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其反亡分乎。」

按《尚書・呂刑》云：「以亂無辜。」魏正始《三體石經・尚書・呂刑》「無」字之古文作「亡」。魏《石經》以作「亡」字為古文，作「無」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亡」字，應為古文《左傳》。

及狄人戰于熒澤。（《左傳》閔公二年）

《新序・義勇篇》：「狄人追及鄭公於滎澤。」

乞食于野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漢書・律歷志》卷下：「乞食於墊人。」

大事于大廟，畴僖公。（《左傳》文公二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古禘於太廟，而致僖公。」

石言于晉……怨讟動于民。（《左傳》昭公八年）

《漢書・五行志》卷上：「石言於晉……怨讟動於民。」

《說苑・辨物篇》：「怨讟動於民。」

按《新序》、《說苑》、《漢書》引《左傳》作「於」字，數十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五行志》及《新序》、《說苑》所引作「於」字，應為古文《左傳》。（定十一年，「入於蕭。」《五行志》卷下「入于蕭。」乃流傳所改。）

楚圍宋之役……及共王即位。（《左傳》成公七年）

《說苑・建本篇》：「楚恭王……」

宋共公卒。（《左傳》成公十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上：「宋恭公卒。」

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左傳》昭公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晉、楚遇於鄢陵……御楚共王……射共王中目。（《左傳》成公十六年）

《說苑・敬慎篇》：「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

其有顛越不共。（《左傳》哀公十一年）

《說苑・正諫篇》：「有顛越不恭。」

按漢《石經》以作「共」字為今文，作「恭」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二頁。知《說苑》及《五行志》所引作「恭」字，應為古文《左傳》。

六鷁退飛過宋都。（《左傳》僖公十六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上：「六鷁退蜚過宋都。」

按張守節、顏師古均以作「蜚」字為古文，作「飛」字為今文。詳前五十四頁。知《五行志》所引作「蜚」字，應為古文《左傳》。

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傳》僖公十六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下：「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按陸德明以作「繇」字為古文，作「由」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三頁。知《五行志》所引作「繇」字，應為古文《左傳》。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左傳》僖公十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

按鄭玄以作「率」字為今文，作「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九頁。知《五行志》

所引作「帥」字，應為古文《左傳》。（《公羊傳》云，「公謀敗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作今文「率」字。）

乞食于野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漢書・律歷志》卷下：「乞食於墅人。」

按《說文》里部野字下云：「墅古文野。」《玉篇》卷二土部同。許慎、顧野王均以作「墅」字為古文，作「野」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律歷志》所引作「墅」字，應為古文《左傳》。

野人與之塊。（《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漢書・律歷志》卷下：「墅人舉圡而與之。」

按許慎以作「塊」為今文俗字，作「圡」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五頁。知《律歷志》所引作「圡」字，應為古文《左傳》。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左傳》僖公三十年）

《新序・善謀上篇》：「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

按鄭玄以作「蚤」字為古文，作「早」字為今文。詳前六十七頁。知《善謀上篇》所引作「蚤」字，應為古文《左傳》。

衛遷于帝丘。（《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漢書・地理志》卷下：「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

按《地理志》此句顏注曰：「遷古遷字。」顏師古以作「遷」字為古文，作「遷」字為今文。據此知《地理志》所引《左傳》作「遷」字，應為古文《左傳》。

事則不悖。（《左傳》文公元年）

《漢書・律歷志》卷上：「事則不誖。」

按《一切經音義》卷七云：「悖古文誖、懟二形。」釋玄應以作「誖」或「懟」字為古文，作「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律歷志》所引作「誖」字，應為古文《左傳》。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左傳》文公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文公即位，天子使……毛伯賜命。」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十頁。知《五行志》所引作「賜」字，應為古文《左傳》。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左傳》文公六年）

《說苑・建本篇》：『賈季曰：不若公子樂。』

容之如地……畏之如雷霆。（《左傳》襄公十四年）

《新序・雜事一篇》：『容之若地……畏之若雷霆。』

按鄭玄以作『如』字為今文，作『若』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九頁。知《建本篇》、《雜事一篇》所引作『若』字，應為古文《左傳》。襄三十一年『若之何毀之』，《新序・雜事四篇》引作『如之何毀之』，為偶從今文。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漢書・禮樂志》：『陳公子完奔齊。』

邾邽來奔。（《左傳》文公十二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邾伯來奔。』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左傳》昭公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莒牟夷以二邑來奔。』

王子朝……奔楚。（《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子龜犇楚而死。」上文「奔楚而敗」，乃流傳所改。

宋魚石為左師……遂出奔楚。（《左傳》成公十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宋魚石犇楚。」

按顏師古、丁度均以作「犇」字為古文，作「奔」字為今文。詳前四十七頁。知《禮樂志》、《五行志》所引作「犇」字，應為古文《左傳》。

陳靈公……遂殺洩冶。（《左傳》宣公九年）

《說苑・尊賢篇》：「陳靈公殺泄冶。」

《漢書・古今人表》中中：「泄冶。」

按郭忠恕以作「泄」字為古文，作「洩」字為今文。詳前三十九頁。知《尊賢篇》及《古今人表》所引作「泄」字，應為古文《左傳》。

取其鯨鯢而封之。（《左傳》宣公十二年）

《漢書・翟義傳》：「取其鯨鯢。」義父方進好《左傳》，劉歆受學於方進。

按《翟義傳》師古注曰：「鯨古鯨字。」《汗簡》卷五魚部同。顏師古、郭忠恕均以作「鯨」字為古文，作「鯨」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翟義傳》所作

「鱞」字，應為古文《左傳》。

不能者敗以取禍。（《左傳》成公十三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不能者敗以取禍。」

省禍福也。（《左傳》成公十四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省鱞福也。」

取禍之道也。（《左傳》成公十四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取鱞之道也。」

商人閱其禍福之釁。（《左傳》襄公九年）

《漢書·五行志》卷上：「商人閱其鱞敗之釁。」

恆有子禍。（《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必有子鱞。」

按《玉篇》卷二十九无部謂「鱞」同「禍」，云：「今作禍。」《五行志》卷上「敷其鱞福」，顏注亦云：「鱞古文禍字。」顧野王、顏師古均以作「鱞」字為古文，作「禍」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鱞」字，應

為古文《左傳》。

盡力莫如敦篤。（《左傳》成公十三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盡力莫如惇篤。」

按《汗簡》卷四心部謂「敦」字之古文作。郭忠恕以作「惇」字為古文，作「敦」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惇」字，應為古文《左傳》。

衛侯饗苦成叔。（《左傳》成公十四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衛定公享苦成叔。」

戰克而王饗。（《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新序・善謀上篇》：「戰克而王享。」

按漢《石經》以作「饗」字為今文，作「享」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五行志》及《善謀上篇》所引作「享」字，應為古文《左傳》。

生澆及豷。（《左傳》襄公四年）

《漢書・古今人表》：「昇」。師古曰：「《楚詞》所謂澆。」

按《左傳》：「公孫敖。」魏正始《三體石經・左傳》「敖」字古文作「昇」。

《汗簡》卷四百部同。魏《石經》、郭忠恕均以作「㚔」字為古文，作「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古今人表》所引作「㚔」字，應為古文《左傳》。（《說文》引《左傳》作「生散及難」。）

固立之，棄其室而耕。（《左傳》襄公十四年）

《新序・節士篇》：「固立之，弃其室而耕。」

人弃常則妖興。（《左傳》莊公十四年）

《漢書・藝文志・數術略》雜占：「人失（弃）常則妖興。」

按許慎以作「弃」字為古文，作「棄」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九頁。知《節士篇》及《藝文志》所引作「弃」字，應為古文《左傳》。

不唯其宗室是暴。（《左傳》襄公十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不唯其宗室是㬎。」

按《玉篇》卷九本部云：「㬎，今作暴。」顧野王以作「暴」字為今文，作「㬎」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㬎」，省即「㬎本」字，應為古文《左傳》。

齊……襲莒……華周對曰。（《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說苑・立節篇》：「齊莊公且伐莒……華舟。」

《說苑・善說篇》：「昔華舟、杞梁戰而死。」

《說苑・雜言篇》：「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按郭忠恕以作「𠓛舟」字為古文，作「周」字為今文。詳前六十六頁。知《立節篇》、《善說篇》、《雜言篇》所引作「舟」，即「𠓛舟」字省，應為古文《左傳》。

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傳》襄公十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不如蓋之，公迺止。」

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受享而惰，迺其心也。」

按《列子・天瑞篇・周穆王篇・湯問篇釋文》云：「迺古乃字。」《龍龕手鑑》卷四、《廣韻》上聲十五海亦以「迺」為「乃」字之古文。殷敬順、釋行均、陳彭年均以作「迺」字為古文，作「乃」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迺」字，應為古文《左傳》。

女齊相禮。（《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汝齊相禮。」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知《五行志》所引作「汝」字，應為古文《左傳》。

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侈將以其力敝，專則人實敝之。」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左傳》昭公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不數世淫，弗能敝也。」

按《一切經音義》卷四《華手經音義》、《瑠璃經音義》並引：「古文斃、敝二形，今作弊。」釋玄應以作「斃」「敝」為古文，作「弊」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敝」字，應為古文《左傳》。（今本《左傳》「斃」字，亦古文。）

將有他志。（《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將有它志。」

按《玉篇》卷二十五它部云：「它今作佗。」顧野王以作「它」字為古文、作

「佗」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它」字，應為古文《左傳》。

今本《左傳》「他」，即「佗」字。

孝伯曰：人生幾何。（《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孝伯曰：民生幾何。」

按《尚書・無逸》云：「懷保小民。」《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無逸》「民」作「人」。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人」字為今文，作「民」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民」字，應為古文《左傳》。

不如小決使道。（《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新序・雜事四篇》：「不如小決之使導。」

按《論語・為政篇》云：「導之以德。」宋拓漢熹平《石經》殘碑《論語・為政篇》「導」作「道」。見《百一廬金石叢書》中《漢熹平石經殘字》。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道」字為今文，作「導」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雜事四篇》所引作「導」字，應為古文《左傳》。

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說苑・政理篇》：「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

按《周禮・春官・小宗伯》注引鄭司農云：「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鄭司農以作「立」字為古文，作「位」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政理篇》所引作「立」字，應為古文《左傳》。

何鄉而不濟。（《左傳》昭公四年）

《新序・善謀上篇》：「何嚮而不濟。」

按《易經・說卦傳》：「嚮明而治。」新出漢熹平《石經・易經・說卦》「嚮」作「鄉」。漢《石經・易經》係用今文本，則知作「鄉」字為今文，作「嚮」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善謀上篇》所引作「嚮」字，應為古文《左傳》。

中南九州之險也。（《左傳》昭公四年）

《新序・善謀上篇》：「終南九州之險也。」

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班固以作「終」字為古文，作「中」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善謀上篇》所引作「終」

字，應為古文《左傳》。

聳之以行。（《左傳》昭公六年）

《漢書・刑法志》：「慢之以行。」《刑法志》據拿《周禮》井田軍賦。班固作志本於劉歆。

按《刑法志》注引晉灼曰：「慢古竦字。」晉灼以作「慢」字為古文，作「竦」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刑法志》所引作「慢」字，應為古文《左傳》。

藏爭辟焉。（《左傳》昭公六年）

《漢書・五行志》卷上：「藏爭辟焉。」

按《禮樂志》：「藏於理官。」師古注：「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顏師古以作「臧」字為古文，作「藏」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臧」字，應為古文《左傳》。

或燕燕居息。（《左傳》昭公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下：「或宴宴居息。」

按《一切經音義》卷三、六、七、八、二十二均云：「宴《石經》為古文燕。」釋玄應謂魏正始《三體石經》以作「宴」字為古文，作「燕」字為今文。據此

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宴」字，應為古文《左傳》。（昭十五年，「以文伯宴。」「宴樂以早。」二十五年，「明日宴。」《五行志》引均作「燕」，則流傳改從今文。）

或憔悴事國。（《左傳》昭公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下：「或盡頹事國。」

按《五行志》卷二十七下之下顏注引如淳曰：「頹古悴字也。」如淳以作「頹」字為古文，作「悴」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左傳》作「頹」字，應為古文《左傳》。

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左傳》昭公十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

按郭忠恕以作「安」字為古文，作「焉」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五頁。知《五行志》所引作「安」字，應為古文《左傳》。

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左傳》昭公十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左傳》定公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

按魏《石經》以作「翟」字為古文，作「狄」字為今文。詳前三十五頁。知《五行志》所引作「翟」字，應為古文《左傳》。

宴樂以早。（《左傳》昭公十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燕樂已早。」

按《玉篇》卷三十巳部云：「目今作以。」顧野王以作「目」字為古文，作「以」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已」即「目」字，應為古文《左傳》。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左傳》昭公十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下：「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按《易經・既濟》：「繻有。」《經典釋文》云：「王肅云音須。古文作繻。」王肅恐非止音讀，字亦作「須」。陸德明以作「繻」字為古文，作「須」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繻」字，應為古文《左傳》。

天王將鑄無射。（《左傳》昭公二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上：「周景王將鑄無射鐘。」

按《說文》射字下云：「射篆文躲。」《玉篇》卷十七矢部云：「躲今作射。」《汗簡》卷二矢部同。許慎、顧野王、郭忠恕均以作「躲」字為古文，作「射」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躲」字，應為古文《左傳》。王心弗堪。（《左傳》昭公二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上：「王心弗戎。」

按《五行志》此句孟康注謂：「戎古堪字。」孟康以作「戎」字為古文，作「堪」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戎」字，應為古文《左傳》。葬景王，王子朝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左傳》昭公二十二年）

《漢書・五行志》卷上：「王子鼂楚之出也，亡尊周室之心。景王崩，王室亂。」王子朝入于王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下：「子鼂入王城。」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沈子河。」

召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王人殺子朝于楚（《左傳》定公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子鼂奔楚而敗。」又：「于鼂犇楚而死。」

按《汗簡》卷三日部謂「朝」字之古文作「鼂」。《五行志》卷上顏注亦云：「鼂古朝字。」顏師古、郭忠恕均以作「鼂」字為古文，作「朝」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鼂」字，應為古文《左傳》。

戰于雞父。（《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說苑・尊賢篇》：「吳用延州萊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下：「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發菜》作「雞甫」。

按鄭玄以作「甫」字為今文，作「父」字為古文。詳前二十六頁。知《尊賢篇》及《五行志》所引作「父」字，應為古文《左傳》。（文公十一年，「王子成父，」《新序・雜事四》作「成甫」，係流傳所改。）

用成周之寶珪沈「沈」字據《周本紀・正義》補。于河。（《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

按《文選・答賓戲》：「湛道德。」注：「湛古沈字。」李善以作「湛」字為

古文，作「沈」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湛」字，應為古文《左傳》。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傳》定公十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齊人徠歸鄆、讙、龜陰之田。」

按《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左傳》「來」字之古文作。《玉篇》卷十彳部亦云「徠今為來」。《漢書・武帝紀・禮樂志》顏注並云：「徠古往來之來。」魏《石經》古文，當即《玉篇》及顏注「徠」字。魏《石經》、顏野王、顏師古均以作「徠」字為古文，作「來」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徠」，係「徠」字譌，應為古文《左傳》。

昔閻廬食不二味。（《左傳》哀公元年）

《說苑・權謀篇》：「昔閭廬食不貳味。」

按《說文》貝部貳字下云：「弍古文二。」《說文》二字下同。許慎以作「弍」字為古文，作「二」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權謀篇》所引作「貳」，省即「弍」字，應為古文《左傳》。

居不重席。（《左傳》哀公元年）

《說苑・權謀篇》：「處不重席。」

按鄭玄以作「居」字為今文，作「處」字為古文。詳前七十五頁。知《權謀篇》所引作「處」字，應為古文《左傳》。

君其不沒於魯乎。（《左傳》哀公十六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君其不歿於魯乎。」

按《玉篇》卷十一歹部云：「歿今作沒。」顧野王以作「歿」字為古文，作「沒」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歿」字，應為古文《左傳》。《孔子世家》作「沒」，後世所改。

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左傳》哀公十六年）

《新序・義勇篇》：「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

按《儀禮・鄉射儀》云：「而后下射射。」鄭注：「后後也，當從后。」胡培翬《儀禮正義》云：「鄭君於《禮經》多從古文。此經古文作後，故鄭君辨之，謂古文當作后，不作後也。」鄭玄以作「后」字為古文，作「後」字為今

文。據此類推，知《義勇篇》所引作「后」字，應為古文《左傳》。

越滅吳。（《左傳》哀公二十二年）

《漢書・地理志》卷下吳地：「為粵王句踐所滅。」

乃遂如越。（《左傳》哀公二十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身奔於粵。」

按《尚書・大誥》：「越茲蠢。」魏正始《三體石經尚書・大誥》「越」字古文作「粵」。魏《石經》以作「粵」字為古文，作「越」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地理志》、《五行志》等所引作「粵」字，應為古文《左傳》（《五行志》卷中之上引「遂死于越」，後人依傳本《左傳》所改。）

以上各條證明劉向、劉歆本《左傳》是古文本。跟這項通例相反的也有幾條，但只占少數。我們應該認為劉向、劉歆據古文本《左傳》屬於通例，據今文為偶見變例。

現在並錄於后：

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左傳》桓公六年）

《說苑・權謀篇》：「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

按鄭玄以作「率」字為今文，作「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九頁。知《權謀篇》所引作「率」字，應為今文《左傳》。

舉趾高，心不固矣。（《左傳》桓公十三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舉止高，心不固矣。」

按《儀禮・士昏禮》鄭注云：「古文止作趾。」鄭玄以作「趾」字為古文，作「止」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止」字，應為今文《左傳》。

鬻拳弗納。（《左傳》莊公十九年）

《漢書・古今人表》：「楚粥拳。」

按釋玄應以作「鬻」字為古文，作「粥」及「粥」字為今文。詳前七十六頁。知《古今人表》所引作「粥」字，應為今文《左傳》。

弃其衷也。（《左傳》閔公二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棄其衷也。」

弃神人矣。（《左傳》昭公元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棄神人矣。」

按許慎以作「弃」字為古文，作「棄」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九頁。知《五行志》所引作「棄」字，應為今文《左傳》。

王享醴命之宥。（《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新序・善謀上篇》：「王享醴命之侑。」

按《儀禮・聘禮》鄭注云：「古文侑皆作宥。」鄭玄以作「宥」字為古文，作「侑」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善謀上篇》所引作「侑」字，應為今文《左傳》。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左傳》文公六年）

《漢書・古今人表》：「中行。」

新築人仲叔于奚。（《左傳》成公二年）

《漢書・古今人表》：《中叔于奚。」

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左傳》定公元年）

《漢書・古今人表》：「宋中幾。」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下：「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

按《汗簡》卷一一部謂「中」字之古文作「中」。上橫書反人，「仲」字也。郭忠恕以作「仲」字為古文，作「中」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古今人表》、《五行志》所引作「中」字，應為今文《左傳》。（莊十一年「臧文仲」，閔元年「齊仲孫湫」，《古今人表》均作「仲」，則《漢書》仍據古文《左傳》。）

王出適鄭處于氾。（《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新序・善謀上篇》：「周襄王……出亡，居於鄭。」

《說苑・敬慎篇》：「天于失道，出居于鄭。」

按鄭玄以作「居」字為今文，作「處」字為古文。詳前七十五頁。知《善謀上篇》及《敬慎篇》所引作「居」字，應為今文《左傳》。

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左傳》襄公十四年）

《新序・雜事一篇》：「社稷無主，將焉用之。」

朝不及夕，將安用樹。（《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朝不及夕，將焉用樹。」

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左傳》哀公元年）

《說苑・權謀篇》：「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按郭忠恕以作「安」字為古文，作「焉」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五頁。知《雜事一篇》等所引作「焉」字，應為今文《左傳》。

子展迂勞。（《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子展往勞。」

按《說文》往字下云：「近古文。」許慎以作「近」字為古文，作「往」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往」字，應為今文《左傳》。（今本《左傳》「近」，即古文「近」字譌。）

子產曰：何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新序・雜事四篇》：「子產曰：胡為。」

按漢《石經》以作「胡」字為今文，作「何」字為古文。詳前七十六頁。知《雜事四篇》所引作「胡」字，應為今文《左傳》。

誰能無偷。（《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誰能毋偷。」

按鄭玄以作「無」字為古文，作「毋」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二頁。知《五行志》所引作「毋」字，應為今文《左傳》。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

按許慎、顧野王均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一頁。知《五行志》所引作「圭」字，應為今文《左傳》。

子貢觀焉。（《左傳》定公十五年）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子贛觀焉。」

按漢《石經》以作「贛」字為今文，作「貢」字為古文。詳前七十頁。知《五行志》所引作「贛」字，應為今文《左傳》。

與之陽樊。（《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新序・善謀上篇》：「予之陽樊。」

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左傳》定公十年）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上：『而朱其尾鬣以予之。』

按鄭玄及漢《石經》均以作『予』字為今文，仍『與』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五頁。知《善謀上篇》及《五行志》所引作『予』字，應為今文《左傳》。

五　論漢代《詩經》行用古文本

司馬遷所見的《詩經》是保存部份古文的本子。《史記・封禪書》說：

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

稱「《詩》、《書》古文」，可以證明司馬遷所見的《詩經》是古文本。把《尚書》古文讀成為今文出於孔安國，史遷年代和安國並時，所以也可以說《尚書》是有古文。（參看後第十八節。）

漢代傳授《詩經》最早出於魯申公。《史記・儒林傳》說：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漢書・藝文志》說：

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

都認為申公是用訓詁以教。其實何止申公，《漢志》著錄有：

《魯故》二十五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韓故》三十六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書名稱「故」是訓詁的意義。然則運用訓詁以教，並不止申公，齊、魯、韓、毛都是這樣。至於必須運用訓詁來通讀《詩經》，就因為文字上不少古文，如果不用訓詁便無從讀懂《詩經》裡這部份文字。《漢志·六藝略·尚書》類說：「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劉歆傳》說：「《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可見漢代人要通讀古文《尚書》和古文《左傳》里的古字古言，必須借助於《爾雅》訓詁。由此推論到《詩經》，何嘗不然。齊、魯、韓、毛都着重訓詁，豈非就因為其中有部份古文的緣故嗎？《劉歆傳》說：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劉歆傳》提到了幾部書。稱《尚書》為古文，當然是古文本。《左氏春秋》向來認

為「多古字古言」，也是古文本。《逸禮》據《漢志》稱為「《古經》」，應亦古文。可見劉歆親近實際想把幾部古文經傳建立於學官。《詩經》能够和這些古文經傳並列，自然這時候《詩經》的文字上必定也是古文本的。《後漢書・盧植傳》說：

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裡。

盧植稱「古文科斗」，下面所指便是《毛詩》、《左氏》和《周禮》，可見盧植時候的《詩經》還是古文本。《鄭志》說：

炅模問《坊記注》以《邶風》為定姜之詩。答曰：「為《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鄭玄說「既古書，義又宜」，就指《毛詩傳》的文字上古文，義解上又屬古說。這也可見鄭玄時候的《詩經》還是用古文本的。所以漢代《詩經》從司馬遷所見，四家所傳，直到東漢末年盧植、鄭玄時候，基本上用部份古文的本子。

漢代《詩經》用古文本，那麼齊、魯、韓三家列於學官，號稱今文，（許愼《五經異義》有今齊、魯、韓《詩》說。）意指三家的詩說和今文家學說相合，並非文字上今文。我們所見三家與《毛詩》異文，只能算為流傳致譌的異文，性質上不屬於今文與古文的相異。

我對於《詩經》的看法，和王國維認為漢代《詩經》「不復有古文本」（見《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恰恰相反。《詩經》是韻文，便於傳誦，並不一定着重竹帛的書本。因而形成異文多種多樣。清代馮登府、陳壽祺搜集異文詳備，有的是聲音相近通假，有的是字形相似異體。而且異文叢多，不能用今古異文去分析。所以我假設：漢代《詩經》流傳，隨時有文字異同，並不曾有過一度讀成為今文的變革。

六　漢熹平《石經詩經》係用今文本考

漢熹平《石經詩經》遺文，殘碑文字保存在洪適《隸釋》里。（馮登府《石經考異》所集漢《石經·詩經》異文，依《隸釋》錄十四條，並附《經典釋文》及王應麟《詩考》所引二條，補洪氏未及，凡十六條。）這是一個今文本的《詩經》，可以拿下列七條來做證明。（其中今文有六條，古文僅一條。）漢代《詩經》確實用古文本，今文本《詩經》要遲到熹平年代的《石經》上纔出現。現在證明如下：

夙夜無已　漢《石經》「無」作「毋」。

無食我黍　漢《石經》「無」作「毋」。

按鄭玄以作「無」字為古文，作「毋」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二頁。知漢《石經詩經》作「毋」字，應為今文《詩經》。

上慎旃哉　漢《石經》「上」作「尚」。

按《儀禮·覲禮》鄭注云：「古文尚作上。」鄭玄以作「上」字為古文，作「尚」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漢《石經詩經》作「尚」字，應為今文《詩

經》。

不稼不穡　漢《石經》「穡」作「嗇」。

按《尚書無逸》云：「稼穡之艱難。」《隸釋》載漢《石經尚書・無逸》「穡」作「嗇」。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嗇」字為今文，作「穡」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漢《石經詩經》作「嗇」字，應為今文《詩經》。

坎坎伐輪兮　漢《石經》「坎」作「欿」。

按《周易》「習坎」，《經典釋文》云：「京作欿。」漢世京房《易經》為今文本。（詳後第十節）則知作「欿」字為今文，作「坎」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漢《石經詩經》作「欿」字，應為今文《詩經》。

是以為刺　漢《石經》「刺」作「剌」。

按《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剌史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顏之推以作「剌」字為古文，作「剌」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漢《石經詩經》作「剌」字，應為今文《詩經》。

綠竹猗猗　《經典釋文》云：「《韓詩》竹作蒿，《石經》同。」（臧琳《經義雜記・漢石經遺字》條云：「陸氏德明、唐閻人，

此所指《石經》，亦漢熹平石刻。」馮登府《石經考異》同。

按《說文》屮部毒字下云：「籀古文毒。」許愼以作「毒」字為今文，作「𡈽」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漢《石經詩經》作「𡈽」，省即「毒」字，應為今文《詩經》。今本作「竹」，或「𥫱」字省。

維是褊心　漢《石經》「維」作「惟」。

按《尚書·盤庚》云：「人惟求舊。」《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盤庚》「惟」作「維」。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維」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漢《石經詩經》作「惟」字，應為古文《詩經》。

七　論西漢今文本《尚書》出於伏生、孔安國

西漢時候《尚書》有今文本。《史記・儒林傳》說：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漢書・儒林傳》也說：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

「讀」字的意義和現在我們所說翻譯，含意相近。《史記》稱「今文」，《漢書》則云「今文字」，增加一「字」字，可以知道孔安國所讀的內容在文字上。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應當就是把古文《尚書》的文字改成為漢代的今文隸書。（段玉裁解釋《儒林傳》）

「讀」字甚精，《古文尚書拾異》平秩東作條下云：「今文二字，蒙上文古文而言。壁中書皆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今文者，漢所習隸書也。以今文讀之者，猶言以今文字讀之也。秦製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遂絕。壁中古文匙能識者，安國獨能以今字寫定古文。且《史記》云以今文讀之，《漢書》則云以今文字讀之，今文字者，謂今之文字也。因以起其家，謂於伏生、歐陽《尚書》外，別立古文家也。後人讀《史記》、《漢書》不察，乃謂以伏生、歐陽《尚書》校古文《尚書》，信如是，則誰不能之，而獨讓安國起其家歟！且其下文云，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滋多於是矣。謂伏生、歐陽所無，而安國亦以今字讀之，寫定可誦。豈徒取伏生、歐陽所有

者疑校云
爾說！」

伏生和孔安國是《尚書》最早的傳授者。兩家《尚書》，後世用今文、古文的名稱來區別它。其實這種名稱並不妥當。既是「以今文讀之」，則古文本早就給孔安國譯成為今文來行之於世，不是古文了。伏生今文，當初也何嘗不是古文經過了伏生譯讀之後纔是今文呢？伏生為秦博士，原是一個能教授古典籍的學官，所以伏生傳授《尚書》，能够把古文讀成為今文吧！《史記・儒林傳》說「孔安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孔安國家里原來所有，顯然指他祖上傳下來的。孔安國的五世祖孔鮒曾為陳涉王博士，（見《史記・孔子世家》。）年代與伏生不相上下。可見孔安國家的《尚書》原來也是博士孔鮒的《尚書》。《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漢記・尹敏傳》謂秦代焚書，孔鮒壁藏《尚書》。孔安國的祖上孔鮒確有藏本。（顏注又引《家語》云：孔騰藏《尚書》於孔子壁中。孔騰亦係孔鮒之弟。至《經典釋文敘錄》所稱「孔子末孫惠壁藏。」孔惠當即孔忠，形近字誤。孔忠則孔騰之子也。）當初孔鮒曾為博士，家學世傳，所以後來孔安國居然也能够把《尚書》讀成為今文了。

八　《史記》引今文本《尚書》考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說：「《漢書・儒林傳》曰：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此謂諸篇有古文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其文字則多同歐陽、夏侯。」段玉裁認為《史記》引《尚書》文字並非古文，原是不錯。不過說《史記》引歐陽、夏侯，却並不十分對。孔安國和歐陽高同樣是武帝時候的博士，（安國在武帝初年，歐陽在武帝末年。）司馬遷對於二家，都能見到，不必定指《史記》只採自歐陽高。

《史記・屈原列傳》說：「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賈嘉治伏生《尚書》，見《儒林傳》。司馬遷既與之通書，更可以從賈嘉傳受伏生的今文《尚書》。

段玉裁作《古文尚書撰異》側重在解說《尚書》的文字同異。但段玉裁沒有把今文和古文相異原委，剖析清楚。臧琳《經義雜記・五帝本紀書說》條，陳壽祺《左海經辨・史記用今文尚書》條也認為《史記》所引和今文脗合。然而臧、陳二家也無確

證。現在我把可以證明是今文的疏釋於後。以前段玉裁、陳壽祺、臧琳諸家引而未發，現在我是加以證實。

帝堯曰放勳。（《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

按《說文》力部勳字下云：「勛古文勳。」《玉篇》卷七力部「勳」古文作「勛」。許愼、顧野王均以作「勛」字為古文，作「勳」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所引作「勳」字，應為今文《尚書》。（《說文》㔾字下引古文《尚書》作「勛」字。詳本書第二十四節。）

協和萬邦。（《堯典》）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敘》：「《書》曰：協和萬國。」

按《說文》協字下云：「叶古文協。」《龍龕手鑑》卷二口部亦謂「叶古文，今作協」。許愼、釋行均皆以作「叶」字為古文，作「協」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高祖功臣侯年表敘》所引作「協」字，應為今文《尚書》。（《論衡・齊世篇》引「叶和萬國」，《白虎通・巡狩篇》亦引「叶時日正月」，均從古文。詳本書第二十一、二十二節。）

星鳥以殷仲春。（《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星鳥以殷中春。」

星火以正仲夏。（《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星火以正中夏。」

星虛以殷仲秋。（《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星虛以正中秋。」

星昴以正仲冬。（《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星昴以正中冬。」

按郭忠恕以作「仲」字為古文，作「中」字為今文。詳前一〇九頁。知《五帝本紀》所引作「中」字，應為今文《尚書》。

鳥獸孳尾。（《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鳥獸字微。」

按《汗簡》卷六子部謂「字」字古文作「孳」。郭忠恕以作「字」字為今文，作「孳」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史記・五帝本紀》所引作「字」字，應為今文《尚書》。

按鄭玄以作『微』字為今文，作『眉』字為古文。詳前十一頁。知《五帝本紀》所引作『微』字，應為今文《尚書》。今本《堯典》「屃」，殆「眉」字譌。

有鰥在下。（《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有矜在民間。』

按《尚書・無逸》云：『惠鮮鰥寡。』《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無逸》『鰥』作『矜』。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矜』字為今文，作『鰥』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所引作『矜』字，應為今文《尚書》。

詢事考言。（《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謀事至而言。』

詢于四岳。（《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謀於四嶽。』

按《說文》謀字下云：『𢘑亦古文謀。』許慎以作『𢘑』字為古文，作『謀』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所引作『謀』字，應為今文《尚書》。

今本「詢」殆古文「嗇」形近譌。

舜讓于德弗嗣。（《堯典》）

《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按《文選・典引》李善注引韋昭曰：「古文台為嗣。」韋昭以作「嗣」字為古文，作「台」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自序》所引作「台」字，應為今文《尚書》。

咨四岳。（《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嗟四嶽。」

岳曰異哉。（《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嶽曰异哉。」

覲四岳羣牧。（《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見四嶽諸牧。」

至于岳陽。（《堯典》）

《史記・夏本紀》：「至於嶽陽。」

至于太岳。（《禹貢》）

《史記。夏本紀》：「至于太嶽。」

按《說文》山部嶽字下云：「 古文。」段注云：「今字作岳，古文之變。」許愼以作「」字即「岳」字為古文，作「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及《夏本紀》所引作「嶽」字，應為今文《尚書》。（《封禪書》作古文「岳」。係流傳所改。）

濬川。（《堯典》）

《史記・自序》述《河渠書》：「維禹浚川。」

《史記・河渠書》：「隨山浚川。」

按《一切經音義》卷四《大方廣十輪經音義》云：「古文濬，今作浚。」釋玄應以作「濬」字為古文，作「浚」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自序》及《河渠書》所引作「浚」字，應為今文《尚書》。

怙終賊刑。（《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怙終賊刑。」

按《儀禮・士相見禮》鄭注云：「今文衆為終。」鄭玄以作「終」字為今文，

作『衆』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所引作『終』字，應為今文《尚書》。（《集解》引徐廣曰：『一作衆。一為古文《尚書》。』）

蠻夷率服。（《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蠻夷率服。』

《史記・楚世家》：『蠻夷皆率服。』

按鄭玄以作『率』字為今文，作『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九頁。知《五帝本紀》等所引作『率』字，應為今文《尚書》。（《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引作『蠻夷帥服』，作『帥』字，係古文《尚書》。詳本書第二十三節）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五流有度，五度三居。』

三危既宅。（《禹貢》）

《史記・夏本紀》：『三危既度。』

按《立政》云：『惟克厥宅。』《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立政》『宅』作『度』。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度』字為今文，作『宅』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等所引作『度』字，應為今文《尚書》。

敬敷五教。（《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及《殷本紀》：「敬敷五教。」

按《儀禮・聘禮》鄭注云：「今文布作敷。」鄭玄以作「敷」字為今文，作「布」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等所引作「敷」字，應為今文《尚書》。

（《左傳》文十八年引「使布五教」，為古文《尚書》。《呂刑》「敷聞在下」，《晉世家》引「敷」作「布」字，猶存古文。）

惟時懋哉。（《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維是勉哉。」

《史記・夏本紀》：「維是勉之。」

惟明克允。（《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維明能信。」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

《史記・樂書》：「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

按《史記》引《尚書》作「維」字約三十餘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漢《石經》以作「維」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二九頁。知《五帝本紀》等所引作「維」字，應為今文《尚書》。

惟時懋哉。（《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維是勉哉。」

按《史記》作「勉」，訓詁改易，原當作「茂」。《爾雅・釋詁》云：「茂勉也。」

《廣韻》卷四候韻云：「茂古作懋。」陳彭年以作「懋」字為古文，作「茂」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所引作「勉」，原文「茂」字，應為今文《尚書》。

惟明克允。（《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維明能信。」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

允廸厥德。（《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信道其德。』（各本作「信其道德」，此從《古文尚書撰異》。）

庶尹允諧。（《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百官信諧。』

齊栗允哉。（《泰誓》）

《史記・周本紀》：『齊栗信哉。』

按《說文》言部信字下云：「𠔃古文信。」許慎以作『信』字為今文，作「𠔃」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等所引作『信』字，應為今文《尚書》。（《尚書》作「𠔃」字，傳寫倒側，遂譌為「允」。）

無相奪倫。（《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毋相奪倫。』

無教逸欲。（《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毋教邪淫。』

爾無不信。（《湯誓》）

《史記・殷本紀》：『女毋不信。』

典祀無豐。（《高宗肜日》）

《史記・殷本紀》：「常祀毋豐。」

無若丹朱傲。（《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毋若丹朱傲。」

按《史記》引《尚書》作「毋」字約十餘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鄭玄以作「毋」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七十二頁。知《五帝本紀》等所引作「毋」字，應為今文《尚書》。

烈風雷雨弗迷。（《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又：「烈風雷雨不迷。」

舜讓于德弗嗣。（《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舜讓於德不懌。」

《史記・自序》：「虞舜不台。」

予弗子。（《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予不子。」

苗頑弗即功。（《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苗頑不即功。』

按《史記》引《尚書》作『不』字約十餘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五帝本紀》等所引作『不』字，應為今文《尚書》。

汝曰我后不恤我衆……予惟聞我汝衆言……今汝其曰……予及汝皆亡……予其大賚汝……予則孥戮汝。（《湯誓》）

《史記・殷本紀》：予維聞女衆言……女曰：我君不恤我衆……女其曰……予與女皆亡……予其大理女……予則孥僇女。』

于汝極，錫汝保極。（《洪範》）

《史記・宋世家》：『于女極，錫女保極。』

汝則念之。（《洪範》）

《史記・宋世家》：『女則念之。』

汝則錫之福。（《洪範》）

《史記・宋世家》：『女則錫之福。』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洪範》）

《史記・宋世家》：『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

按《史記》引《尚書》作『女』字約十餘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知《宋世家》等所引作『女』字，應為今文《尚書》。（《堯典》『女作士』，《五帝本紀》作『汝作士』，倘從古文。）

能哲而惠。（《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能知能惠。』

按江聲謂《皐陶謨》『而當為耐』。《禮記・禮運、樂記》鄭注並云『耐古能字』。《汗簡》卷四而部亦謂『能』字古文作『耐』。鄭玄、郭忠恕均以作『耐』字為古文，作『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能』字，應為今文《尚書》。（《禮運》疏曰：『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

恭行天之罰。（《甘誓》）

《史記・夏本紀》：『共行天之罰。』

汝不恭命。（《甘誓》）

《史記・夏本紀》：「女不共命。」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牧誓》）

《史記・周本紀》：「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

按漢《石經》以作「共」字為今文，作「恭」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二頁。知《夏本紀》等所引作「共」字，應為今文《尚書》。（《古文尚書撰異》謂「恭」字義訓有作「恭敬」，有作「共奉」者。區分甚是。凡作恭敬解，《史記》引不盡作「共」字。《堯典》「象恭滔天」，《盤庚》「顛越不恭」，《無逸》「嚴恭寅畏」，《洪範》「貌曰恭」，《五帝本紀》、《伍子胥列傳》、《魯世家》、《宋世家》引仍作「恭」。）

亂而敬。（《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治而敬。」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微子》）

《史記・宋世家》：「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按《盤庚序》「治亳」，《正義》曰：「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汗簡》卷五糸部謂「治」字之古文作 。《羣經音辨》卷七亦云：「亂古

文《尚書》治字也。」古文即「亂」字。孔穎達、郭忠恕、賈昌朝均以作「亂」字為古文，作「治」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宋世家》所引作「治」字，應為今文《尚書》。

其弼直。（《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輔德。」作「輔」字，以訓詁改易。

按《漢書・賈誼傳》：「憙至渥也。」《地理志》平原郡安憙下師古注並云：「憙古德字。」顏師古以作「憙」字為古文，作「德」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德」字，應為今文《尚書》。今本《尚書》「直」，孫星衍以為「憙」壞字，孫說是。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陟天之命，維時維幾。」

按《封禪書》云：「伊陟。」徐廣曰：「陟古作敕。」徐廣以作「敕」字為古文，作「陟」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陟」字，應為今文《尚書》。今本《皐陶謨》作「勅」，即「敕」字。

濟河惟兗州。（《禹貢》）

《史記・夏本紀》：『濟河維沇州。』

按《說文》沇字下云：『𠂤古文沇。』許愼以作『沇』字為今文，作『𠂤』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沇』字，應為今文《尚書》。古文『𠂤』即《尚書》『克』省。

浮于濟、漯，達于河。（《禹貢》）

《史記・夏本紀》：『浮于濟、漯，通于河。』

浮于汶，達于濟。（《禹貢》）

《史記・夏本紀》：『浮于汶，通於濟。』

浮于淮、泗，達于河。（《禹貢》）

《史記・夏本紀》：『浮于淮、泗，通于河。』

達于淮、泗。（《禹貢》）

《史記・夏本紀》：『通淮、泗。』

明四目，達四聰。（《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明通四方耳目。』

按漢《石經》以作「通」字為今文，作「達」字為古文。詳前七十六頁。知《夏本紀》、《五帝本紀》所引作「通」字，應為今文《尚書》。

大野既豬。（《禹貢》）

《史記・夏本紀》：「大野既都。」

彭蠡既豬。（《禹貢》）

《史記・夏本紀》：「彭蠡既都。」

滎波既豬。（《禹貢》）

《史記・夏本紀》：「滎播既都。」

被孟豬。（《禹貢》）

《史記・夏本紀》：「被明都。」

按《地理志》武威郡武威縣下云：「古文以為豬野。」《夏本紀》：「彭蠡既都。」《索隱》曰：「都古文〈尚書〉作豬。」班固、司馬貞均以作「豬」字為古文，作「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都」字，應為今文《尚書》。

蠙珠暨魚。（《禹貢》）

《史記・夏本紀》：「蠙珠鼻魚。」

朔南暨。（《禹貢》）

《史記・夏本紀》：「朔南暨。」

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太子本起瑞應經音義》引衛宏《古文官書》云：「暨古文作鼻。」《玉篇》卷二十九 𠂤 部及《史記・夏本紀・索隱》同。衛宏、顧野王、司馬貞均以作「鼻」字為古文，作「暨」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暨」字，應為今文《尚書》。其一作「鼻」後人依《地理志》所改。

沱潛既道。（《禹貢》）

《史記・夏本紀》：「沱涔已道。」

浮于江、沱潛漢。（《禹貢》）

《史記・夏本紀》：「浮於江、沱涔於漢。」

沱潛既道。（《禹貢》）

《史記・夏本紀》：「沱涔既道。」

按蕭該《漢書音義》引張揖《古今字詁》據《漢書・揚雄傳・校獵賦》師古注引。云：『𡍮古文岑字。』張揖以作『𡍮』字為古文，作『岑』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涔』，省即『岑』字，應為今文《尚書》。今本『潛』即『𡍮』字，為古文。

滎波既豬。（《禹貢》）

《史記・夏本紀》：『滎播既都。』

按《夏本紀》之《索隱》云：『古文《尚書》作滎波。』司馬貞以作『波』字為古文，作『播』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播』字，應為今文《尚書》。

導菏澤。（《禹貢》）

《史記・夏本紀》：『道荷澤。』

導𡸁及岐。（《禹貢》）

《史記・夏本紀》：『道九山，汧及岐。』

導嶓冢。（《禹貢》）

《史記・夏本紀》：『道嶓冢。』

導弱水至于合黎。（《禹貢》）

《史記・夏本紀》：「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

導黑水。（《禹貢》）

《史記・夏本紀》：「道黑水。」

按《夏本紀》引《尚書》作「道」字約十餘見。茲僅舉上列五條，餘不悉引。

按漢《石經》以作「道」字為今文，作「導」字為古文。詳前九十七頁。知《夏本紀》所引作「道」字，應為今文《尚書》。

至于陪尾。（《禹貢》）

《史記・夏本紀》：「至于負尾。」

按《地理志》江夏郡安陸縣下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班固以作「陪」字為古文，作「負」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負」字，應為今文《尚書》。

逾于洛。（《禹貢》）

《史記・夏本紀》：「踰於雒。」

伊、洛、瀍、澗。（《禹貢》）

《史記・夏本紀》：『伊、雒、瀍、澗。』

浮于洛。（《禹貢》）

《史記・夏本紀》：『浮于雒。』

東過洛汭。（《禹貢》）

《史記・夏本紀》：『東過雒汭。』

導洛自熊耳。（《禹貢》）

《史記・夏本紀》：『道雒自熊耳。』

按《尚書・多士》云：『于茲洛。』《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多士》『洛』作『雒』。漢《石經・尚書》用今文本，則知作『雒』字為今文，作『洛』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雒』字，應為今文《尚書》。

禹錫元圭。（《禹貢》）

《史記・夏本紀》：『帝錫禹玄圭。』

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書序》）

《史記・自序》：「嘉文公，錫珪鬯。」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十頁。知《夏本紀》、《自序》所引作「錫」字，應為今文《尚書》。（《禹貢》「錫元圭」，《書序》「錫晉文侯」，古文《尚書》皆作「賜」字，詳本書第二十五節。）

非台小子。（《湯誓》）

《史記・殷本紀》：「匪台小子。」

按《漢書・燕剌王傳》：「毋作棐德。」師古注：「棐古匪字。」顏師古以作「棐」字為古文，作「匪」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殷本紀》所引作「匪」字，應為今文《尚書》。（今本「非」即「棐」字省，為古文。）

舍我穡事。（《湯誓》）

《史記・殷本紀》：「舍我嗇事。」

按漢《石經》以作「啬」字為今文，作「穡」字為古文。詳前一一八頁。知《殷本紀》所引作「嗇」，與「啬」字同，應為今文《尚書》。

天既孚命。（《高宗肜日》）

《史记・殷本紀》：「天既附命。」

按《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尚書・高宗肜日》此句「孚」作「付」。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付」字為今文，作「孚」字為古文。據此知《殷本紀》所引作「附」，省即「付」字，應為今文《尚書》。

格人元龜。（《西伯戡黎》）

《史记・殷本紀》：「假人元龜。」

格于皇天。（《君奭》）

《史记・燕世家》：「假于皇天。」

格于上帝。（《君奭》）

《史記・燕世家》：「假于上帝。」

按《儀禮・士冠禮》鄭注云：「今文格為嘏。」鄭玄以作「嘏」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殷本紀》等所引作「假」，與「嘏」字通，應為今文《尚書》。

《禮運》：「修其祝嘏。」《釋文》：「本或作假。」足證「嘏」「假」易淆。

殷其淪喪。（《微子》）

《史記・宋世家》：「殷其典喪。」

按《說文》丌部典字下云：「𠬜古文典。」許愼以作「𠬜」字為古文，作「典」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宋世家》所引作「典」字，應為今文《尚書》。（今本《尚書》「淪」殆「𠬜」字譌。）

我其發出狂。（《微子》）

《史記・宋世家》：「我其發出往。」

按《索隱》云：「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爾。」司馬貞以作「往」字為今文，作「狂」字為古文。據此知《宋世家》所引作「往」字，應為今文《尚書》。

若之何其。（《微子》）

《史記・宋世家》：「如之何其。」

不若旦多材。（《金縢》）

《史記・魯世家》：「不如旦多材。」

按鄭玄以作「如」字為今文，作「若」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九頁。知《宋世家》、《魯世家》所引作「如」字，應為今文《尚書》。

遂至盟津，八百諸侯。（《泰誓》）

《史記・劉敬列傳》：「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按司馬貞以作「盟」字為古文，作「孟」字為今文。詳前六十六頁。知《劉敬列傳》所引作「孟」字，應為今文《尚書》。（《夏本紀》引「東至于盟津」及「師畢渡盟津」，作「盟」字，係流傳所改。）

乃斷弃其先祖之樂。（《泰誓》）

《史記・周本紀》：「乃斷棄其先祖之樂。」

按許慎以作「弃」字為古文，作「棄」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九頁。知《周本紀》所引作「棄」字，應為今文《尚書》。

五者（氏）來備。（《洪範》）（《後漢書・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原作「氏」。）

《史記・宋世家》：「五是來備。」（今《宋世家》作「五者來備」。《後漢書・荀爽傳》注云，「《史記》曰，五是來備。」應據校正。）

按《儀禮・覲禮》鄭注云：「古文是為氏。」鄭玄以作「氏」字為古文，作「是」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宋世家》所引作「是」字，應為今文《尚

書》。

王乃言曰：嗚呼。（《洪範》）

《史記・宋世家》：『武王曰：於乎。』

按《盤庚》：『嗚呼，今予告汝。』《無逸》：『周公曰：嗚呼。』《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嗚』均作『於』。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知作『於』字為今文，作『嗚』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宋世家》所引作『於』字，應為今文《尚書》。

《洪範》。（《洪範》）

《史記・宋世家》：『《鴻範》九等。』

洪水。（《洪範》）

《史記・夏本紀》：『昔帝堯之時，鴻水滔天。』

《史記・宋世家》：『在昔鯀陻鴻水。』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洪範》『洪水』作『鴻水』。漢《石經尚

書》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宋世家》等所引作「鴻」字，應為今文《尚書》。

六三德，一曰正直。（《洪範》）

《史記・宋世家》：「三德，一曰正直。」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洪範》此句亦無「六」字。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宋世家》所引無「六」字，應為今文《尚書》。

無偏無陂。（《洪範》）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頗。」

按漢熹平《石經尚書・洪範》此句作「頗」字。惠棟《九經古義》謂「陂」字蔡邕《石經》作「頗」。孫星衍說同。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宋世家》所引作「頗」字，應為今文《尚書》。漢《石經》作「頗」，據惠棟、孫星衍說。馮登府《石經考異》未錄。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洪範》）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曰：「《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

按《五帝本紀》：「便章百姓。」《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平，訓因作

便，其今文作辯章。」司馬貞以作『平』及『便』字為古文，作『辯』字為今文。據此知《張釋之馮唐列傳》所引作『辨』，即『辯』字通，應為今文《尚書》。

人用側頗僻。（《洪範》）

《史記・宋世家》：「人用側頗辟。」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洪範》此句作『辟』字。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宋世家》所引作『辟』字，應為今文《尚書》。

用保乂民。（《康誥》）

乃其乂民。（《康誥》）

《史記・三王世家》封廣陵王策曰：「保國艾民。」

作《咸乂》。（《書序》）

《史記・殷本紀》：「作《咸艾》。」

按《洪範》云：「乂用三德。」《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洪範》「乂」作「艾」。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艾」字為今文，作「乂」字

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三王世家》、《殷本紀》所引作『艾』字，應為今文《尚書》。

龜筮共違於人。（《洪範》）

《史記・宋世家》：『龜筮共違于人。』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書序》）

《史記・殷本紀》：『湯歸至于泰卷。』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宋世家》、《殷本紀》所引作『于』字，應為今文《尚書》。

曰驛。（《洪範》）

《史記・宋世家》：『曰涕。』

按《詩經・齊風・載驅》鄭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為圛。』鄭玄以作『圛』字為古文，作『弟』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宋世家》所引作『涕』，省即『弟』字，應為今文《尚書》。（《說文》引古文《尚書》作『目圛』，詳本書第二十四節。）

王有疾弗豫。（《金縢》）

《史記・魯世家》：『武王有疾不豫。』

按《汗簡》卷四心部謂『豫』字之古文作『㤫』。郭忠恕以作『㤫』字為古文，作『豫』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所引作『豫』字，應為今文《尚書》。（《說文》引《金縢》即作『㤫』字，為古文，詳本書第二十四節。）

秉珪。（《金縢》）

《史記・魯世家》：『秉圭。』

其以璧與珪。（《金縢》）

《史記・魯世家》：『其以璧與圭。』

我乃屏璧與珪。（《金縢》）

《史記・魯世家》：『我乃屏璧與圭。』

按許慎及顧野王均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一頁。知《魯世家》所引作『圭』字，應為今文《尚書》。（《書序》『稽古圭瓚』，《晉世家》作『珪』，係偶從古文。）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金縢》）

《史記・魯世家》：『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

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七云：『策古文冊、𥘅、𣏌三形。』釋玄應以作『冊』『𥘅』『𣏌』為古文，作『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所引作『策』字，應為今文《尚書》。

誕淫厥佚。（《多士》）

《史記・魯世家》：『誕淫厥佚。』

按《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顯揚聖教論音義》云：『佚古文泆同。』釋玄應以作『泆』字為古文，作『佚』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所引作『佚』字，應為今文《尚書》。

肆中宗之享國。（《無逸》）

《史記・魯世家》：『故中宗饗國。』

肆高宗之享國。（《無逸》）

《史記・魯世家》：『故高宗饗國。』

肆祖甲之享國。（《無逸》）

《史記・魯世家》：『故祖甲饗國。』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無逸》）

《史記・魯世家》：『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

按漢《石經》以作『饗』字為今文，作『享』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魯世家》所引作『饗』字，應為今文《尚書》。

《無逸》。（《無逸》）

《史記・周本紀》：『作《多士》、《無佚》。』

《史記・魯世家》：『作《多士》，作《毋逸》（佚）。』孫星衍云，『《魯世家》經文本作佚。』

無康好逸。（《康誥》）

《史記・三王世家》封廣陵王策曰：『毋侗好佚。』

按《論語・微子篇》『夷逸』，《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逸』作『佚』。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佚』字為今文，作『逸』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周本紀》等所引作『佚』字，應為今文《尚書》。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無逸》）

《史記・魯世家》：『其在高宗，久勞于外。』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無逸》）

《史記·魯世家》：「不義惟王，久為小人。」

按《汗簡》卷五匚部以「匱」為「柩」字之古文。郭忠恕以作「匱」字為古文，作「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所引作「久」，即「柩」字省，應為今文《尚書》今本「匱」即「匱」字省。

時則有若甘盤。（《君奭》）

《史記·燕世家》：「則有若甘般。」

按《尚書》「盤庚」，《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盤庚》「盤」作「般」。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般」字為今文，作「盤」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燕世家》所引作「般」字，應為今文《尚書》。

三郊三遂。（《費誓》）

《史記·魯世家》：「三郊三隧。」

按漢《石經》以作「隧」字為今文，作「隧」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五頁。知《魯世家》所引作「隧」字，應為今文《尚書》。今本《費誓》「遂」，係「隧」字省。

敘乃甲胄。（《費誓》）

《史記・魯世家》：「陳爾甲胄。」

峙乃糗糧。（《費誓》）

《史記・魯世家》：「峙爾芻茭。」

按《盤庚》云：「度乃口。」《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盤庚》「乃」作「爾」。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爾」字為今文，作「乃」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魯世家》所引作「爾」字，應為今文《尚書》。

昭升于上。（《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昭登於上。」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書序》）

《史記・殷本紀》：「有飛雉登鼎耳而呴。」

按《儀禮・喪服傳》鄭注云：「升字當為登，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今「禮」指今文《儀禮》。鄭玄以作「登」字為今文，作「升」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晉世家》、《殷本紀》所引作「登」字，應為今文《尚書》。

《帝告》。（《書序》）

《史記・殷本紀》：「作《帝誥》。」

按《禮記・緇衣》鄭注云：「告古文誥字。」鄭玄以作「告」字為古文，作「誥」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殷本紀》所引作「誥」字，應為今文《尚書》。《書序》：「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又：「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周本紀》作「告」字，猶存古文。

誼伯、仲伯作《典寶》。（《書序》）

《史記・殷本紀》：「義伯、仲伯作《典寶》。」

按釋玄應、釋行均皆以作「誼」字為古文，作「義」字為今文。詳前八十一頁。知《殷本紀》所引作「義」字，應為今文《尚書》。

旅天子之命。（《書序》）

《史記・周本紀》：「魯天子之命。」

按《說文》𠂤部旅字下云：「𧰼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許慎以作「𧰼」即「旅」字為古文，作「魯」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周本紀》所引作「魯」字，應為今文《尚書》。

至於大坰。（《書序》）

《史記・殷本紀》：『至于泰卷。』

按許慎以作「𡈼」字為古文，作『泰』字為今文。詳前四十四頁。知《殷本紀》所引作『泰』字，應為今文《尚書》。

此外還有少數《史記》引古文《尚書》的。惠棟說：

《堯典》『放勛』（古文勳，見《說文》。）『辯于羣神』（辯古文徧，見《儀禮》注。）《禹貢》『九江入賜大龜』（入古文內，見《南宮中鼎》，賜古文錫，見《儀禮》注。）『蟠冢導漾』（古文漾，見《說文》。）《洪範》『曰涕』（古文以悌為圛。）《微子》『我其發出往』（鄭本亦作往。）《金縢》周公奔楚事（《論衡》以為古文家說。）皆卓然古文無可疑者。（《九經古義》《經解》本卷三百六十二。）

第一條錯的，《五帝本紀》實作『放勳』，係今文。末一條古文家說，不關文字。惠棟的論證，多未嚴格。如云：『入古文內，見《南宮中鼎》。』僅知『入』『內』通借，還不足以證明孰為今文，孰為古文。又云：『鄭本亦作往。』亦無據。《宋世家》引《洪範》作『涕』字亦今文，並非古文。這幾條除去，惠棟的證明中可靠的有三條。

陳壽祺以為《史記》引今文《尚書》，但也兼取古文。陳氏說：

「肇十有二州。」（《尚書大傳》作兆）「蠙珠暨魚。」（《索隱》：蠙古暨字）「維箘簵枯。」（《說文》：簵古文簵）「導濰。」（《說文》：濰古文从淮）「思曰睿。」（《尚書大傳》作容）「不離于咎。」（《尚書大傳》不麗於咎）「曰悌」（《詩・齊風箋》：古文以悌為圍）皆古文之灼然可信者也。

《左海經辨》《經解》本卷一千二百五十一，《史記探尚書兼古文》條。

陳壽祺舉出七條，比惠棟增五條，二條重複。然而像《大傳》引經文雖係今文本，並非就能說凡異於《大傳》即可以謂之古文。因而陳氏的證明也並非可靠。惠棟、陳壽祺舉出的古文《尚書》只有寥寥幾條，和《史記》所引今文《尚書》比較只占少數。錢大昕《潛研堂集・與段若膺論尚書書》也主張《史記》有部份兼用古文《尚書》，不過錢氏沒有舉出例證。現在把惠棟、陳壽祺所舉出的，另加幾條，疏證於後：

方鳩僝功。（《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旁聚布功。」

按《儀禮・士喪禮》鄭注云：「今文旁為方。」鄭玄以作「方」字為今文，作

「旁」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所引作「旁」字，應為古文《尚書》。

徧于羣神。（《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辯於羣神。」

按《儀禮・鄉飲酒禮》鄭注云：「今文辯皆作徧。」鄭玄以作「徧」字為今文，作「辯」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所引作「辯」字，應為古文《尚書》。

四罪而天下咸服。（《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四辠而天下咸服。」

按《玉篇》卷三十辛部謂：「辠今作罪。」《經典釋文・爾雅・釋詁》云：「辠古罪字。」顧野王、陸德明均以作「辠」字為古文，作「罪」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帝本紀》所引作「辠」字，應為古文《尚書》。

三考黜陟。（《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三考絀陟。」

既黜殷命，滅淮夷。（《書序》）

《史記・周本紀》：「既絀殷命，襲淮夷。」

按郭忠恕以作「絀」字為古文，作「黜」字為今文。詳前五十六頁。知《周本紀》等所引作「絀」字，應為古文《尚書》。

隨山刊木。（《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行山槎木。」

九山刊旅。（《禹貢》）

《史記・夏本紀》：「九山槎旅。」

按《地理志》：「隨山槎木。」師古注：「槎古刊字。」顏師古以作「槎」字為古文，作「刊」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槎」字，應為古文《尚書》。

厥篚檿絲。（《禹貢》）

《史記・夏本紀》：「其筐畬絲。」

按《汗簡》卷六酉部謂「檿」字之古文作「畬」。郭忠恕以作「畬」字為古文，

作「厥」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會」字，應為古文《尚書》。

九江納錫大龜。（《禹貢》）

《史記・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

中邦錫土姓。（《禹貢》）

《史記・夏本紀》：「中國賜土姓。」

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書序》）

《史記・晉世家》：「命晉侯為伯，賜……秬鬯……珪瓚。」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十頁。知《夏本紀》等所引作「賜」字，應為古文《尚書》。

蟠冢導漾。（《禹貢》）

《史記・夏本紀》：「蟠冢道漾。」

按《說文》漾字下云：「漾古文漾。」許慎以作「漾」字為古文，作「漾」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漾」字，應為古文《尚書》。

惟箘簵楛。（《禹貢》）

《史記・夏本紀》：「維箘簵楛。」

按《說文》簵字下云：「簵古文簵。」許慎以作「簵」字為古文，作「簵」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夏本紀》所引作「簵」字，應為古文《尚書》。

徧于羣神。（《堯典》）

《史記・五帝本紀》：「辯於羣神。」

逾于洛。（《禹貢》）

《史記・夏本紀》：「踰於雒。」

昭升于上。（《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昭登於上。」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夏本紀》等所引作「於」字，應為古文《尚書》。

帝時舉敷。（《皐陶謨》）

《史記・夏本紀》：「帝即不時布。」

篠簜既敷。（《禹貢》）

《史記・夏本紀》：『竹箭既布。』

敷聞在下。（《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布聞在下。』

按鄭玄以作『敷』字為今文，作『布』字為古文。詳前一二九頁。知《夏本紀》等所引作『布』字，應為古文《尚書》。

故天棄我。（《西伯戡黎》）

《史記・殷本紀》：『故天弃我。』（《殷本紀》一本亦作『棄』字。）

昏棄厥肆祀弗答。（《牧誓》）

《史記・周本紀》：『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

昏棄厥遺。（《牧誓》）

《史記・周本紀》：『昏弃其家國遺。』

按許愼以作『弃』字為古文，作『棄』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九頁。知《殷本紀》等所引作『弃』字，應為古文《尚書》。

弗用命戮于社。（《甘誓》）

《史記・夏本紀》：「不用命，僇於社。」

予則孥戮汝。（《湯誓》）

《史記・殷本紀》：「子則孥僇女。」

按顏師古以作「僇」字為古文，作「戮」字為今文。詳前六十四頁。知《夏本紀》等所引作「僇」字，應為古文《尚書》。《牧誓》：「其于爾躬有戮。」《周本紀》作「戮」字，仍為引今文《尚書》。

罔敢知吉。（《西伯戡黎》）

《史記・殷本紀》：「無敢知吉。」

乃罔恆獲。（《微子》）

《史記・宋世家》：「乃無維獲。」

王其罔害。（《金縢》）

《史記・魯世家》：「王其無害。」

罔不明德恤祀。（《多士》）

《史記・魯世家》：「無不率祀明德。」

帝罔不配天。（《多士》）

《史記・魯世家》：『帝無不配天者。』

按《盤庚》云：『無戲怠。』《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盤庚》『無』作『罔』。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罔』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殷本紀》等所引作『無』字，應為古文《尚書》。

天毒降災荒殷邦。（《微子》）

《史記・宋世家》：『天篤下菑亡殷國。』

按顏師古以作『菑』字為古文，作『災』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二頁。知《宋世家》所引作『菑』字，應為古文《尚書》。

王省惟歲。（《洪範》）

《史記・宋世家》：『王眚維歲。』

按漢《石經》以作『省』字為今文，作『眚』字為古文。詳前二十九頁。知《宋世家》所引作『眚』字，應為古文《尚書》。

盧弓一，盧矢百。（《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旅弓矢千。」

按《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尚書・文侯之命》此句「盧」字古文作「旅」。魏《石經》以作「旅」字為古文，作「盧」字為今文。據此知《晉世家》所引作「旅」，即「旅」字，應為古文《尚書》。

穆王命伯冏。（《書序》）

《史記・周本紀》：「穆王乃命伯冏。」

按「說文」亦部冏字下云：「亟古文冏字。」《汗簡》卷四亦部亦以𠂤為「冏」字之古文。許慎、郭忠恕均以作「亟」或「冏」字為古文，作「冏」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周本紀》所引作「冏」字，應為古文《尚書》。

九 《尚書大傳》所據經文係今文本考

《尚書大傳》出於張生、歐陽生所記，並非伏生親著。陳振孫《書錄解題》云，「當是其徒歐陽、張生雜記所聞，未必當時本書。」其說蓋本於鄭玄。鄭玄《尚書大傳敘》云，「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謬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為八十三篇。」（見《鄭司農集》及《郡齋讀書志》引）《史記》稱伏生傳《尚書》，年已九十餘，且老不能行。衛宏謂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衛宏《古文尚書序》）均可證伏生無復餘力親著《大傳》。鄭玄之說，固非無據。

《漢志・六藝略・尚書》類有《傳》四十一篇，與鄭玄《大傳敘》稱四十一篇數目相同。書已亡逸。有陳壽祺、袁鈞輯本。我們根據二家所輯佚文分析經文，可以知道伏生所傳授，張生、歐陽生的《尚書》是今文本《尚書》。現在條舉於後：

平章百姓。（《堯典》）

《尚書大傳》：「辨章百姓。」（陳壽祺輯作「辨」字，亦作「辯」字。）

平秩東作。（《堯典》）

《尚書大傳》：「辯秩東作。」

平秩南訛。（《堯典》）

《尚書大傳》：「辯秩南譌。」

平秩西成。（《堯典》）

《尚書大傳》：「辯秩西成。」

平在朔易日短。（《堯典》）

《尚書大傳》：「辯在朔易日短。」

按司馬貞以作「平」字為古文，作「辯」字為今文。詳前一四九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辯」字，應為今文《尚書》。

分命和仲宅西。（《堯典》）

《尚書大傳》：「分命和仲度西。」

按漢《石經》以作「度」字為今文，作「宅」字為古文。詳前一二八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度」字，應為今文《尚書》。

歸格于藝祖用特。（《堯典》）

《尚書大傳》：「歸假于禰祖用特。」祖考來格。（《皐陶謨》）

《尚書大傳》：「故《書》曰：祖考來假。」

按鄭玄以作「嘏」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假」，即「嘏」字，應為今文《尚書》。

烈風雷雨弗迷。（《堯典》）

《尚書大傳》：「烈風雷雨不迷。」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不」字，應為今文《尚書》。

至于南岳。（《堯典》）

《尚書大傳》：「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

《尚書大傳》：「五年親自巡守……故至四嶽。」

按許慎以作「岳」字為古文，作「嶽」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七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嶽」字，應為今文《尚書》。陳壽祺、袁鈞輯「五嶽」佚文，列入《禹貢》。然《大傳》所據《堯典》當亦作「嶽」。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皐陶謨》）

《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注：「經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以出納五言汝聽。（《皐陶謨》）

《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注：「經曰……以出納五言女聽。」乃汝其悉自教工。（《洛誥》）

《尚書大傳》：「《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女」字，應為今文《尚書》。

被孟豬。（《禹貢》）

《尚書大傳・夏傳》：「孟諸靈龜。」

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泰誓》）

《尚書大傳》：「上祭于畢，下至於孟津之上。」

遂至盟津，八百諸侯。（《泰誓》）

《尚書大傳》：「八百諸侯，俱至孟津。」

按司馬貞以作「孟」字為今文，作「盟」字為古文。詳前六十六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孟」字，應為今文《尚書》。

盤庚。（《盤庚》）

《尚書大傳》：「般庚。」

按漢《石經》以作「般」字為今文，作「盤」字為古文。詳前一五四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般」字，應為今文《尚書》。

從作乂。（《洪範》）

《尚書大傳》：「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按漢《石經》以作「艾」字為今文，作「乂」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九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艾」字，應為今文《尚書》。

無虐。（《洪範》）

《尚書大傳》：「毋侮。」

無逸。（《無逸》）

《尚書大傳》：「毋逸。」

按鄭玄以作「無」字為古文，作「毋」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二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毋」字，應為今文《尚書》。

不罹于咎。（《洪範》）

《尚書大傳》：「不麗于咎。」袁鈞作「離」字，誤。陳壽祺未誤。

按《儀禮・士冠禮》鄭注云：「古文儷為離。」鄭玄以作「離」字為古文，作「儷」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麗」，即「儷」字省，應為今文《尚書》。今本作「罹」，殆「離」字譌。

思曰睿。（《洪範》）

《尚書大傳》：「思心之不容。」

按《說文》卷十一谷部睿字下云：「濬古文睿。」許慎以作「濬」字為古文，作「睿」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容」，即「睿」字譌，應為今文《尚書》。《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引「思曰容」「容作聖」，為今文。今本《尚書》作「睿」，即「濬」字省，為古文。

惟十有三祀。（《洪範》）

《尚書大傳》：「維十有三祀。」《大傳》此句釋《堯典》巡守，然推之《洪範》亦當作如此。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多方》）

《尚書大傳》：『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按漢《石經》以作『維』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一一九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維』字，應為今文《尚書》。（《大傳》引《召誥》「惟大保先周公相宅，」作「惟」字，後人依傳本所改。）

以覲文王之耿光。（《立政》）

《尚書大傳》：『以勤文王之鮮光。』

按《立政》此句，《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立政》『耿』作『鮮』。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鮮』字，應為今文《尚書》。

哀敬折獄。（《呂刑》）

《尚書大傳》：『《書》曰：哀矜哲獄。』

按漢《石經》以作『矜』字為今文，作『鰥』字為古文。詳前一二五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矜』字，應為今文《尚書》。（《漢書·于定國傳贊》引古文《尚書》作『哀鰥哲獄』，

詳本書第二十三節。

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長阿含經音義》引衛宏《古文官書》云：『喆、悊二形今作哲同。』衛宏以作『哲』字為今文，作『喆』『悊』二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哲』字，應為今文《尚書》。（今本『折』字，殆『悊』字省。）

桑穀共生于朝。（《書序》）

《尚書大傳》：『桑穀俱生于朝。』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于』字，應為今文《尚書》。（《論衡·異虛篇》引古文《尚書》作『桑穀俱生於朝』。）

以上各條證明《尚書大傳》所據經文是今文。至於和這項原則相反也有少數六條，並錄於後：

平秩南訛。（《堯典》）

《尚書大傳》：『辯秩南譌。』

按《漢書·江充傳》師古注：『譌古訛字。』《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同。釋玄

應、顏師古均以作『謁』字為古文，作『訛』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謁』字，應為古文《尚書》。

有鰥在下。（《堯典》）

《尚書大傳》：『《書》曰：有鰥在下。』

按漢《石經》以作『矜』字為今文，作『鰥』字為古文。詳前一二五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鰥』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五帝本紀》引今文《尚書》作『有矜在民間』，為今文，詳本書第八節。）

不協于極。（《洪範》）

《尚書大傳》：『不叶于極。』

按許慎、釋行均皆以作『叶』字為古文，作『協』字為今文。詳前一一三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叶』字，應為古文《尚書》。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書序》）

《尚書大傳》：『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按鄭玄以作『登』字為今文，作『升』字為古文。詳前一五五頁。知《尚書大

傳》所據《尚書》作『升』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引今文《尚書》即作『登』字，詳本書第八節。）

《帝告》。（《書序》）

《尚書大傳》：『《帝告篇》。』

按鄭玄以作『告』字為古文，作『誥』字為今文。詳前一五六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告』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引今文《尚書》即作『帝誥』，詳本書第八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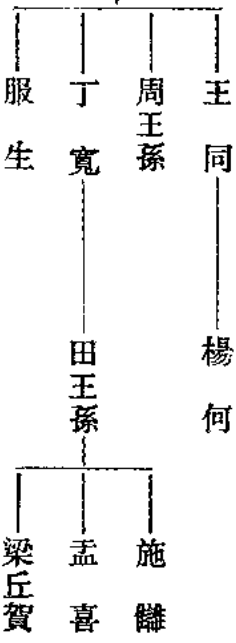
《冏命》。（《書序》）

《尚書大傳》：『《畢命》。』

按郭忠恕以作『畢』字為古文，作『冏』字為今文。詳前一六六頁。知《尚書大傳》所據《尚書》作『畢』字，應為古文《尚書》。

十　西漢《易經》傳授用今文本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漢書・儒林傳》敘述漢初田何以後，傳授《易經》源流可列表如下：



《漢書》說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四家《易傳》早已亡逸。我們想研究西漢《易經》文字怎樣，只好從這幾家殘存逸文上，纔能够推見一二。周王孫和服生二系，已全部亡逸。其餘王同一系，丁寬一系以及別傳的京房一系，都可以

證明用今文本。

一・王同系。《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太史公受《易》於楊何。」司馬遷是楊何再傳弟子，而楊何原來受於王同，所以根據《史記》所引《易經》可以推證王同本的文字。《史記》引《易經》僅寥寥幾條，也足以證明所引係今文本：

无妄。（《无妄》）

《史記・春申君列傳》：「世有毋望之禍。」

按鄭玄以作「無」字為古文，作「毋」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二頁。知《春申君列傳》所引作「毋」字，應為今文《易經》。（今本「无」亦今文。《尚書・多士》「無逸」，漢《石經》「無」作「无」。）

鴻漸于磐。（《漸》）

《史記・武帝紀》：「鴻漸於般。」

《史記・封禪書》：「鴻漸于般。」

按漢《石經》以作「般」字為今文，作「盤」字為古文。詳前一五四頁。知《武帝紀》、《封禪書》所引作「般」字，應為今文《易經》。（今本「磐」與「盤」字同。）

河出圖，洛出書。（《繫辭上》）

《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

按漢《石經》以作「雒」字為今文，作「洛」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二頁。知《孔子世家》所引作「雒」字，應為今文《易經》。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繫辭下》）

《史記・趙世家》：「虙戲、神農教而不誅。」

按《尚書序・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張揖以作「羲」字為古文，作「戲」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趙世家》所據作「戲」字，應為今文《易經》。

飛龍在天。（乾）

《史記・孝武本紀》：「《乾》稱蒼龍。」《封禪書》同。

按張守節、顏師古均以作「蒼」字為古文，作「飛」字為今文。詳前五十四頁。知《孝武本紀》所引作「蒼」字，應為古文《易經》。（《史記》引古文《易》僅此一條。）

二・丁寬系。

劉歆《七略》著錄《子夏易傳》。這一本《易傳》應當出於西漢時傳《易》的人所著，我看出於丁寬。（舊說作者或出韓嬰，《釋文敘錄》引《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或云丁寬作，《中經簿錄》云，「《子夏易傳》

四卷，丁寬所作。」（《唐會要》及《釋文敘錄》引）亦或以為馯臂子弓作，《釋文敘錄》引張璠云：「或馯臂子弓作，薛虞記。」按《子夏易傳》係劉向以前書，但也不超過西漢以前。張璠以為馯臂子弓，年代過早，不可信。至於韓嬰傳《詩》，未聞傳《易》。《漢志》雖有《韓氏》二篇，班注「名嬰」，但《儒林傳》不言嬰傳《易》。如以《韓氏》二篇即《子夏易傳》，與四卷、六卷篇數亦不合。所以幾說比較，韓嬰、馯臂子弓似不可從，應據《中經簿錄》及《七錄》，出於丁寬為是。《漢志》著錄《丁氏》八篇，班注：「名寬，字子襄，梁人也。」《儒林傳》稱丁寬「著《易傳》數篇」，又謂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這本《丁寬易傳》就是劉歆所見，後來《經典釋文》，《中經簿錄》、《七錄》所著錄的《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亡佚已久。世有偽本十一卷，則唐張弧所造，惠棟《九經古義》謂係宋人撰，托之子夏。至今僅《經典釋文》、《周易正義》、《周易集解》所採錄，纔是真的《子夏易傳》佚文。我們根據《釋文》所錄異文，加以分析，有三條今文，三條古文；可以知道丁寬當初傳授，已經有部分文字改成今文。現在疏證於後：

翩翩不富以其鄰。（《泰》）

《經典釋文》云：「《子夏傳》作翩翩，古文作偏偏。」

按《釋文》已謂古文作「偏」。陸德明以作「偏」字為古文，作「翩」字為今文。據此知《子夏易傳》作「翩」字，應為今文《易經》。

束帛戔戔。（《賁》）

《經典釋文》云：『戔戔《子夏傳》作殘殘。』

按《汗簡》卷五戈部謂『踐』字之古文作 。郭忠恕以作『戔』字為古文，作『踐』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子夏易傳》作『殘』，殆『踐』字通，應為今文《易經》。

得其資斧。（《旅》）

《經典釋文》云：『《子夏傳》作齊斧。』

按《易經·旅》卦此句，新出漢熹平《石經易經》作『齊斧』。漢《石經易經》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子夏易傳》作『齊』字，應為今文《易經》。

牽羊悔亡。（《夬》）

《經典釋文》云：『《子夏》作掔。』

按釋玄應、郭忠恕均以作『掔』字為古文，作『牽』字為今文。詳前三十九頁。知《子夏易傳》作『掔』字，應為古文《易經》。

匪其彭。（《大有》）

《經典釋文》云：『彭《子夏》作旁。』

按《玉篇》卷二十三馬部云：『驍今作彭。』顧野王以作『驍』字為古文，作『彭』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子夏易傳》作『旁』，即『驍』字省，應為古文《易經》。

《謙》。（《謙》）

《經典釋文・謙卦》云：『《子夏》作嗛。』

按《司馬相如傳》卷下《遺札書》云：『嗛讓而弗發。』師古注：『嗛古謙字。』《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同。《汗簡》卷一口部亦同。顏師古、李善、郭忠恕均以作『嗛』字為古文，作『謙』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子夏易傳》作『嗛』字，應為古文《易經》。

三・施、孟、梁丘系。　丁寬傳授，有施、孟、梁丘。《漢書・儒林傳》說：『蜀人趙賓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易經・明夷》：『箕子之明夷。』《經典釋文》引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劉向認為作『荄滋』是今文《易經》，跟《儒林傳》趙賓稱孟喜『荄茲』說法符合，可以證明趙賓《易經》來源的孟喜《易經》必定是今文本。

施讎、梁丘賀《易》亡於永嘉亂時，孟喜雖不亡，却無人傳授，僅存殘本。《釋文・敘録》説：『《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録》説：『《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釋文》能够引孟喜的異文很少，只有十四條而已。（這些都在《繫辭下傳》、《文言傳》及《咸》、《晉》、《損》、《益》、《豐》諸卦篇幅内。因為《上經》及《下經》自《旅》至《節》，又《繫辭下傳》既已亡逸，《釋文》便没有孟喜的異文可記。）可以證明是今文的凡有三條，兹録於後：

日中則昃。（豐）

《經典釋文》云：『昃孟作稷。』

按『昃』即『昃』，與『仄』同字。《易經・離卦》：『日昃之離。』《經典釋文》云：『王嗣宗本作仄。』《無逸》：『日中昃。』《經典釋文》云：『本亦作仄。』

『稷』亦與『側』同。《秦本紀》昭襄王《索隱》云：『名則，一名稷。』《甘茂列傳》昭王《索隱》云：『《趙世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俟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

《五行志》卷上：『處旁仄。』師古曰：『仄古側字。』《汗簡》卷四厂部謂『側』字古文作『仄』。顏師古、郭忠恕均以作『仄』字為古文，作『側』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孟喜本作『稷』即『側』字同，應為今文《易經》。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繫辭下》）

《經典釋文》云：『孟、京作伏。』

按《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張揖以作『伏』字為今文，作『宓』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孟喜本作『伏』字，應為今文《易經》。

《經典釋文》云：『犧孟、京作戲。』

按張揖以作『羲』字為古文，作『戲』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九頁。知孟喜本作『戲』字，應為今文《易經》。

四・京房系　西漢《易經》京房一系，《漢書・儒林傳》記劉向稱『諸家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便指京房經說大誼上跟諸家的《易》說相異，並非指文字上跟施、孟、梁丘不同。文字上京房跟施、孟、梁丘應當沒有什麼違異。

孟《易》遺文，《經典釋文》記錄有十四條，其中與京房本文字相同的已占四條。如《乾文言》：「利物足以和義。」《釋文》云：「孟喜、京作利之。」《繫辭下》：「庖犧氏。」《釋文》云：「孟、京作伏。」又云：「孟、京作戲。」《繫辭下》：「象也者像也。」《釋文》云：「孟、京作象。」皆孟、京同。可見班固所謂京房《易經》同於孟喜是信而有據。孟喜既是今文，京房同樣也應當今文本無疑。《說文》也引孟喜，《說文敘》所謂「《易》孟氏」。《說文》引《易經》跟京房本相同的也很多。如《坎》卦：「祇既平。」《說文》禔字下引：「《易》曰，禔既平。」按《釋文》云：「京作禔。」京房本與《說文》引《孟易》同。此其一。《繫辭上傳》：「再扐而後掛。」《說文》扐字下引：「再扐而後卦。」按《釋文》云：「京作卦。」京房本與《說文》引《孟易》相同。此其二。《繫辭上傳》：「天下之至賾。」《說文敘》云：「天下之至賾。」《繫辭上傳》：「探賾索隱。」《說文敘》云：「探嘖索隱。」按《釋文》云：「賾京作嘖。」京房本與《說文》引《孟易》相同。此其三

施讎、梁丘賀《易經》亡於西晉，孟喜《易經》尚有殘本，亡逸較遲。這或者就因為京房原是傳授孟喜《易經》的緣故。東漢京《易》列於學官，盛行一時，後世京《易》也能流傳，《釋文》引《七錄》：「《京房章句》十卷，目一卷。」此梁阮孝緒所見之。《京房易》，即《漢志》所著錄之《孟氏京房》十一篇，其時並無殘缺。所以孟喜《易經》遂也得以附帶並行，不至於很早就亡逸。茲舉京房本今文例子於後：

朋來。（《復》）

《經典釋文》云：『京作崩。』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引《京房易傳》：『崩來。』

按《說文》崩字下云：『堋古文。』許慎以作『堋』字為古文，作『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京房本作『崩』字，應為今文《易經》。（今本『朋』字，即『堋』字省。）

習坎有孚。（《坎》）

《經典釋文》云：『京作欿。』

按漢《石經》以作『欿』字為今文，作『坎』字為古文。詳前一一八頁。知京房本作『欿』字，應為今文《易經》。

祇既平。（坎）

《經典釋文》云：『京作禔。』

按鄭玄以作『氏』字為古文，作『是』字為今文。詳前一四六頁。知京房本作『禔』字，省即『是』字，應為今文《易經》。

夷于左股。（《明夷》）

《經典釋文》云：『夷京作睼。』

按《玉篇》卷四目部云：「睼古睽字。」《汗簡》卷二目部謂「睽」字之古文作「睼」。顧野王、郭忠恕以作「睼」或「睼」字為古文，作「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京房本作「睽」字，應為今文《易經》。今本「睽」係「睽」省，若古文當如《玉篇》、《汗簡》。

剭刖困于赤紱。（《困》）

《經典釋文》云：「荀、王肅本剭刖作鬼魏，京作剭劊。」

按《困卦》：「困于葛藟于臲卼。」新出漢熹平《石經易經・困卦》作「剭劊」。漢《石經易經》係用今文本。據此知京房本作「剭劊」，其中「剭」即「剨」字，《說文》「剨」為「剭」之或體字。應為今文《易經》。

其形渥。（《鼎》）

晁說之錄《古周易》云：「京作刑剭。」

按新出漢熹平《石經易經・鼎卦》此句作「其刑剭」。漢《石經易經》係用今文本。據此知京房本作「刑剭」，應為今文《易經》。

體仁足以長人。（《乾・文言》）

《經典釋文》云：「京房作體信。」

按《說文》信字下云：「仜古文信省。」許慎以作「仜」字為古文，作「信」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京房本作「信」字，應為今文《易經》（宋翔鳳《周易考異》亦謂「仜」係古文「仜」字譌。）

是故可與酬酢。（《繫辭上》）

《經典釋文》云：「酢京作醋。」

按《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云：「古文醋作酢。」鄭玄以作「酢」字為古文、作「醋」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京房本作「醋」字，應為今文《易經》。

聖人以此洗心。（《繫辭上》）

《經典釋文》云：「京作先，《石經》同。」

按馮登府《石經考異》云：「陸氏《釋文》所載《石經・繫辭》先心一條。陸氏隋、唐間人，所見必熹平石刻。」馮說是。漢《石經易經》係用今文本。據此知京房本作「先」字，應為今文《易經》。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繫辭下》）

《經典釋文》云：「包孟、京作伏。」

按張揖以作「伏」字為今文，作「宓」字為古文。詳前一八四頁。知京房本作「伏」字，應為今文《易經》。

《經典釋文》云：「犧孟、京作戲。」

按張揖以作「羲」字為古文，作「戲」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九頁。知京房本作「戲」字，應為今文《易經》。

為贏。（《說卦》）

《經典釋文》云：「京作螺。」

按《儀禮・士冠禮》鄭注云：「今文蠃為蝸。」《一切經音義》卷二云：「螺古文蠃同。」鄭玄、釋玄應均以作「蠃」字為古文，作「蝸」與「螺」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京房本作「螺」字，應為今文《易經》。

豫怠。（《雜卦》）

《經典釋文》云：「京作治。」

按《尚書・盤庚》云：「無戲怠，」《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盤庚》「怠」作「台」。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台」字為今文，作「怠」字

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京房本作『治』，省即『台』字，應為今文《易經》。

君子得輿。（《剝》）

《經典釋文》云：『輿京作輿，董作車。』

按漢《石經》以作『車』字為今文，作『輿』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七頁。知京房本作『輿』字，應為古文《易經》。

再扐而後掛。（《繫辭上》）

《經典釋文》云：『京作卦。』

按《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云：『古文挂作卦。』鄭玄以作『卦』字為古文，作『挂』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京房本作『卦』字，應為古文《易經》。

為吝嗇。（《說卦》）

《經典釋文》云：『吝京作遴。』

按《汗簡》卷一乡部謂『吝』字之古文作『 』。郭忠恕以『字為古文，作『吝』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京房本作『遴』，即『』字，應為古文《易經》。

十一　漢代書中引今文本《易經》考

西漢《易經》傳授用今文本，既如前述。古文本《易經》要到東漢馬融時候纔再產生。（詳本書第二十九節。）所以從漢初起到馬融這時期中，各書所引《易經》是今文《易經》。現在把所引異文，可以證明今文的列於後：

飛龍在天。（《乾》）

《漢書・郊祀志》卷上：「《乾》稱飛龍。」

按張守節、顏師古均以作「蜚」字為古文，作「飛」字為今文。詳前五十四頁。知《郊祀志》所引作「飛」字，應為今文《易經》。（《史記・孝武本紀》：「《乾》稱蜚龍。」從古文。）

亢龍有悔。（《乾》）

《漢書・王莽傳贊》：「皆亢龍絶氣。」

按《汗簡》卷四亢部謂「亢」字之古文作「忼」。郭忠恕以「忼」字為古文，作「亢」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王莽傳贊》所據作「亢」字，應為今文《易

經》。（《說文》引，「抗龍有悔。」為古文《易經》。）

磐桓。（《屯》）

傅毅《舞賦》：「般桓不發。」

漢《仲秋下旬碑》：「執般桓。」（所據碑刻引自朱百度《漢碑征經》。下同。）

鴻漸于磐。（《漸》）

《漢書・郊祀志》卷上：「鴻漸于般。」

按漢《石經》以作「般」字為今文，作「盤」字為古文。詳前一五四頁。知《郊祀志》等所引作「般」字，應為今文《易經》。（今本作「磐」同「盤」字。）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泰》）

《漢書・律歷志》卷上：「后以裁成天地之道。」

按《國語・晉語》四曰：「官師之所材也。」韋昭注曰：「材古裁字。」韋昭以作「材」字為古文，作「裁」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律歷志》所引作「裁」字，應為今文《易經》。（今本作「財」，或與「材」同為古文。）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

《漢書・劉向傳》：「《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按《經典釋文・泰卦》下云：「彙古文作蕓。」陸德明以作「蕓」字為古文，作「彙」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劉向傳》所引作「彙」字，應為今文《易經》。宋翔鳳《周易考異》云：「古文彙字作蕓，知向不據古文《易》矣。」

介于石。（《豫》）

《白虎通・諫諍篇》：「《易》曰：介如石。」

按《經典釋文・豫卦》下云：「介古文作砎。」陸德明以作「砎」字為古文，作「介」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諫諍篇》所引作「介」字，應為今文《易經》。鄭玄本古文《易經》作「砎」。詳本書第三十一節。

以振民育德。（《蠱》）

《潛夫論・救邊篇》：「以振民育德。」

按《經典釋文・蠱卦》下云：「王肅作毓，古育字。」陸德明以作「毓」字為古文，作「育」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救邊篇》所引作「育」字，應為今文《易經》。古文作「毓」，僅見王肅本。

先王以明罰勅法。（《噬嗑》）

《潛夫論・三式篇》：「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法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

按《五帝本紀》：「信飭百官。」徐廣曰：「古勅字。」徐廣以作「飭」字為古文，作「勅」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三式篇》所引作「勅」字，應為今文《易經》。（《漢志》作「飭」，為古文。）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

《潛夫論・讚學篇》：「《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按《論語・子張篇》：「識其大者。」《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識」作「志」。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志」字為今文，作「識」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讚學篇》所引作「志」字，應為今文《易經》。（《志姓氏篇》引作「識」字，後人依傳本《易經》所改。）

王臣蹇蹇。（《蹇》）

漢《梁相孔汎碑》：「蹇鄂質直。」（五見《隸辨》卷鄂字下引。）

按《一切經音義》卷九《大智度論音義》引《古文官書》謂：「蹇今作謇。」衛宏以作「謇」字為今文，作「蹇」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梁相費汎碑》所據卦辭作「謇」字，應為今文《易經》。

其形渥。（《鼎》）

《漢紀・武帝紀三》荀悦論曰：「《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漢書・敘傳》述《哀紀》，「底剭鼎臣。」亦據《易經》，字同作「剭」。）

《潛夫論・三式篇》：「《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

按漢《石經》以作「刑渥」為今文，作「形渥」為古文。詳前一八七頁。知《漢紀》所引作「刑剭」，應為今文《易經》。（《潛夫論》「渥」字，後世依傳本《易經》所改。）

得其資斧。（《旅》）

蔡邕《黃鉞銘》：「齊斧罔設。」

蔡邕《太尉橋公碑》：「亦用齊斧。」

《漢書・敘傳》卷下述《荆燕吳傳》：「雖戒東南，終用齊斧。」

喪其資斧。（《巽》）

《漢書・王莽傳》卷下房揚引《易》：『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

按漢《石經》以作『齊』字為今文，作『資』字為古文。詳前一八一頁。知《敘傳》等所引作『齊』字，應為今文《易經》。

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

《漢書・郊祀志》卷下：『不如西鄰之禴祭。』王先謙《補註》云：『禴官本作禴。』

按《升卦》：『乃利用禴。』新出漢熹平《石經易經・升卦》『禴』作『瀹』。

漢《石經易經》係用今文本。據此知《郊祀志》所引作『瀹』字，應為今文《易經》。

乾坤定矣。（《繫辭上》）

《大戴禮記・保傅篇》：『《易》之乾☰。』

漢《華山碑》：『乾☰定位。』

漢《石門頌》：『惟☰靈定位。』

漢《孔龢碑》：『則象乾☰。』

漢《靈台碑》：『則乾☰之象。』

漢《郙閣碑》：「川兌之間。」

漢《堯廟碑》：「乾爻見徵。」

按《經典釋文·坤卦》云：「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據盧文弨引宋本。陸德明以作「巛」字為今文，作「坤」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保傅篇》及《華山碑》等所引作「巛」字，應為今文《易經》。

聖人以此洗心。（《繫辭上》）

班固《幽通賦》：「神先心以定命兮。」李富孫謂《幽通賦》用《易經》文。

按漢《石經》以作「先」字為今文，作「洗」字為古文。詳前一八八頁。知《幽通賦》所用作「先」字，應為今文《易經》。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繫辭上》）

漢《孔彪碑》：「揆酋酸辭。」

按《易經·說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新出漢熹平《石經易經》「爻」作「肴」。漢《石經易經》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肴」字為今文，作「爻」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孔彪碑》所引作「酋」字，應為今文《易經》。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繫辭上》）

《風俗通義・窮通篇》：「《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按《漢書・元帝紀》建昭三年師古注：「縣古懸字。」顏師古以作「縣」字為古文，作「懸」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窮通篇》所引作「懸」字，應為今文《易經》。

洛出書。（《繫辭上》）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易》曰：河出圖，雒出書。」

《漢書・五行志》卷上：「《易》曰：河出圖，雒出書。」

按漢《石經》以作「雒」字為今文，作「洛」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二頁。知《藝文志》、《五行志》所引作「雒」字，應為今文《易經》。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繫辭下》）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

《漢書・揚雄傳》卷上《校獵賦》：「或稱戲、農。」

按張揖以作「羲」字為古文，作「戲」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九頁。知《藝文志》

及《校獵賦》所引作「戲」字，應為今文《易經》。

藏器於身。（《繫辭下》）

《漢書・魏相傳》：「藏器于身。」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魏相傳》所引作「于」字，應為今文《易經》。

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繫辭下》）

《潛夫論・慎微篇》：「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慎微篇》所引作「不」字，應為今文《易經》。

惡積而不可揜。（《繫辭下》）

《潛夫論・慎微篇》：「惡積而不可掩。」

按《汗簡》卷五手部謂「掩」字之古文作「揜」。郭忠恕以作「揜」字為古文，作「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慎微篇》所引作「掩」字，應為今文《易經》。下文不瀆。（《繫辭下》）

《後漢書・韓棱傳》：「下交不黷。」

《後漢書・延篤傳》：「下交不黷。」

按《周易集解・蒙卦》引崔憬《易》注曰：「瀆古黷字也。」崔憬以作「瀆」字為古文，作「黷」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韓棱、延篤所引作「黷」字，應為今文《易經》。

天地絪縕。（《繫辭下》）

《白虎通・嫁娶篇》：「《易》曰：天地氤氳。」

按《汗簡》卷四壺部謂「氳」字之古文作「壹」。郭忠恕以作「壹」字為古文，作「氳」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嫁娶篇》所引作「氳」字，應為今文《易經》。（《說文》壺部引「《易》曰：天地壹壹。」為古文。）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說卦》）

漢《孔龢碑》：「幽讚神朙。」

按《說文》朙字下云：「明古文从日。」許慎以作「明」字為古文，作「朙」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孔龢碑》所據作「朙」字，應為今文《易經》。

嚮明而治。（《說卦》）

《漢書・五行志》卷上：「鄉明而治。」

漢《曹全碑》：「鄉明而治。」

按漢《石經》以作「鄉」字為今文，作「嚮」字為古文。詳前九十八頁。知《五行志》及《曹全碑》所引作「鄉」字，應為今文《易經》。

《坤》為大輿。（《說卦》）

《國語・晉語四・公子親筮節》韋昭注：「《易・坤》為大車。」韋昭時晚，然注亦有本。

按漢《石經》以作「車」字為今文，作「輿」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七頁。知韋昭所引作「車」字，應為今文《易經》。

以上各條證明漢代書上引的《易經》是今文本。至於和這項通例相反，引古文也有少數幾條。並錄於後：

謙謙君子。（《謙》）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易》之嗛嗛。」

按顏師古、李善、郭忠恕均以作「嗛」字為古文，作「謙」字為今文。詳前一

八二頁。知《藝文志》所引作「嗛」字，應為古文《易經》。

在中饋。（《家人》）

《漢書·谷永傳》：「在中餽。」

按釋玄應以作「餽」字為古文，作「饋」字為今文。詳前五十四頁。知《谷永傳》所引作「餽」字，應為古文《易經》。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旅》）

《漢書·外戚傳》卷下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

按《外戚傳》卷下師古注：「咲古笑字。」顏師古以作「咲」字為古文，作「笑」字為今文。據此知《外戚傳》所引作「咲」字，應為古文《易經》。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繫辭下》）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

按張揖以作「伏」字為今文，作「宓」字為古文。詳前一八四頁。知《藝文志》所引作「宓」字，應為古文《易經》。

葬之中野。（《繫辭下》）

《漢書・劉向傳》：「臧之中野。」

按《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左傳》「葬」字之古文作，魏《石經》以作字為古文，作「葬」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劉向傳》所引作「臧」字，與《石經》古文同，應為古文《易經》。

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繫辭下》）

《潛夫論・慎微篇》：「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

无有遠近幽深。（《繫辭上》）

《漢書・藝文志・數術略》蓍龜類：「無有遠近幽深。」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

《漢書・武五子傳贊》：「《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鹽鐵論・論菑篇》：「《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朋來无咎。（《復》）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復》崩來無咎。」

得臣无家。（《損》）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

按漢《石經》以作『无』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六十四頁。知《慎微篇》等所引作『無』字，應為古文《易經》。

由辯之不早辯也。（《坤文言》）

《潛夫論・衰制篇》：『《文言》故曰：由變之不蚤變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同人》）《經典釋文》作『辯物』。

《潛夫論・敘録篇》：『君子……類族變物。』

按《革卦》云：『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新出漢熹平《石經易經》『變』作『辯』。漢《石經易經》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辯』字為今文，作『變』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衰制篇》等所引作『變』字，應為古文《易經》。

按鄭玄以作『蚤』字為古文，作『早』字為今文。詳前六十七頁。知《衰制篇》所引作『蚤』字，應為古文《易經》。

十二　漢代《儀禮》今文古文性質考

漢初傳授《儀禮》頂早是叔孫通。《論衡・謝短篇》說：

> 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

說叔孫通「復定《儀禮》」，這是叔孫通當時曾經傳授過《儀禮》的證據。否則他不會把《儀禮》編定吧！叔孫通做秦時的博士，或者就是有關《禮經》的博士也未可知。《史記》、《漢書》都說漢初傳《禮》頂早是魯高堂生，不說叔孫通。其實《史記・叔孫通傳》說：

> 叔孫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泛稱「魯諸生」，似乎沒有明白指誰。可是能通「古禮」，能夠跟叔孫通「共起朝儀」

的魯諸生，想來傳《禮》的『魯高堂生』必定包括在內，恐無疑義。連《儒林傳》『魯徐生善為容』的徐生必定也是屬於魯諸生之一。原來漢初講究《儀禮》，像高堂生和徐生，都屬於『魯諸生』名目之內的人。叔孫通提起『魯諸生』，特別重視，未始不可以想見叔孫通和高堂生輩，原來就在同一的講究古禮的學術系統中吧！

鄭玄《六藝論》說：『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儀禮》傳記，至今殘存材料已少，只有戴德、戴聖的《大小戴禮記》沒有全逸。我們要明瞭高堂生傳下來的《儀禮》今文本還是古文本，只有從《二戴禮記》來推考。從《二戴禮記》尋繹《儀禮》經文的文字異同，可以知道二戴傳授《儀禮》，用今文本居多，並非遵守古文本。詳本書第十四節高堂生當初一定用今文《儀禮》傳授教人。

至此便發生一個問題，即二戴傳授的《儀禮》跟漢代有些人所見的《儀禮》，文字上顯然有別。漢代有些書籍引《儀禮》是用古文本的。詳本書第十三節。《儀禮》情形如此，原因不外二點：

（一）有些人並不專門傳授《儀禮》，引《儀禮》時候不敢隨便妄改文字。戴德、戴聖却是高堂生嫡派，自成家數，所以能够有今文本的《儀禮》。

（二）二戴傳自高堂生，再上溯便是叔孫通。叔孫通是秦時的博士。班固說：「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時已經行用小篆和隸書，對於誦讀古文，未免感到隔閡。當時博士官職的範圍雖然廣泛，未始沒有包括講通古文的教授職務，給博士官掌管吧！班固所謂「掌通古今」，恐怕也有指這種通讀而說。因而博士叔孫通傳下來的《儀禮》會得有今文隸書本，理所當然了。

既有今古二本並傳，於是鄭玄注《儀禮》，如其經文從今文，則於注內叠出古文；從古文，則於注內叠出今文。（鄭玄注經，《論語》、《易經》、《尚書》如有古文可據，向例不另從今文。）《後漢書・儒林傳》說鄭玄注《儀禮》兼採今文、古文時說：

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見《儒林傳・董鈞傳》）

這話使我們知道：一，《小戴禮》和《古經》兩樣，可以用來互相校勘。但《小戴禮》原是傳記性質，何嘗好跟《古經》校勘。這一定是小戴所傳的《儀禮》經文跟《古經》有兩樣的地方；小戴就應該是據今文本《儀禮》。二，鄭玄先前曾經師習過小戴的今文本，基礎已經形成，所以影響到後來注《儀禮》時候弄得兼採今古，不能盡從《古經》了。

十三　漢代書中引古文本《儀禮》考

臧庸《拜經日記》說：「《儀禮》一經，參用古今文而定之者，惟北海鄭玄。若漢儒引用及蔡中郎書石，皆用今文。」（《經解》本卷一千一百七十，《說文儀禮用今文》條。）蔡邕書寫《石經》固然採用今文本，然而漢代也有人引用古文本《儀禮》。臧庸的說法不盡然。漢代書上引《儀禮》較少見，現在把可以證明古文的舉例如下：

兄弟畢衿玄。（《士冠禮》）

《淮南子・齊俗訓》：「尸祝袀衣。」

按《士冠禮》此句鄭注云：「古文衿為均。」鄭玄以作「均」字為古文，作「衿」字為今文。據此知《齊俗訓》所據《儀禮》作「袀」與「均」字通，（《左傳》「均服振振。」《釋文》：「均字書作袀。」足證相通。）應為古文《儀禮》。

冠而字之。（《士冠禮》）

《公羊傳》隱元年何休注：「《士冠禮》曰：冠而字之。」

按《士冠禮》此句鄭注云：『今文無之。』鄭玄以無『之』字為今文，有『之』字為古文。據此知何休注所引有『之』字，應為古文《儀禮》。

周弁。（《士冠禮》）

《白虎通・號篇》：『《士冠經》曰：周弁。』

《公羊傳》宣元年何休注：『《禮》所謂周曰弁。』

《獨斷》卷下：『周曰爵弁。』

按《論語・子罕篇・經典釋文》引鄭注云：『魯讀弁為絻，今從古。』鄭玄以作『絻』字為今文，作『弁』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白虎通》、《公羊傳》何注、《獨斷》所引均作『弁』字，應為古文《儀禮》。（《王制》所據《儀禮》作『冕』與『絻』字同，為今文，詳本書第十四節。）

束帛儷皮。（《士冠禮》）

《白虎通・嫁娶篇》：『《禮昏經》曰：束帛離皮。』

按鄭玄以作『離』字為古文，作『儷』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二頁。知《嫁娶篇》所引作『離』字，應為古文《儀禮》。

惟是三族之不虞。（《士昏禮》）

《白虎通・宗族篇》：『《禮》曰：唯氏三族之不虞。』

按鄭玄以作『氏』字為古文，作『是』字為今文。詳前一四六頁。知《宗族篇》所引作『氏』字，應為古文《儀禮》。

冪用綌若錫。（《燕禮》）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子虛賦》：『被阿錫。』（《文選・子虛賦》作『被阿緆』。）

按《燕禮》此句鄭注云：『今文錫為緆。』鄭玄以作『緆』字為今文，作『錫』字為古文。據此知《子虛賦》所據《儀禮》作『錫』字，應為古文《儀禮》。（《文選》作『緆』，後人據今文所改。）

朝以瑞玉。（《覲禮》）

《公羊傳》定八年何休注：『《禮》，珪以朝。』

按《覲禮》鄭注云：『今文玉為圭。』疑『玉』及『圭』皆今文，古文當作『珪』。許愼及顧野王均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一頁。知《公羊傳》何注所引作『珪』字，應為古文《儀禮》。

拜稽顙成踊出。（《士喪禮》）

《公羊傳》宣十八年：『哭君成踊。』

《公羊傳》宣十八年何休注：『《禮》，服斬衰，故成踊。』

按《士喪禮》此句鄭注云：『今文無成。』鄭玄以作『成踊』為古文，無『成』字為今文。據此知《公羊傳》及何休注所引均作『成踊』，應為古文《儀禮》。

取糗與腶脩。（《有司徹》）

《公羊傳》莊二十四年：『腶脩云乎。』

按《有司徹》此句鄭注云：『今文腶為斷。』鄭玄以作『斷』字為今文，作『腶』字為古文。據此知《公羊傳》所據《儀禮》作『腶』字，應為古文《儀禮》。何休注，『腶脩，取其斷斷自修正。』《穀梁》范注同，皆因今文作『斷』字為訓釋。

十四　大小戴《禮記》所據經文係今文本考

大小戴《禮記》中引據《儀禮》，文字上今文居多。可知戴德、戴聖的《儀禮》已經用今文本《儀禮》了。（二戴據古文《儀禮》的也有，比較上不及據今文《儀禮》的多。）現在舉例於後：

周弁，殷冔，夏收。（《士冠禮》）

《王制》：『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

按鄭玄以作『弁』字為古文，作『絻』即或體『冕』字為今文。詳前二〇九頁。知《王制》所據《儀禮》作『冕』即『絻』字，應為今文《儀禮》。

闌西閾外。（《士冠禮》）

《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疏》：『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

《曲禮》：『由闑右，不踐閾。』

按《士冠禮》此句鄭注云：『古文闑為槷。』鄭玄以作『槷』字為古文，作『闑』字為今文。據此知《玉藻》、《曲禮》所據《儀禮》作『闑』字，應為今

文《儀禮》。《穀梁傳》昭八年：「以葛覆質為槧。」《釋文》：「槧門限也。」（《穀梁傳》作「槧」，同古文《儀禮》。）

闌西閾外。（《士冠禮》）

《玉藻》「不履閾。」

《曲禮》：「由闑右，不踐閾。」

按《士冠禮》此句鄭注云：「古文閾為蹊。」鄭玄以作「蹊」字為古文，作「閾」字為今文。據此知《玉藻》、《曲禮》所據《儀禮》作「閾」字，應為今文《儀禮》。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以「蹊」為「城」。《文選·西京賦》「右平左城」，薛綜注「城限也」。作「城」同古文《儀禮》。

側尊一甒醴。（《士冠禮》）

《禮器》：「君尊瓦甒。」

《喪大記》：「士容甒。」

按《士冠禮》此句鄭注云：「古文甒作廡。」鄭玄以作「廡」字為古文，作「甒」字為今文。據此知《禮器》，《喪大記》所據《儀禮》作「甒」字，應為今文《儀禮》。

待于西坫南。（《士冠禮》）

《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內則》：「士於坫一。」

按《士冠禮》此句鄭注云：「古文坫為檐。」鄭玄以作「檐」字為古文，作「坫」字為今文。據此知《明堂位》、《內則》所據《儀禮》作「坫」字，應為今文《儀禮》。

嬴醢。（《士冠禮》）

《內則》：「蝸醢。」

按鄭玄以作「蝸」字為今文，作「嬴」字為古文。詳前一八九頁。知《內則》所據《儀禮》作「蝸」字，應為今文《儀禮》。

膳葷。（《士相見禮》）

《玉藻》：「膳於君，有葷。」

按《士相見禮》此句鄭注云：「古文葷作薰。」鄭玄以作「薰」字為古文，作「葷」字為今文。據此知《玉藻》所據《儀禮》作「葷」字，應為今文《儀禮》。

介降席……遵者降席。（《鄉飲酒禮》）

《鄉飲酒義》：『介僕象陰陽也。』鄭注：『古文《禮》僕皆作遵。』

《少儀》：『介爵酢爵僕爵皆居右。』鄭注：『古文《禮》僕作遵。』

按《鄉飲酒禮》此句鄭注云：『今文遵為僕。』鄭玄以作『僕』字為今文，作『遵』字為古文。據此知《鄉飲酒義》、《少儀》所據《儀禮》作『僕』字，應為今文《儀禮》。

管人汲。（《士喪禮》）

《喪大記》：『管人汲。』

按《聘禮》『管人』，鄭注云：『古文管作官。』鄭玄以作『官』字為古文，作『管』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喪大記》所據《儀禮》作『管』字，應為今文《儀禮》。《穆天子傳》卷一『官人』凡數見，同古文《儀禮》。

日如其饔餼之數。（《聘禮》）

《朝事》：『君親致饔既。』

按《聘禮》此句鄭注云：『古文既為餼。』鄭玄以作『餼』字為古文，作『既』

字為今文。據此知《朝事》所據《儀禮》作『既』字，應為今文《儀禮》。

《朝事》云，『私覿致饔餼。』後人依《周禮·司儀》所改。

東鄉。（《士喪禮》）

《玉藻》：『惟君面尊。』鄭注：『面猶鄉也。』

按《士喪禮》此句鄭注云：『今文鄉為面。』鄭玄以作『面』字為今文，作『鄉』字為古文。據此知《玉藻》所據《儀禮》作『面』字，應為今文《儀禮》。

褖衣。（《士喪禮》）

《玉藻》：『士褖衣。』

按《士喪禮》此句鄭注云：『古文褖為緣。』鄭玄以作『緣』字為古文。作『褖』字為今文。據此知《玉藻》所據《儀禮》作『褖』字，應為今文《儀禮》。《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有『緣衣。』命婦之服，有『褖衣』，同古文《儀禮》。

男女奉尸俟于堂。（《士喪禮》）

《喪大記》：『男女奉尸夷于堂。』

按《士喪禮》此句鄭注云：『今文俟作夷。』鄭玄以作『夷』字為今文，作『俟』字為古文。據此知《喪大記》所據《儀禮》作『夷』字，應為今文《儀禮》。

成踊出。（《士喪禮》）

《喪大記》：『凡馮尸，興必踊。』

按《士喪禮》此句鄭注云：『凡馮尸，興必踊，今文無成。』鄭玄以無『成』字為今文，有『成』字為古文。據此知《喪大記》所據《儀禮》無『成』字，應為今文《儀禮》。

兩敦兩杅槃匜。（《既夕禮》）

《內則》：『敦牟巵匜。』

按《既夕禮》此句鄭注云：『今文杅為桮。』鄭玄以作『桮』字為今文，作『杅』字為古文。據此知《內則》所據《儀禮》作『牟』即『桮』字省，應為今文《儀禮》。

執功布以御柩。（《既夕禮》）

《喪大記》：「御棺用功布。」

按《既夕禮》此句鄭注云：「今文無以。」鄭玄以無「以」字為今文，有「以」字為古文。據此知《喪大記》所據《儀禮》無「以」字，應為今文《儀禮》。

乃窆。（《既夕禮》）

《王制》：「庶人縣封。」鄭注：「縣封，當為縣窆。」

《檀弓上》：「縣棺而封。」鄭注：「封當為窆。」

《檀弓下》：「殷既封而弔。」

《曾子問》：「遂既封改服而往。」鄭注：「封亦當為窆。」

按《既夕禮》此句鄭注云：「今文窆為封。」鄭玄以作「封」字為今文，作「窆」字為古文。據此知《王制》、《檀弓》、《曾子問》所據《儀禮》作「封」字，應為今文《儀禮》。

赴曰：君之臣某死。（《既夕禮》）

《雜記上》：「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鄭注：「訃或皆作赴。」

按《既夕禮》此句鄭注云：「今文赴作訃。」鄭玄以作「訃」字為今文，作

「赴」字為古文。據此知《雜記》所據《儀禮》作「訃」字，應為今文《儀禮》。

白狗幦。（《既夕禮》）

《玉藻》：「君羔幦虎犆。」

《少儀》：「拖諸幦。」

按《既夕禮》此句鄭注云：「古文幦為冪。」鄭玄以作「冪」字為古文，作「幦」字為今文。據此知《玉藻》、《少儀》所據《儀禮》作「幦」字，應為今文《儀禮》。《既夕禮》「幦」字鄭注云：「覆答也。」《鄉飲酒禮》「尊絺冪」，賈至徹之。」鄭注：「冪覆巾也。」作「冪」字古文《儀禮》。

尸謖。（《士虞禮》）

《祭統》：「尸謖。」

按《士虞禮》此句鄭注云：「古文謖作休。」鄭玄以作「休」字為古文，作「謖」字為今文。據此知《祭統》所據《儀禮》作「謖」字，應為今文《儀禮》。

虞沐浴不櫛。（《士虞禮》）

《雜記下》：『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按《士虞禮》此句鄭注云：『今文曰沐浴。』蓋今文無『不櫛』，異於古文耳。據胡培翬《儀禮正義》引許宗彥說。據此知《雜記》所據《儀禮》作『沐浴』無『不櫛』，應為今文《儀禮》。

薦此常事。（《士虞禮》）

《曾子問》：『薦其常事。』

按《士虞禮》此句鄭注云：『古文常為祥。』鄭玄以作『祥』字為古文，作『常』字為今文。據此知《曾子問》所據《儀禮》作『常』字，應為今文《儀禮》。《士虞禮》下文，「又祥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作「祥」字為古文《儀禮》。

乃宿尸。（《特牲饋食禮》）鄭注云，「記作齋。」

《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云，「宿讀為肅。」

按《特牲饋食禮》此句鄭注云：『古文宿皆作羞。』鄭玄以作『羞』字為古文，作『宿』字為今文。據此知《祭統》所據《儀禮》作『宿』字，應為今文《儀禮》。胡承珙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苑有御羞。顏師古曰，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漢書》作『羞』字，亦古文。

朝以瑞玉。（《覲禮》）

《禮器》：「諸侯以圭為瑞。」

按《覲禮》鄭注云：「今文玉為圭。」疑「玉」及「圭」字皆今文，古文別作「珪」字。許慎及顧野王均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一頁。知《禮器》所據《儀禮》作「圭」字，應為今文《儀禮》。

十五　論漢代《論語》係用今文本

西漢時候《論語》和《孝經》都有今文本。《孝經》今文本出於誰手，無從稽考。《經典釋文敘錄》說：

《孝經》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為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謂今文。

似乎來源出於顏芝。然而《史記》、《漢書》都不說起顏芝、顏貞傳過今文《孝經》。《釋文》這話恐後起之說，未足信據。《漢書・藝文志》說：

《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

長孫氏等家經文與古文為異，可知已經屬於今文本。然而傳授者「各自名家」，獨立門户，並無彼此之間的關係可尋，我們看不出頂早淵源開始於誰。

今文本《論語》出於孔安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

《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孔氏指孔安國，《論言弟子籍》即《論語》。可見孔安國的本子原屬古文，司馬遷時候所有的《論語》來源皆出於孔安國的古文。但司馬遷時候流行傳誦，已經是今文本，並非古文本。詳本書第十六節。並且孔安國和司馬遷同時人。這樣推證，把古文《論語》讀成為今文應當就出於孔安國本人了。不過王充又認為宣帝時纔有今文《論語》。《論衡·正說篇》說：

《論語》……宣帝時……後更隸寫以傳誦。

隸書是漢代今文。所謂「隸寫」，就指把古文《論語》改寫成為今文隸書。那麼《論衡》確也認為《論語》有今文本，不過時間指定在宣帝後。王充這一說恐怕時間遲了一點。因為《史記》所引早已經屬於今文《論語》，今文本產生必定還在宣帝以前。我們應該根據《史記》，認為出於孔安國為宜。《論衡》所稱「宣帝」，或者是「武帝」之誤。

十六　漢代書中引今文本《論語》考

臧琳《經義雜記》說：「漢《石經》殘碑，此張侯《魯論》也。《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及許氏《說文》，皆《古論》也。」（《經解》本卷一百九十五，《論語古文今文》條。）臧說非是。漢《石經》固然用今文《魯論》；至於《史記》所引實在是其時的今文《魯論》，並非《古論》。（《說文》所引也大多今文《論語》，臧說亦非是，詳本書第三十三節。）現在把漢代書中引《論語》可以證明是今文的列於後：

未若貧而樂。（《學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如貧而樂道。」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泰伯》）

《說苑・政理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呂覽・慎大》作「若臨若履」，為古文。）

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

《公羊傳》襄公七年何休注：「不如諸夏之亡。」（《論衡・問孔》作「不若」為古文。）

按鄭玄以作「如」字為今文，作「若」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九頁。知《仲尼弟子列傳》及《說苑》、《公羊傳》所引作「如」字，應為今文《論語》。

郁郁乎文哉。（《八佾》）

《史記・孔子世家》：「郁郁乎文哉。」

按《汗簡》卷三有部謂《古論語》「郁」字作「㲋」。郭忠恕以作「㲋」字為古文，作「郁」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孔子世家》所引作「郁」字，應為今文《論語》。（「㲋」字僅見於《汗簡》所引《古論語》。）

子使漆雕開仕。（《公冶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

朽木不可雕也。（《公冶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朽木不可雕也。」

按《一切經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音義》云：「古文彫、琱二形，今作雕同。」釋玄應以作「彫」或「琱」字為古文，作「雕」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仲

尼弟子列傳》所引作「雕」字，應為今文《論語》。《釋文·論語》作「漆彫開。」《古今人表》、《論衡·問孔篇》亦作「彫」字。

加我數年。（《述而》）

《史記·孔子世家》：「假我數年。」

《風俗通義·窮通篇》：「孔子曰：假我數年。」

按鄭玄以作「暇」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孔子世家》及《風俗通義》所引作「假」與「暇」字通，應為今文《論語》。古文「格」省為「各」，與《論語》「加」形近。

惟我與爾。（《述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唯我與爾。」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

《漢書·董仲舒傳·對策》：「《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

按漢《石經》以作「唯」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七十四頁。知《仲尼弟子列傳》等所引作「唯」字，應為今文《論語》。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子罕》）

《史記・孔子世家》：「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

按鄭玄以作「子」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孔子世家》所引作「于」字，應為今文《論語》。

便便言，唯謹爾。（《鄉黨》）

《史記・孔子世家》：「辯辯言，唯謹爾。」

按司馬貞以作「平」及「便」字為古文，作「辯」字為今文。詳前一四九頁。知《孔子世家》所引作「辯」字，應為今文《論語》。

詠而歸。（《先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詠而歸。」（《後漢書・仲長統傳》亦作「詠歸」。）

齊人歸女樂。（《微子》）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齊來歸女樂。」（《經典釋文》云：「歸鄭作饋。」）

按《先進篇》及《陽貨篇》之《經典釋文》引鄭注云：「《魯》讀饋為歸，今從古。」鄭玄以作「饋」字為古文，作「歸」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仲尼弟子列傳》、《十二諸侯年表》等所引作「歸」字，應為今文《論語》。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按鄭玄以作「率」字為今文，作「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九頁。知《平津侯主父列傳》所引作「率」字，應為今文《論語》。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

《史記・孔子世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漢書・刑法志》及《薛宣傳》同。）

按《地理志》秦地：「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晉灼以作「厝」字為古文，作「錯」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孔子世家》等所引作「錯」字，應為今文《論語》。（《後漢書・梁統傳》引：「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手足。」梁統作「厝」，此古文《論語》。）

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路》）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按許慎以作『迩』字為古文，作『邇』字為今文。詳前六十六頁。知《孔子世家》所引作『邇』字，應為今文《論語》。（今本『近』殆『迩』字譌。）

孟公綽。（《憲問》）《經典釋文》云：『綽本又作𦈡。』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孟公綽。』

按《汗簡》卷五素部謂《古論語》『綽』作『𦈡』。郭忠恕以作『𦈡』字為古文，作『綽』字為今文。據此知《仲尼弟子列傳》所引作『綽』字，應為今文《論語》。

乘殷之輅。（《衛靈公》）

《史記・殷本紀贊》：『孔子曰：殷路車為善。』

按許慎以作『𨎡』字為古文，作『𨍏』字為今文。詳前一六二頁。知《殷本紀》所引作『路』，即『𨍏』字省，應為今文《論語》。（今本『輅』，即『𨎡』省。）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陽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按漢《石經》以作『通』字為今文，作『達』字為古文。詳前七十六頁。知《仲

尼弟子列傳》所引作「通」字，應為今文《論語》。《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作「達」字，為古文《論語》。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微子》）

《史記·孔子世家》：「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微子篇》此句作「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孔子世家》所引有「也」字，應為今文《論語》。其中一「也」《史記》引改作「兮」。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微子》）

《史記·孔子世家》：「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

按《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論語·微子篇》此句無「行」字。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孔子世家》所引《論語》無「行」字，應為今文《論語》。

按《史記》引《論語》別為古文的有寥寥幾條，茲略。

子貢。（《學而》）

《史記・貨殖列傳》：「子贛既學於仲尼。」《仲尼弟子列傳》作「貢」，後人依流傳本所改。

子禽問於子貢。（《學而》）

《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

《禮記・祭義》：「子贛問曰。」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漢書・眭弘夏侯勝等傳贊》：「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漢書・張禹傳》：「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先進》）

《漢書・貨殖傳》：「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

按漢《石經》以作「贛」字為今文，作「貢」字為古文。詳前七十頁。知《史記》及《禮記》、《漢書》所引作「贛」字，應為今文《論語》。別書作「貢」，依傳本《論語》所改。

導千乘之國。（《學而》）皇侃本、日本正平本均作「導」。

《漢書・食貨志》卷上：「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為政》）皇侃本、日本正平本均作「導」。

《漢書・貨殖傳》：「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按漢《石經》以作「道」字為今文，作「導」字為古文。詳前九十七頁。知《食貨志》、《貨殖傳》所引作「道」字，應為今文《論語》。《酷吏傳序》、《董仲舒傳》引作「導」，後世流傳所改。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

《禮記・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按《論語・為政》此句，《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為政》無「乎」字。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坊記》所引無「乎」字，應為今文《論語》。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為政》）

《論衡・實知篇》：「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為政篇》此句「于」作「乎」。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實知篇》所引作「乎」字，應為今文《論語》。無違。（《為政》）

《論衡・問孔篇》：「毋違」。

必也使無訟乎。（《顏淵》）

《漢書・賈誼傳》：「必也使毋訟乎。」

無求備於一人。（《微子》）

《漢書・宣元六王・楚孝王囂傳》：「毋求備於一人。」

按鄭玄以作「毋」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七十二頁。知《問孔篇》、《賈誼傳》及《楚孝王囂傳》所引作「毋」字，應為今文《論語》。

季氏旅於泰山。（《八佾》）

《漢書・敘傳》卷下述《郊祀志》：「大夫臚岱。」注引鄭氏：「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

按魏《石經》以作「盧」字為今文，作「旅」字為古文。詳前一六六頁。知《敘傳》所引作「臚」，省即「盧」字，應為今文《論語》。《郊祀志》卷上：「旅於泰山。」後人依傳本《論語》所改。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

《論衡・問孔篇》：「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論衡・刺孟篇》：「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鹽鐵論・褒賢篇》：「不以道得之，不居也。」

《後漢書・陳蕃傳》：「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呂氏春秋・有度篇》高誘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

按鄭玄以作「居」字為今文，作「處」字為古文。詳前七十五頁。知《論衡》、《鹽鐵論》、《後漢書》及高誘注所引作「居」字，應為今文《論語》。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里仁》）

《春秋繁露・玉英篇》：「苟志於仁，無惡。」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里仁篇》此句亦無「也」字。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據此知《玉英篇》所引無「也」字，應為今文《論語》。

君子懷刑。（《里仁》）

《論衡・四諱篇》：「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

按《尚書・無逸》云：「變亂先王之正刑。」《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無逸》「刑」作「荆」。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荆」字為今文，

作『刑』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四諱篇》以為作『刑』字，所見《論語》，應為今文《論語》。

於予與何誅。（《公冶長》）

《論衡・問孔篇》：『於予予何誅。』

於予與改是。（《公冶長》）

《論衡・問孔篇》：『於予予改是。』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

《漢書・谷永傳》：『《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按鄭玄及漢《石經》均以作『予』字為今文，作『與』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五頁。知《問孔篇》及《谷永傳》所引作『予』字，應為今文《論語》。

雖在縲紲之中。（《公冶長》）

《論衡・問孔篇》：『雖在縲絏之中。』通津草堂本作『紲』，別本作『絏』字。

《論衡・定賢篇》：『公冶以非罪在縲絏。』

按《儀禮・士相見禮》鄭注云：『古文曳作泄。』鄭玄以作『泄』字為古文，

作『曳』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問孔篇》、《定賢篇》所引作『紲』字，從曳，應為今文《論語》。今本『紲』與『泄』同從世。

猶吾大夫崔子也。（《公冶長》）

《論衡・別通篇》：『猶吾大夫高子也。』

按《公冶長》此句《經典釋文》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鄭玄以作『高』字為今文，作『崔』字為古文。據此知《別通篇》所引作『高』字，應為今文《論語》。

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

《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不如也。』

《後漢書・橋玄傳》曹操致祭橋玄引：『猶仲尼稱不如顏淵。』

公山弗擾以弗畔。（《陽貨》）

《史記・孔子世家》：『公山不狃率費人襲魯。』

《漢書・古今人表》下中：『公山不狃。』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問孔篇》、

《橋玄傳》及《史記》、《漢書》所引作「不」字，應為今文《論語》。

多見而識之。（《述而》）

《白虎通・禮樂篇》：「孔子有言……多見而志之。」

《漢書・溝洫志贊》：「多聞而志之。」

賢者識其大者。（《子張》）

《漢書・劉歆傳》：「賢者志其大者。」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按漢《石經》以知作「志」字為今文，作「識」字為古文。詳前一九四頁。知《白虎通》及《漢書》、《後漢書》所引作「志」字，應為今文《論語》。

沽之哉。（《子罕》）

《白虎通・商賈篇》：「《論語》曰：賈之哉。」（《古文尚書撰異・酒誥》「賈用」下云：「今本《白虎通》依今本《論語》，改賈為沽。」茲從段玉裁校正。）

按《子罕篇》：「求善賈而沽諸。」《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論語》「沽」作「賈」，下「沽之哉」同。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據此

知《商賈篇》所引作「賈」字，應為今文《論語》。

譬如為山。（《子罕》）

《漢書・禮樂志》：「孔子曰：辟如為山。」

按《子張篇》：「譬之宮牆，」《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譬」作「辟」。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辟」字為今文，作「譬」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禮樂志》所引作「辟」字，應為今文《論語》。

車中不內顧。（《鄉黨》）

《文選》張衡《東京賦》：「車中內顧。」今本作「車中不內顧。」胡克家《文選考異》謂「不字不當有，薛注無不字，可證也。」盧文弨《釋文音義考證》說同。

按《鄉黨篇》之《經典釋文》引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鄭玄以作「車中內顧」為《魯論》今文，作「車中不內顧」為古文。據此知《東京賦》所引作「車中內顧」，應為今文《論語》。

仍舊貫。（《先進》）

揚雄《將作大匠箴》：「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

按鄭玄以作「仁」字為今文，作「仍」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一頁。知《將作大匠箴》所據《論語》作「仁」字，應為今文《論語》。

億則屢中。（《先進》）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億則屢中。」

按《玉篇》卷八心部云：「憶今作億。」顧野王以作「億」字為今文，作「憶」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所引作「億」字，應為今文《論語》。（《貨殖傳》：「意則屢中。」作「意」即「憶」字同，為古文。）

片言可以折獄。（《顏淵》）

《大戴禮記・保傅篇》：「不中於制獄。」

按《顏淵篇》之《經典釋文》引鄭注云：「《魯》讀折為制，今從古。」鄭玄以作「制」字為《魯論》今文，作「折」字為古文。據此知《保傅篇》所據《論語》作「制」字，應為今文《論語》。

攝齊升堂。（《鄉黨》）

《漢書・朱雲傳》：「攝齋登堂。」

按鄭玄以作「登」字為今文，作「升」字為古文。詳前一五五頁。知《朱雲傳》所引作「登」字，應為今文《論語》。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鹽鐵論・雜論篇》：「斗筲之人……何足筭哉。」

按《一切經音義》卷三《放光般若經音義》云：「筭古文祘同。」釋玄應以作「祘」字為古文，作「筭」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鹽鐵論》所引作「筭」字，應為今文《論語》。（今本作「筭」，原應作「祘」字。）

齊桓公正而不譎。（《憲問》）

《漢書・鄒陽傳》：「齊桓公法而不譎。」

按《說文》鳳部灋字下云：「法今文、㲋古文。」許慎以作「法」字為今文，作「㲋」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鄒陽傳》所引作「法」字，應為今文《論語》。（今本作「正」，即古文「㲋」字。）

仲叔圉治賓客。（《憲問》）

《漢書・古今人表》下上：「衛……中叔。」

仲突、仲忽。（《微子》）

《漢書・古今人表》中上：「中突、中習。」

按郭忠恕以作「仲」字為古文，作「中」字為今文。詳前一〇九頁。知《古今人表》所據《論語》作「中」字，應為今文《論語》。

恭己正南面而已。（《衛靈公》）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敘》：「虞夏……饗共己之治。」

按漢《石經》以作「共」字為今文，作「恭」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二頁。知《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敘》所據《論語》作「共」字，應為今文《論語》。

好行小慧。（《衛靈公》）

《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傳》：「清狂不惠。」

按《衛靈公篇》之《經典釋文》引鄭注云：「《魯》讀慧為惠，今從古。」鄭玄以作「惠」字為《魯論》今文，作「慧」字為古文。據此知《昌邑王傳》所據《論語》作「惠」字，應為今文《論語》。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衛靈公》）

《漢書・律歷志》卷上：「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

按漢《石經》以作「車」字為今文，作「輿」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七頁。知《律歷志》所引作「車」字，應為今文《論語》。（《論語・為政》，「大車無輗。」《新序・節士上篇》引「車」作「輿」，猶存古文《論語》遺文。）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季氏》）

《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

《鹽鐵論・孝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

按《季氏篇》之《經典釋文》引鄭注云：「《魯》讀躁為傲，今從古。」鄭玄以作「傲」字為今文，作「躁」字為古文。據此知《荀子》、《鹽鐵論》所引作「傲」字，應為今文《論語》。

其蔽也蕩。（《陽貨》）

《漢紀・高后紀》扁鵲引孔子語：「其弊也蕩。」

按釋玄應以作「斃」「敝」為古文，作「弊」字為今文。詳前九十六頁。知《漢紀》所引作「弊」字，應為今文《論語》。（今本「蔽」原當為古文「敝」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陽貨》）

《鹽鐵論・地廣篇》：『居下而訕上。』

《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陽貨篇》此句亦無『流』字。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據此知《地廣篇》、《朱雲傳》所引無『流』字，應為今文《論語》。

丘何為是栖栖者與。（《憲問》）

《文選》班固《答賓戲》：『棲棲遑遑，孔席不暖。』

《論衡・定賢篇》：『孔子棲棲，墨子遑遑。』

《後漢書・蘇竟傳》：『仲尼棲棲，墨子遑遑。』

按《汗簡》卷五西部謂『棲』字古文作 ，而又為『西』字之古文，从才殆从木之誤。郭忠恕以作『栖』字為古文，作『棲』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答賓戲》等所引作『棲』字，應為今文《論語》。（《後漢書・徐穉傳》云：『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徐穉晚在桓帝時，故已從馬融本古文《論語》。）

譬之宮牆。（《子張》）

《白虎通・社稷篇》：『《論語》曰：譬諸宮牆。』

按漢《石經》以作『諸』字為今文，作『之』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九頁。知《社稷篇》所引作『諸』字，應為今文《論語》。

舉逸民。（《堯曰》）

《漢書・梅福傳》：『佚民不舉。』《律歷志》卷上，『舉逸民，』後人依傳本《論語》所改。

按漢《石經》以作『佚』字為今文，作『逸』字為古文。詳前一五三頁。知《梅福傳》所引作『佚』字，應為今文《論語》。

以上各條證明西漢武帝到東漢馬融的時期間，各書所引是今文本《論語》。至於和這項通例相反，引古文有少數幾條。並錄於後：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為政》）

《白虎通・辟雍篇》：『《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辟雍篇》所引作『於』字，應為古文《論語》。

德不孤，必有鄰。（《里仁》）

《漢書・敘傳・幽通賦》：『亦从悳而助信。』

按《幽通賦》：『从悳』及『東从』，師古注均曰：『从古鄰字。』顏師古以作『从』字為古文，作『鄰』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敘傳》所據《論語》作从』字，應為古文《論語》。

按顏師古以作『悳』字為古文，作『德』字為今文。詳前一三六頁。知《敘傳》所據《論語》作『悳』字，應為古文《論語》。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長》）

《新序・雜事二》：『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子罕》）

《新序・雜事五》：『安知來者之不如今。』

則將焉用彼相矣。（《季氏》）

《漢書・王嘉傳》：『則將安用彼相矣。』

按郭忠恕以作『安』字為古文，作『焉』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五頁。知《新序》、

《漢書》所引作『安』字，應為古文《論語》。（《左傳》：『將焉用之，』劉向引『焉』作『安』，為古文，詳本書第四節。《新序》引《論語》作『安』字，殆亦涉《左傳》古文『安』而淆。）

漆雕開。（《公冶長》）

《漢書・古今人表》上下：『漆彫啟。』

朽木不可雕也。（《公冶長》）

《論衡・問孔篇》：『朽木不可彫也。』

《漢書・董仲舒傳・對策》：『腐朽之木，不可彫也。』

按釋玄應以作『彫』或『琱』字為古文，作『雕』字為今文。詳前二二五頁。知《漢書》、《論衡》所引作『彫』字，應為古文《論語》。（《對策》在武帝時，尚及見安國《古論》，故引古文。）

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

《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不如也。』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別《問孔篇》所引作『汝』字，應為古文《論語》。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

《漢書・地理志》卷下：『太伯可謂至憙也已矣。』

按許慎以作『太』字為古文，作『泰』字為今文。詳前四十四頁。知《地理志》所引作『太』即『太』字，應為古文《論語》。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

《說苑・至公篇》：『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

《論衡・本性篇》：『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中論・夭壽篇》：『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按漢《石經》以作『唯』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七十四頁。知《說苑》、《論衡》、《中論》所引作『惟』字，應為古文《論語》。（徐幹晚在獻帝世，已有馬融古文《論語》。）

天喪予。（《先進》）

《漢書・董仲舒傳贊》：『天喪余。』

按《禮記・曲禮》下：『余一人。』鄭注云：『余子古今字。』鄭玄以作『余』字為古文，作『予』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董仲舒傳贊》所引作『余』字，應為古文《論語》。

侮聖人之言。（《季氏》）

《漢書・外戚傳》卷下《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

按《說文》侮字下云：『侮古文從母。』《漢書》注同。許慎、顏師古均以作『侮』字為古文，作『侮』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外戚中山衛姬傳》所引作『侮』字，應為古文《論語》。

微生畝謂孔子曰。（《憲問》）

《漢書・古今人表》下中：『尾生晦。』

按顏師古以作『晦』字為古文，作『畝』字為今文。詳前八〇頁。知《古今人表》所引作『晦』字，應為古文《論語》。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

《漢書・地理志》卷下：『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

按釋玄應、釋行均皆以作「誼」字為古文，作「義」字為今文。詳前八十一頁。知《地理志》所引作「誼」字，應為古文《論語》。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微子》）

《新序・雜事三》：「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絀。」

按郭忠恕以作「絀」字為古文，作「黜」字為今文。詳前五十六頁。知《雜事三》所引作「絀」字，應為古文《論語》。

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張》）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小說家：「是以君子弗為也。」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藝文志》所引作「弗」字，應為古文《論語》。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子路》）

《論衡・定賢篇》：「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

不如諸夏之亡。（《八佾》）

《論衡・問孔篇》：「不若諸夏之亡。」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子張》）

《論衡·語增篇》：『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

《論衡·齊世篇》：『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

按鄭玄以作「如」字為今文，作『若』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九頁。知《論衡》所引作『若』字，應為古文《論語》。

十七　論劉向校經用中古文係屬傳說

《漢書・藝文志》說：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漢志》的話還須加以辨別。從前龔自珍的《說中古文》（見《定盦文集補編》卷一。）說：

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假使中秘有《尚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假使中秘有《尚書》，以武、宣之為君，諸大儒之為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

古文亦不亡。假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為定本，斠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生平不曾於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埽矣，異哉至於此，十也。假使中秘《書》並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

龔說信是。所謂中古文究竟當時有書，被搜集到中秘保藏，還是託於劉向，並無此事。我們從龔氏所提理由看來應該認為後一種看法為長。

試想：（一）如果真有中秘古文，那麼『天下遺文故事，莫不畢集太史公』，何以《史記》引的却是今文《尚書》，（詳本書第八節。）不引中古文《尚書》呢？其實孔安國把

《尚書》讀成為今文後，流傳的就不會再是古文本了。（二）中秘所藏如果真有古文《尚書》，並且還經過劉向校定，應該奉為定本。何以後來杜林的古文《尚書》，反而會受到衛宏、徐巡、劉歆、賈逵輩所推重呢？（三）《五行志》卷中之上說：「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可見劉向的《尚書·洪範五行傳》和夏侯《尚書》原屬一家之學。劉向尚且不標榜中秘古文，反而同夏侯的學說，就可以證實所謂中古文實際是渺茫得很。（四）《漢書·五行志》中劉向的《鴻範五行傳》所引據的《尚書》，文字上確也都是今文本，詳本書第二十三節。更加足以證明劉向沒有根據中秘古文。（五）《易經》如果有中秘所藏古文，如果劉向真的拿來校勘過，無論如何劉向《易經》一定就根據這個中古文。何以徵考《漢書·律歷志》、《藝文志》、《五行志》所引劉向的《易經》竟然也用今文本呢？詳本書第十一節。

由此可知《漢志》雖然有了這樣的記載，只能夠當做班固的筆底下，誤認劉向時候如此，並非事實。

十八　論《史記》所稱「古文」係司馬遷時古文經傳

《史記》里有幾處說起「古文」，王國維說：

凡先秦六國遺書，非當時寫本者，皆謂之古文。（《觀堂集林》卷七，《史記》所謂古文說。）

王國維的解釋混統地叫做「六國遺書」，因為《史記》所稱「古文」也有指六經以外的典籍。王氏又說「非當時寫本」，就是替「古文」二字下定義，意思指《史記》所說的幾種古文，有古文書寫的本子，並非屬於今文本。這見解原是公允正確。

〔《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

〔《十二諸侯年表》〕表見《春秋國語》……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按王國維說：「太史公作《十二諸侯年表》，實為《春秋國語》作目錄，故云『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是《春秋國語》皆古文也。」又說：「據《左氏傳》宮之奇所云『太伯、虞仲，大王之昭者』以為說，而謂之《春秋》古文，是太史公所見《春秋左氏傳》亦古文也。」王說信是。司馬遷時候的《左傳》、

《國語》確是古文本。詳本書第三節《史記》把《左傳》、《國語》稱做「古文」，符合當時實際情形。

〔《仲尼弟子列傳》〕《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按《論言弟子籍》應該指《論語》。司馬遷意思把古文本《論語》讀成為今文本，這項工作出於孔氏。孔氏應該指孔安國了。參看本書第十五節。

〔《封禪書》〕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

〔《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按這可見司馬遷時候的《詩》、《書》都有古文本。《詩經》一向用古文本子。詳本書第五節。史遷自然要講《詩》古文。把《尚書》古文讀成為今文是出於孔安國，詳本書第七節。史遷年代和孔安國並時，所以也可以說《尚書》是有古文。

〔《五帝本紀》〕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

按這條「古文」所指應該何屬，一，「不離古文」是《五帝德》、《帝繫姓》與古文本《國語》中紀事能互相發明，則古文仍應指《國語》。二，如同《史

記・索隱》所說：「古文即《帝德》、《繫姓》二書。」

〔《三代世表》〕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

按這「古文」指什麼？照文氣看是《諜記》所記「五德終始」和「古文」不同。「古文」又指《春秋國語》亦未可知。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

按這「古文」總稱，並不指定哪一種。史遷時候既然有幾種古文經傳存在，自然少年時候會得誦讀過。

〔《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

按這「古文」如果指書籍，就是被秦焚滅的《詩》、《書》屬於古文本，跟《封禪書》所稱「《詩》、《書》古文」語意恰同。如果把「撥去古文」當做統一文字講，也等於《秦始皇本紀》所謂「書同文」一樣。

上面各條可以知道《史記》講起古文本的書，屬於經的範圍有：《詩》、《書》。屬於傳記範圍有：《左傳》、《國語》、《論語》、《諜記》、《五帝德》、《帝繫

姓》等。這幾種古文本典籍的存在，和本書前面論述西漢各種經傳今文本、古文本分別的情形相符合。司馬遷時候的確只有這幾種古文本的經傳而已。

十九　論西漢末以至東漢時各種經傳古文本逐漸產生

據上所論，知道西漢時候的經傳有幾種已經有隸書的今文本產生。這是因為文字演變，由古籀而篆隸。古代的經傳都用古文的字體書寫，到漢代文字隔閡，對於這些經傳，抄寫誦讀，均感不便。所以西漢時候就有的還用部份古字的古文本，有的就產生隸書的今文本了。

正因為西漢時候有幾種經傳有今文本，於是西漢末以至東漢時期古文家興起後，就想法把今文本的經傳再做一步工夫盡量恢復古代的古文本。許慎《說文解字敘》說：

>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

舊註未能明白。現在我們從漢代經傳今古文沿革變遷來考察，這段話有下列幾點可以

注意：

（一）《說文敘》說：「頗改定古文。」又說：「何得改易。」知道新莽時曾經使甄豐等做過「改定古文」的工作。

（二）《說文敘》說：「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知道當時有人反對這種「改定古文」。

（三）《說文敘》說：「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當時反對「改定古文」者所持理由如此。他們說自秦以來相傳沿用隸書已經長久了，隸書文字是「何得改易」的。因此我們可知當時「改定古文」就是把隸書文字改成為古文。漢代行用隸書，隸書便是漢代的今文。那末所謂「改定古文」實際應該是把經傳中的今文改成為古文罷了。

（四）《說文敘》說：改定古文是為了「校文書之部」纔發生的舉動。當時「改定古文」必定就是在校書時候一個字一個字去改。由此可知漢代古文家創通古文，不光在文字本身範圍內有貢獻，目的在於應用了這些古文去校改書籍經傳。

綜上四點，我們可知新莽時「改定古文」的實際情況，就是把西漢隸書今文本經

傳校改成功做古文本。

新莽時代「改定古文」的工作剛剛開始，一時未必能够把經傳都改成功。然而這種計劃安排却是顯然的，就要把隸書本的《尚書》、《易經》、《論語》、《孝經》等盡量改定成為字體上古文本。於是東漢時期，凡新莽時代「改定古文」所未完竣的工作，勢必繼續做下去。所以新莽後，過一百年光景，東漢安帝永初四年，（新莽始建國元年為公元九年，安帝永初四年為公元一一零年。）發生了「博選諸儒及五經博士於東觀」，大規模地「是正五經文字」。關於東觀校書，《後漢書》有下列幾則：

《安帝紀》：「永初四年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鄧后紀》：「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

《蔡倫傳》：「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劉珍傳》：『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駿、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馬融傳》：『永初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

這次參與校書參與者共五十餘人，像馬融、劉珍、劉駒駿輩都是著名的學者。沒有一個不是古文家。東觀校書『是正文字』的成就，除了把經傳今文本校定成為古文本之外，沒有其他成就再能够考見。這是可以注意：

（一）馬融『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馬融實際是把今文本的《易經》和《論語》校定成為古文本。詳本書第二十九節及第三十二節。

（二）許冲《上說文解字表》說許慎曾參與東觀校書。許慎實際也是把《孝經》的今文本校定成為古文本。詳本書第二十七節。《上說文解字表》說許慎『學古文《孝經》』，正也指出地點『慎前詔書校書東觀』。可見許慎在東觀時就曾做校定古文《孝經》的工作。

（三）古文《尚書》出於杜鄴與杜林，詳本書第二十節。成書年代較早。大約新莽時『改定古文』，杜鄴、杜林的《尚書》業已完成了，所以到東觀校書就別無校改

《尚書》的事跡可考見。

（四）古文《儀禮》的校定發起於極遲的盧植。詳本書第三十五節。盧植計議校定，上書中所稱「願得將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可見盧植想要校定古文《儀禮》，雖已晚至靈帝熹平四年以後，上距安帝永初相隔六七十年，然而地點指出竟也同在東觀。

據此，我們可以明瞭安帝時東觀校書和以前新莽時「改定古文」，二者關係密切，前後一貫相承。名目上僅「是正文字」，實際都是把經傳的今文本就力所能及校定成為古文本。

所以東漢時代古文經傳逐漸產生開始於前此新莽時，後來一種一種完成，却在安帝永初四年以後東觀校書中所實現的。康有為《偽經考》說：「劉歆偽撰古經，由於總校書之任，故得托名中書，恣意竄亂。東漢主張古學，若賈逵、班固、馬融、張衡、許慎之倫，皆校書東觀者。」（《漢書藝文志辨偽》）康氏以為東觀校書即造偽經，這種設想本極離奇。其實「校」字上，明顯的是「校其文字」，如果從此着想，便不會歸結到「偽撰古經」的觀念上去了。

二十　論東漢古文本《尚書》出於杜林

《後漢書・杜林傳》說：

> 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這是古文家衛宏、徐巡傳授的古文《尚書》出於杜林。《後漢書・衛宏傳》說：

> 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

這也說衛宏的古文《尚書》出於杜林。後來賈逵、馬融、鄭玄輩的《尚書》也都是祖述杜林。所以《後漢書・楊倫傳》說：

>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

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據此可知東漢古文家們的古文《尚書》，來源同樣出於杜林，確無疑問。西漢《尚書》有武帝時孔安國的今文本，現在杜林《尚書》文字是「漆書古文」。它的由來，應當就是把以前今文本的文字校定成為古文本而產生的。

古文家進行「改定古文」，最早成功便是《尚書》。《漢書·劉歆傳》記載劉歆欲求建立古文《尚書》於學官，時在哀帝世，則古文本《尚書》早已成於西漢末年。實際上應當不止杜林，而是杜林之父杜鄴。杜鄴在哀帝時為涼州刺史。杜林談古學已在稍遲王莽敗后，光武之世。劉歆所稱約當杜鄴。杜林所謂「前於西州得漆書」句中「前」便指父杜鄴時，「西州」就是「涼州」了。

《杜林傳》說：「於是古文遂行。」《衛宏傳》說：「由是古學大興。」可見推源古學興起，由於杜林影响實在不小。因此人們便不提杜鄴，只講杜林。

杜林以前流行傳誦有今文本，所以《史記》引《尚書》是今文《尚書》。詳本書第八節。杜林時候是古文本《尚書》重新恢復出現，所以《白虎通》、《論衡》、《漢書》、《說文》所引《尚書》都是古文《尚書》了。

二十一　《白虎通》引古文本《尚書》考

《白虎通》是東漢章帝建初四年會集諸儒於白虎觀論議五經異同時，與議諸儒共同撰述，再由班固總其成而最後寫定。這時在杜林以後。所以《白虎通》引《尚書》大部份是古文《尚書》：

平章百姓。（《堯典》）

《白虎通・姓名篇》：「《書》曰：平章百姓。」

按司馬貞以作「平」字為古文，作「辯」字為今文。詳前一四九頁。知《姓名篇》所引作「平」字，應為古文《尚書》。《尚書大傳》引今文《尚書》即作「辯章百姓」。

協時月正日。（《堯典》）

《白虎通・巡狩篇》：「《尚書》曰：叶時月正日。」

按許慎、釋行均皆以作「叶」字為古文，作「協」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三頁。知《巡狩篇》所引作「叶」字，應為古文《尚書》。

帝堯曰放勳。（《堯典》）

《白虎通・爵篇》：「《中侯》曰：天子臣放勳。」

按《許慎、顧野王均以作「勛」字為古文，作「勳」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三頁。知《爵篇》所引作「勛」字，應為古文《尚書》。

帝曰：咨四岳。（《堯典》）

《白虎通・號篇》：「故《尚書》曰：帝曰：諮四岳。」

至于南岳。（《堯典》）

《白虎通・巡狩篇》：「至于南嶽（岳）。」盧文弨校勘補遺云：「嶽字從何本，餘並作岳。」

按許慎以作「岳」字為古文，作「嶽」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七頁。知《白虎通》所引作「岳」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五帝本紀》引今文《尚書》，作「嗟四嶽」。

方施象刑。（《皐陶謨》）

《白虎通・聖人篇》：「旁施象刑。」

按鄭玄以作「方」字為今文，作「旁」字為古文。詳前一五八頁。知《聖人篇》所引作「旁」字，應為古文《尚書》。

戛擊鳴球。（《皐陶謨》）

《白虎通・禮樂篇》：「《書》曰：戛擊鳴球。」

按《漢書・揚雄傳》卷下《長楊賦》引作「拮隔鳴球。」注引韋昭曰：「古文隔為擊。」韋昭以作「擊」字為古文，作「隔」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禮樂篇》所引作「擊」字，應為古文《尚書》。揚雄引作「隔」，據今文《尚書》。

以詠祖考來格。（《皐陶謨》）

《白虎通・禮樂篇》：「以詠祖考來格。」

按鄭玄以作「嘏」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禮樂篇》所引作「格」字，應為古文《尚書》。《尚書大傳》引作「祖考來假」。「假」與「嘏」通。

下管鼗鼓。（《皐陶謨》）

《白虎通・禮樂篇》：「《書》曰：下管鞉鼓。」

按《漢書・揚雄傳》卷下《長楊賦》：「鳴鞉磬之和。」師古曰：「鞉古鼗字。」顏師古以作「鞉」字為古文，作「鼗」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禮樂篇》所引作「鞉」字，應為古文《尚書》。

惟帝其難之。（《皐陶謨》）

《白虎通・封公侯篇》：『《尚書》曰：惟帝其難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甘誓》）

《白虎通・三軍篇》：『《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

甲戌我惟征徐戎。（《費誓》）

《白虎通・誅伐篇》：『《尚書》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按漢《石經》以作『維』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一一九頁。知《白虎通》所引作『惟』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夏本紀》引『維共行天之罰』作今文『維』字。）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甘誓》）

《白虎通・三軍篇》：『《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

按漢《石經》以作『共』字為今文，作『恭』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二頁。知《三軍篇》所引作『恭』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夏本紀》引今文《尚書》作『共』字。）

不惕予一人。（《盤庚》）

《白虎通・號篇》：『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盧校云：『疑即《盤庚》：不惕予一人。』）

按江聲《尚書集註音疏》云：「古文惕作愁，從心狄聲。狄與从近，心與也亦相似，故愁譌施。」《汗簡》卷四心部謂「惕」字之古文作㤅。郭忠恕以作「愁」字為古文，作「惕」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虢篇》所引作「施」，即「愁」字譌，應為古文《尚書》。

植璧秉珪。（《金縢》）

《白虎通・瑞贄篇》：「諸侯執所受珪與璧。」

按許慎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一頁。知《瑞贄篇》所據作「珪」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魯世家》，「戴璧秉圭」，作今文。）

無逸。（《無逸》）

《白虎通・爵篇》：「《書・亡逸篇》。」

按魏《石經》以作「亡」字為古文，作「無」字為今文。詳前八十五頁。知《爵篇》所引作「亡」字，應為古文《尚書》。

高宗……乃或亮陰三年不言。（《無逸》）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

《白虎通・四時篇》：『《尚書》又曰：諒陰三年。』

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七《俱舍論音義》引張揖《古今字詁》云：『諒今作亮同。』張揖以作『亮』字為今文，作『諒』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爵篇》等所引作『諒』字，應為古文《尚書》。

厥享國五十年。（《無逸》）

《白虎通・壽命篇》：『享國五十年。』

按漢《石經》以作『饗』字為今文，作『享』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壽命篇》所引作『享』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魯世家》引今文《尚書》，即作『饗國五十年』。）

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書序》）

《白虎通・考黜篇》：『圭瓚秬鬯……備而賜之。』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十頁。知《考黜篇》所引作『賜』字，應為古文《尚書》。

以上是《白虎通》所引的古文《尚書》。此外引今文《尚書》也有少數幾條。這是因為白虎觀與議諸儒中，桓郁、張酺、丁鴻等原來都篤守歐陽《尚書》。因此就有

歐陽一派的今文本混雜在裡面。現在也舉例如下：

歸格于藝祖。」（《堯典》）

《白虎通・巡狩篇》：「《尚書》曰：歸假于祖禰。」

《白虎通・三軍篇》：「《尚書》曰：歸假于藝祖。」

格于上天下地。（《泰誓》）

《白虎通・禮樂篇》：「《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按鄭玄以作「嘏」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白虎通》所引作「假」即「嘏」字，應為今文《尚書》。（《禮運》：「修其祝嘏。」《經典釋文》云：「本或作假。」足證「假」「嘏」易淆。）

惟明。（《堯典》）

《白虎通・聖人篇》：「維明。」

按漢《石經》以作「維」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一一九頁。知《聖人篇》所引作「維」字，應為今文《尚書》。

汝則有大疑。（《洪範》）

《白虎通・耆龜篇》：「女則有大疑……女則有疑。」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知《耆龜篇》所引作「女」字，應為今文《尚書》。

王有疾弗豫。（《金縢》）

《白虎通》佚文：「天子病曰不豫。」（盧校據《曲禮》下疏引。）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白虎通》佚文所據《尚書》作「不」字，應為今文《尚書》。

二十二 《論衡》引古文《本尚書》考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敘》認為王充《論衡》所引的《尚書》是歐陽、夏侯《尚書》。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也認為王充所引的是今文《尚書》。其實段、陳二家說法均非。王充年代在杜林之後，必定也跟賈逵、馬融、鄭玄一樣，已經能够見到杜林校定的古文《尚書》了。所以《論衡》所引是其時的古文《尚書》。現在舉例如下：

協和萬邦。（《堯典》）

《論衡・齊世篇》：『叶和萬國。』

按許慎、釋行均皆以作『叶』字為古文，作『協』字為今文。詳前一一三頁。知《齊世篇》所引作『叶』字，應為古文《尚書》。

靜言庸違。（《堯典》）

《論衡・恢國篇》：『驩兜之行，靖言庸回。』

按《漢書・敘傳》卷上《幽通賦》師古注曰：『靖古靜字。』顏師古以作『靖』

字為古文，作「靜」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恢國篇》所引作「靖」字，應為古文《尚書》。

惟慢遊是好。（《皐陶謨》）

《論衡・問孔篇》：「惟慢游是好。」

按漢《石經》以作「維」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一一九頁。知《問孔篇》所引作「惟」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夏本紀》引今文《尚書》，作「維慢遊是好」。）

予弗子。（《皐陶謨》）

《論衡・問孔篇》：「予弗予。」

按鄭玄以作「不」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問孔篇》所引作「弗」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夏本紀》引今文《尚書》作「予不子」。）

彭蠡既豬。（《禹貢》）

《論衡・書虛篇》：「彭蠡既瀦。」

按班固及司馬貞均以作「豬」字為古文，作「都」字為今文。詳前一三八頁。知《書虛篇》所引作「瀦」，省即「豬」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夏本紀》引今文《尚

書》作「彭蠡既都」。

格人元龜。（《西伯戡黎》）

《論衡・卜筮篇》：「故祖伊曰：格人元龜。」

伊尹格于皇天。（《君奭》）

《論衡・感類篇》：「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

按鄭玄以作「暇」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論衡》所引作「格」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殷本紀》引今文《尚書》作「假人元龜」，「假于皇天」。「假」與「暇」相通，為今文。）

我舊云刻子。（《微子》）

《論衡・本性篇》：「微子曰：我舊云孩子。」

按《說文》咳字下云：「孩古文咳。」許慎以作「孩」字為古文，作「咳」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本性篇》所引作「孩」字，應為古文《尚書》。（今本「刻」乃「咳」字譌。）

冒聞于上帝。（《康誥》）

《論衡・初稟篇》：「康叔之誥曰：冒聞於上帝。」（通津草堂本作「于」，別本作「於」。）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召誥》）

《論衡・難歲篇》：『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通津草堂本作『于』，別本作『於』。

桑穀共生于朝。（《書序》）

《論衡・異虛篇》：『桑穀俱生於朝。』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論衡》所引作『於』字，應為古文《尚書》。

高宗……乃或亮陰，三年不言。（《無逸》）

《論衡・儒增篇》：『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按張揖以作『亮』字為今文，作『諒』字為古文。詳前二七〇頁。知《儒增篇》所引作『諒』字，應為古文《尚書》。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無逸》）

《論衡・氣壽篇》：『高宗享國百年。』

《論衡・異虛篇》：『高宗……享百年之福。』

《論衡・無形篇》：「高宗……享福百年。」

按漢《石經》以作「饗」字為今文，作「享」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論衡》所引作「享」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魯世家》引今文《尚書》作「高宗饗國」。）

惟耽樂之從。（《無逸》）

《論衡・語增篇》：「《經》曰：惟湛樂是從。」

按李善以作「湛」字為古文，作「沈」（或體「耽」）字為今文。詳前一〇四頁。知《語增篇》所引作「湛」字，應為古文《尚書》。

庶戮方告無辜。（《呂刑》）

《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

按鄭玄以作「方」字為今文，作「旁」字為古文。詳前一五八頁。知《變動篇》所引作「旁」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顏師古以作「僇」字為古文，作「戮」字為今文。詳前六十四頁。知《變動篇》所引作「僇」，應為古文《尚書》。

伊尹放諸桐。（《書序》）

《論衡・感類篇》：「伊尹……放之桐宮。」

按漢《石經》以作「諸」字為今文，作「之」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九頁。知《感類篇》所引作「之」字，應為古文《尚書》。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書序》）

《論衡・異虛篇》：「有蜚雉升鼎而雊。」

按鄭玄以作「登」字為今文，作「升」字為古文。詳前一五五頁。知《異虛篇》所引作「升」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殷本紀》引今文《尚書》作「登鼎耳而雊」。

按張守節、顏師古均以作「蜚」字為古文，作「飛」字為今文。詳前五十四頁。知《異虛篇》所引作「蜚」字，應為古文《尚書》。

以上各條證明《論衡》所引是古文本《尚書》。至於引今文《尚書》，只有少數幾條。現在並列於後：

無曠庶官。（《皐陶謨》）

《論衡・藝增篇》：「《尚書》曰：毋曠庶官。」

無若丹朱傲。（《皐陶謨》）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問孔篇》同。君子所其無逸。（《無逸》）

《論衡・儒增篇》：『《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無若殷王受。（《無逸》）

《論衡・譴告篇》：『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德將無醉。（《酒誥》）

《論衡・語增篇》：『德將毋醉。』

按鄭玄以作『無』字為古文，作『毋』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二頁。知《論衡》所引作『毋』字，應為今文《尚書》。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典》）

《論衡・正説篇》：『入子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今我民罔弗欲喪。（《西伯戡黎》）

《論衡・藝增篇》：『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王子弗出。（《微子》）

《論衡・本性篇》：「王子不出。」

王有疾弗豫。（《金縢》）

《論衡・死偽篇》：「王有疾不豫。」《感類篇》同。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論衡》所引作「不」字，應為今文《尚書》。

植璧秉珪。（《金縢》）

《論衡・死偽篇》：「植璧秉圭。」

按許慎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一頁。知《死偽篇》所引作「圭」字，應為今文《尚書》。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召誥》）

《論衡・率性篇》：「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按漢《石經》以作「於」為今文，作「嗚」為古文。詳前一四七頁。知《率性篇》所引作「於」字，應為今文《尚書》。

我則末惟成德之彥。（《立政》）

《論衡・明雩篇》：「周公為成王陳《立政》……我則末維成德之彥。」

按漢《石經》以作「維」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一一九頁。知《明雩篇》所引作「維」字，應為今文《尚書》。

二十三　《漢書》引古文本《尚書》考

班固年代遲在杜林之後，所以《漢書》所引係根據古文《尚書》。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以為「司馬遷、班固之書皆用歐陽、夏侯字句」。《史記》確是引用今文《尚書》；但班固引的却是古文《尚書》，並非歐陽、夏侯。段説非是。茲列舉如下：

克讓。（《堯典》）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合於堯之克攘。」

按《禮記・曲禮上》：「左右攘辟。」鄭玄注云：「攘古讓字。」《漢志》顏注同。鄭玄、顏師古均以作「攘」字為古文，作「讓」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藝文志》所引作「攘」字，應為古文《尚書》。

光被四表。（《堯典》）

《漢書・王莽傳》莽奏曰：「昔唐堯橫被四表。」

《後漢書・班固傳》卷上《兩都賦》：『橫被六合。』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按魏《石經》以作『黃』字為古文，作『光』字為今文。詳前三十二頁。知《王莽傳》等所引作『橫』，省即『黃』字，應為古文《尚書》《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橫被四表。』崔駰《慰志賦》：『聖德滂以橫被兮。』年代皆在杜林後，故從古文《尚書》。

乃命羲和。（《堯典》）

《漢書・律歷志》卷上：『故《書》曰：迺命羲和。』

作十有三載乃同。（《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作十有三年迺同。』

王乃言曰……箕子乃言曰。（《洪範》）

《漢書・五行志》卷上：『王迺言曰……箕子迺言曰。』

禹乃嗣興，夫乃錫禹《洪範》九疇。（《洪範》）

《漢書・五行志》卷上：『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

乃用其婦人之言。（《泰誓》）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

按殷敬順、釋行均、陳彭年均以作「迺」字為古文，作「乃」字為今文。詳前九十五頁。知《律歷志》等所引作「迺」字，應為古文《尚書》。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堯典》）

《漢書・律歷志》卷上：「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漢書・食貨志》卷上：「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

《漢書・百官公卿表》卷上：「順天文，授民時。」

按漢《石經》以作「人」字為今文，作「民」字為古文。詳前九十七頁。知《律歷志》等所引作「民」字，應為古文《尚書》。

靜言庸違。（《堯典》）

《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違。」

按顏師古以作「靖」字為古文，作「靜」字為今文。詳前二七四頁。知《王尊傳》所引作「靖」字，應為古文《尚書》。

咨四岳。（《堯典》）

《漢書・百官公卿表》卷上：『咨四岳。』

按許愼以作『岳』字為古文，作『嶽』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七頁。知《百官公卿表》所引作『岳』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五帝本紀》引今文《尚書》作『嗟四嶽』。）

明明揚側陋。（《堯典》）

《漢書・循吏傳》：『縣仄陋而登至尊。』

按顏師古、郭忠恕均以作『仄』字為古文，作『側』字為今文。詳前一八四頁。知《循吏傳》所引作『仄』字，應為古文《尚書》。

蠻夷率服。（《堯典》）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蠻夷帥服。』

按鄭玄以作『率』字為今文，作『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九頁。知《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所引作『帥』字，應為古文《尚書》。

僉曰伯禹。（《堯典》）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雜家：『《大令》三十七篇。』

按《說文》禹字下云：『 古文禹。』《漢志》師古注亦云：『古禹字。』許慎、顏師古均以作『』字為古文，作『禹』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藝文志》書名作『』字，應同古文《尚書》。（『』字僅此一見。此外群書流傳並已改作『禹』字。）

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堯典》）

《漢書・百官公卿表》卷上：『卨作司徒，敷五教。』

按《說文》米部糵字下云：『古文偰。』（據大徐本。）許慎以作『』字為古文，作『偰』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百官公卿表》所引作『卨』，即『』字，應為古文《尚書》。

益哉……汝作朕虞。（《堯典》）

《漢書・百官公卿表》卷上：『作朕虞。』

按《漢書・揚雄傳》卷上《河東賦》：『禹任益虞。』宋祁注引：『韋昭作、古益字。』《百官公卿表》師古注：『古益字。』韋昭、顏師古均以作『』字為古文，作『益』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百官公卿表》所引作『』字，應為古文《尚書》。（『』字僅此一見。群書流傳，均已改作『益』字。）

知人則哲。（《皐陶謨》）

《漢書・五行志》卷上：「《書》云：知人則悊。」

按衛宏以作「悊」字為古文，作「哲」字為今文。詳前一七四頁。知《五行志》所引作「悊」字，應為古文《尚書》。《王莽傳》陳崇等稱莽功德及《武帝紀》元狩元年詔引《尚書》，皆作「哲」字，係流傳改從傳本《尚書》。

隨山刊木。（《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隨山栞木。」

按顏師古以作「栞」字為古文，作「刊」字為今文。詳前一六〇頁。知《地理志》所引作「栞」字，應為古文《尚書》。

濟河惟兗州。（《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沛河惟兗州。」

浮于濟、漯。（《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浮于沛、潔。」

達于濟。（《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通于沛。」

東流為濟。（《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東流為沛。」

《漢書・郊祀志》卷上：「水曰沛，曰淮。」

按《地理志》「沛河惟兗州」及河南郡滎陽下師古注均云：「沛本濟水之字。」《玉篇》卷十九水部亦以「沛」為「濟」字之古文。顧野王、顏師古均以作「沛」字為古文，作「濟」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地理志》、《郊祀志》所引作「沛」字，應為古文《尚書》。

是降丘宅土。（《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是降丘宅土。」

三危既宅。（《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三危既宅。」

按漢《石經》以作「度」字為今文，作「宅」字為古文。詳前一二八頁。知《地理志》所引作「宅」字，應為古文《尚書》。（《風俗通・山澤篇》「乃降丘度土」，《史記・夏本紀》「三危既度」，均係今文。）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少縣木條。』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少夭木喬。』

按《說文》少字下云：『古文或以為艸字。』《地理志》『少縣木條』師古注曰：『少古草字。』許慎、顏師古均以作『少』字為古文，作『艸』或『草』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地理志》所引作『少』字，應為古文《尚書》。

陳夢家《古海經辨・地理志載古文禹貢》條，亦以《地理志》作『少』為古文。

浮于濟、漯，達于河。（《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浮于沛、漯，通于河。』

浮于汶，達于濟。（《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浮于汶，達于沛。』

浮于淮、泗，達于河。（《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浮于淮、泗，達于河。』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均江海，通于淮、泗。」（《地理志》引《禹貢》「達」字二見，「通」後人依《本紀》所改。疑原作「達」，其作「通」字亦二見。）

按漢《石經》以作「通」字為今文，作「達」字為古文。詳前七十六頁。知《地理志》所引作「達」字，應為古文《尚書》。

大野既豬。（《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大壄既豬。」

至于豬野。（《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至于豬壄。」

商郊牧野。（《牧誓》）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壄。」

《漢書・律歷志》卷下：「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

按許慎、顧野王均以作「壄」字為古文，作「野」字為今文。詳前八十八頁。知《地理志》等所引作「壄」字，應為古文《尚書》。

陽鳥攸居。（《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陽鳥逌居。」

澧水攸同。（《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鄱水逌同。」

九州攸同。（《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九州逌同。」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洪範》）

《漢書・敘傳》卷下：「九疇逌敘。」

《漢書・五行志》卷上：「《洪範》九疇，彝倫逌斁。」

按《漢書・敘傳》師古注曰：「逌古攸字。」顏師古以作「逌」字為古文，作「攸」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地理志》等所引作「逌」字，應為古文《尚書》。（《論衡・書虛篇》「陽鳥攸居」，《說文》「嬥」字下引「彝倫攸嬥」，皆後世流傳改從傳本《尚書》之字。）

滎波既豬。（《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滎波既豬。」

按司馬貞以作「波」字為古文，作「播」字為今文。詳前一四〇頁。知《地理

志》所引作「波」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夏本紀》及揚雄《豫州牧箴》俱引作「播」字，皆今文《尚書》。）

道揚末命。（《顧命》）

《漢書・敘傳》卷下述《霍光金日磾傳》：「末命導揚。」

按漢《石經》以作「道」字為今文，作「導」字為古文。詳前九十七頁。知《敘傳》所引作「導」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禹貢》：「導菏澤。」「導岍及岐。」《地理志》均作「道」，為今文《尚書》。這是變例。

被孟豬。（《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被盟豬。」

又東至于孟津。（《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又東至于盟津。」

按司馬貞以作「盟」字為古文，作「孟」字為今文。詳前六十六頁。知《地理志》所引作「盟」字，應為古文《尚書》。

逾于洛。（《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逾于洛。」

伊、洛、瀍、澗。（《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伊、雒、瀍、澗。」

浮于洛。（《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浮于洛。」

東過洛、汭。（《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東過洛、汭。」

導洛自熊耳。（《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道洛自熊耳。」

按漢《石經》以作「雒」字為今文，作「洛」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二頁。知《地理志》所引作「洛」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引今文《尚書》作「踰于雒」，「伊、雒、瀍、澗」，「浮于雒」，「東過雒、汭」。）

蠙珠暨魚。（《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蠙珠與鮑魚。」

朔南暨。（《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朔南㬎。」本作㬎，宋祁曰：「嫌作㬎。」

按徐宏、顧野王、司馬貞均以作「㬎」字為古文，作「暨」字為今文。詳前一三九頁。知《地理志》所引作「㬎」字，應為古文《尚書》。

厥篚織文。（《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厥棐織文。」

厥篚檿絲。（《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厥棐檿絲。」

厥篚玄纖縞。（《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厥棐玄纖縞。」

厥篚織貝。（《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厥棐織貝。」

厥篚玄纁璣。（《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厥棐玄纁璣組。」

按顏師古以作「棐」字為古文，作「匪」字為今文。詳前一四三頁。知《地理志》所引作「棐」字，應為古文《尚書》。今本「篚」原當作「匪」。

濰淄其道。（《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惟甾其道。」

按《地理志》師古注曰：「惟字今作濰。」顏師古以作「濰」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據此知《地理志》所引作「惟」字，應為古文《尚書》。

惟箘簵楛。（《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惟箘簵楛。」

按許慎以作「簵」字為古文，作「簬」字為今文。詳前一六二頁。知《地理志》所引作「簵」字，應為古文《尚書》。

因桓是來。（《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因桓是俠。」《集韻》：「俠同俠。」

按魏《石經》、顧野王、顏師古均以作「俠」字為古文，作「來」字為今文。詳前一〇四頁。知《地理志》所引作「俠」字，應為古文《尚書》。

予則孥戮汝。（《甘誓》）

《漢書・李布欒布傳贊》：「奴僇苟活。」班固所見《甘誓》，當是「奴僇」。

按顏師古以作「僇」字為古文，作「戮」字為今文。詳前六十四頁。知《傳贊》所引作「僇」字，應為古文《尚書》。

沈酗于酒。（《微子》）

《漢書・霍光傳》：「湛沔於酒。」

《漢書・成帝紀贊》：「湛于酒色。」

按李善以作「湛」字為古文，作「沈」字為今文。詳前一〇三頁。知《霍光傳》、《成帝紀贊》所引作「湛」字，應為古文《尚書》。

嗚呼箕子。（《洪範》）

《漢書・五行志》卷上：「烏嗥箕子。」

按顏師古以作「虖」字為古文，作「乎」字為今文。詳前八十二頁。知《五行志》所引作「嗥」省即「虖」字，應為古文《尚書》。

鯀陻洪水。（《洪範》）

《漢書・郊祀志》卷上：「《洪範》八政。」

《漢書・五行志》卷上：「鯀陻洪水。」

《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

《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

《漢書・劉向傳贊》：「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洪範》作「鴻」字。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知作「鴻」字為今文，作「洪」字為古文。據此知《郊祀志》等所引作「洪」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宋世家》引今文《尚書》作「《鴻範》九等」，「禹抑鴻水」。）

不畀《洪範》九疇。（《洪範》）

《漢書・五行志》卷上：「弗畀《洪範》九疇。」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五行志》所引作「弗」字，應為古文《尚書》。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洪範》）

《漢書・敘傳》卷下：「洛書賜禹。」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〇頁。知《敘傳》所引作「賜」字，應為古文《尚書》。

協用五紀。（《洪範》）

《漢書・五行志》卷上：「叶用五紀。」

按《說文》協字下云：「叶古文協，叶，叶或從日。」許慎作「叶」或「叶」字為古文，作「協」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五行志》所引作「叶」字，應為古文《尚書》。

無偏無黨。（《洪範》）

《漢書・王莽傳》卷上甄邯白太后下詔：「無偏無黨。」

按鄭玄以作「無」字為古文，作「毋」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二頁。知《王莽傳》所引作「無」字，應為古文《尚書》。（《宋世家》及漢《石經》引今文《尚書》作「毋偏毋黨」。王莽與甄豐、甄邯定計白太后下詔。甄豐古文學家，故《莽傳》他條引今文《尚書》，（詳後）而此詔中乃引古文《尚書》。）

罪人斯得。（《金縢》）

《漢書・敘傳》卷下述《昭紀》：「辜人斯得。」

按顧野王、陸德明均以作「皋」字為古文，作「罪」字為今文。詳前一五九頁。知《敘傳》所引作「皋」字，應為古文《尚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召誥》）

《漢書・律歷志》卷下：「《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

越若來。（《召誥》）

《漢書・律歷志》卷下：「《武成篇》曰：粵若來。」據引《武成》推斷，如引《召誥》，亦當作「粵」。

越有昊雉。（《高宗肜日》）

《漢書・外戚傳》卷下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粵有雊雉。」

按魏《石經》以作「粵」字為古文，作「越」字為今文。詳前一〇六頁。知《律歷志》、《外戚傳》所引作「粵」字，應為古文《尚書》。

其在高宗……乃或亮陰。（《無逸》）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下：「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

《漢書・王吉傳》吉戒昌邑王：「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按張揖以作「亮」字為今文，作「諒」字為古文。詳前二七〇頁。知《五行志》、

《王吉傳》所引作『涼』及『諒』字，應為古文《尚書》。高宗之享國。（《無逸》）

《漢書・杜欽傳》：『高宗享百年之壽。』

按漢《石經》以作『饗』字為今文，作『享』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杜欽傳》所引作『享』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引今文《尚書》作『高宗饗國』。無能往來。（《君奭》）

《漢書・朱雲傳》：『亡能往來。』

《無逸》。（《無逸》）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留意《亡逸》之戒。』

按魏《石經》以作『亡』字為古文，作『無』字為今文。詳前八十五頁。知《朱雲傳》、《梅福傳》所引作『亡』字，應為古文《尚書》。惟四月哉生魄。（《顧命》）

《漢書・律歷志》卷下：『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

按《玉篇》卷二十月部云：『霸今作魄。』《漢書・律歷志》卷下引《武成》

『旁死霸』，師古曰：『霸古魄字。』顧野王、顏師古均以作『霸』字為古文，作『魄』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律歷志》所引作『霸』字，應為古文《尚書》。

翼日乙丑王崩。（《顧命》）

《漢書・律歷志》卷下：『翌日乙丑成王崩。』

按《汗簡》卷四立部謂『翼』字之古文作『翌』。郭忠恕以作『翌』字為古文，作『翼』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律歷志》所引作『翌』字，應為古文《尚書》。

南宮毛。（《顧命》）

《漢書・古今人表》上下：『南宮髦。』

按《儀禮・既夕禮》鄭注云：『今文髦為毛。』鄭玄以作『毛』字為今文，作『髦』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古今人表》所引作『髦』字，應為古文《尚書》。

享國百年耄荒。（《呂刑》）

《漢書・刑法志》：『穆王眊荒。』

按《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師古注：『眊古耄字。』顏師古以作『眊』字為古文，作『耄』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刑法志》所引作『眊』字，應為古文《尚書》。

哀敬折獄。（《呂刑》）

《漢書・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

按漢《石經》以作『矜』字為今文，作『鰥』字為古文。詳前一二五頁。知《于定國傳贊》所引作『鰥』字，應為古文《尚書》。（《尚書大傳》引今文《尚書》作『哀矜哲獄』。）

折民惟刑。（《呂刑》）

《漢書・刑法志》：『《書》云：哲民惟刑。』

按鄭玄以作『制』字為今文，作『折』字為古文。詳前二三九頁。知《刑法志》所引作『哲』，省即『折』字，應為古文《尚書》。（陶潛《聖賢群輔錄》卷上引《呂刑》即作『制民惟刑』，為今文《尚書》。）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書序》）

《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海外肅旹。』（《左傳》昭九年及《魯語》均有『肅慎』。《武帝紀》此條師古注則引《書序》為說。）

按《說文》慎字下云：「昚古文。」許慎以作「昚」字為古文，作「慎」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武帝紀》所引作「昚」字，應為古文《尚書》。

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書序》）

《漢書・郊祀志》卷上：「欲曙夏社不可。」

按《郊祀志》師古注：「曙古遷字。」顏師古以作「曙」字為古文，作「遷」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郊祀志》所引作「曙」字，應為古文《尚書》。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書序》）

《漢書・古今人表》中上：「伯熙。」師古曰：「穆王大僕也，熙音居永反。」

按許慎、郭忠恕均以作「冏」或「冂」字為古文，作「冏」字為今文。詳前一六六頁。知《古今人表》所引作「熙」殆「冂」字譌，應為古文《尚書》。

黎民阻飢。（《堯典》）

《漢書・食貨志》卷上：「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

按《食貨志》注引孟康曰：「古文言阻。」《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饑。」又《索隱》曰：「古文作阻饑。」孟康、徐

廣、司馬貞均以作『阻』字為古文，作『徂』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食貨志》所引作『徂』字，應為今文《尚書》。（此條為班固偶從今文《尚書》。）

至于岳陽。（《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至于嶽陽。』

至于太岳。（《禹貢》）

《漢書・地理志》卷上：『至于太嶽。』

按許慎以作『岳』字為古文，作『嶽』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七頁。知《地理志》所引作『嶽』字，應為今文《尚書》。（此亦班固偶從今文《尚書》。）

以上各條證明《漢書》所引是古文《尚書》。從前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把《漢書》引的一律當做今文《尚書》，就不對了。（錢大昕《潛研堂集》中《與段若膺論尚書書》（《經解》本卷四百四十八）謂《漢書》引《尚書》決非專主今文。雖未舉例證明，然所見實不誤。）但段說也並非無據。《漢書》所引確乎還有好些今文《尚書》。因為《漢書》體例，往往採取原文，不多增損。所以論到《漢書》引古文《尚書》，只指班固自著部份，如《表》、《志》、《傳贊》、《敘傳》等引的《尚書》。還有像杜欽、朱雲等年代雖遲，他們本傳里引的也有古文《尚書》。其他《漢書》採錄的

原材料，已經引今文《尚書》，班固就不去多加改正。現在再舉出於後：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皐陶謨》）

《漢書・谷永傳》：「九德咸事，俊艾在官。」

按漢《石經》以作「艾」字為今文，作「乂」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九頁。知《谷永傳》所引作「艾」字，應為今文《尚書》。（《鹽鐵論・刺復篇》引「《尚書》曰：俊乂在官。」作「乂」乃流傳改從傳本《尚書》之字。）

盤于遊田。（《無逸》）

《漢書・谷永傳》：「般樂游田。」

按漢《石經》以作「般」字為今文，作「盤」字為古文。詳前一五四頁。知《谷永傳》所引作「般」字，應為今文《尚書》。

無淫于觀，于逸于遊。（《無逸》）

《漢書・谷永傳》：「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無逸》此句亦作「酒」字。漢《石經尚書》

係用今文本。據此知《谷永傳》所引作「酒」字，應為今文《尚書》。

無淫于觀，𠂤逸于遊。（《無逸》）

《漢書・谷永傳》：「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

按鄭玄以作「毋」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七十二頁。知《谷永傳》所引作「毋」字，應為今文《尚書》。

惠鮮鰥寡。（《無逸》）

《漢書・谷永傳》：「惠于鰥寡。」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無逸》此句「鮮」亦作「于」字。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據此知《谷永傳》所引作「于」字，應為今文《尚書》。

懷保小民。（《無逸》）

《漢書・谷永傳》：「《經》曰：懷保小人。」

按漢《石經》以作「人」字為今文，作「民」字為古文。詳前九十七頁。知《谷永傳》所引作「人」字，應為今文《尚書》。

乃心罔不在王室。（《康王之誥》）

《漢書・谷永傳》：『《經》曰：乃心無不在王室。』

按漢《石經》以作『罔』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一六五頁。知《谷永傳》所引作『無』字，應為古文《尚書》。

這幾條其實都在谷永上疏內，可見實際上係谷永引今文《尚書》。上疏在成帝建始三年及元延元年，都在杜林校定古文《尚書》以前。

服田力穡。（《盤庚》）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書》不云乎，服田力嗇。』

按漢《石經》以作『嗇』字為今文，作『穡』字為古文。詳前一一八頁。知《成帝紀》所引作『嗇』字，應為今文《尚書》。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皐陶謨》）

《漢書・成帝紀》建始三年詔：『女無面從，退有後言。』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知《成帝紀》所引作『女』字，應為今文《尚書》。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皐陶謨》）

《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

《漢書・敘傳》卷下述《宣帝紀》：「時舉傅納。」

按《論語・公冶長》：「可使治其賦也。」《經典釋文》引：「梁武云：《魯論》作傅。」梁武以作「傅」字為《魯論》今文，作「賦」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成帝紀》、《敘傳》所引作「傅」字，應為今文《尚書》。（《宣帝紀》《敘》採今文。古文《尚書》當如《左傳》僖二十七年云：「《夏書》曰：賦納以言。」）史料舊文，故從

這三條是成帝詔書中引今文《尚書》，年代亦早，還沒有杜林的古文《尚書》。

乂用三德。（《洪範》）

《漢書・五行志》卷上：「艾用三德。」

從作乂。（《洪範》）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從作艾。」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上：「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按漢《石經》以作「艾」字為今文，作「乂」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九頁。

知《五行志》所引作「艾」字，應為今文《尚書》。

思曰睿……睿作聖。（《洪範》）

《漢書・五行志》卷下之上：『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

按許慎以作「濬」字為古文，作「睿」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二頁。知《五行志》所引作『睿』字，應為今文《尚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書序》）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下：『《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

按張守節、顏師古均以作「蜚」字為古文，作「飛」字為今文。詳前五十四頁。知《五行志》所引作『蜚』字，應為古文《尚書》。

《漢書・郊祀志》卷上：『有雉登鼎耳而雊。』

《漢書・藝文志・數術略》雜占：『雊雉登鼎，武丁為宗。』

按鄭玄以作『登』字為今文，作『升』字為古文。詳前一五五頁。知《五行志》等所引作『登』字，應為今文《尚書》。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高宗肜日》）

《漢書・五行志》卷中之下：『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按鄭玄以作「嘏」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五行志》所引作「假」與「嘏」形近，應為今文《尚書》。

這幾條出於劉向《鴻範五行傳》原文。年代在杜林以前，所以引今文《尚書》。

汝則有大疑。（《洪範》）

《漢書・藝文志・數術略》蓍龜類：「《書》曰：女則有大疑。」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知《藝文志》所引作「女」字，應為今文《尚書》。

成帝時太史令尹咸校《數術略》。這條實際是尹咸或劉向引今文《尚書》。

俊乂在官。（《皐陶謨》）

《漢書・孔光傳》：「俊艾大臣。」

按漢《石經》以作「艾」字為今文，作「乂」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九頁。知《孔光傳》所引作「艾」字，應為今文《尚書》。

無曠庶官。（《皐陶謨》）

《漢書・孔光傳》光對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

按鄭玄以作「無」字為古文，作「毋」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二頁。知《孔光傳》所引作「毋」字，應為今文《尚書》。

惟先格王正厥事。（《高宗肜日》）

《漢書・孔光傳》光對曰：「《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按鄭玄以作「嘏」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孔光傳》所引作「假」與「嘏」形近，應為今文《尚書》。

天既孚命正厥德。（《高宗肜日》）

《漢書・孔光傳》光對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按漢《石經》以作「付」字為今文，作「孚」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孔光傳》所引作「付」字，應為今文《尚書》。

孔光所引也是未校定以前的今文《尚書》。

王有疾弗豫。（《金縢》）

《漢書・律歷志・三統》：「王有疾不豫。」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律歷志》

所引作『不』字，應為今文《尚書》。

王乃洮頮水。（《顧命》）

《漢書・律歷志・三統》：『王乃洮沫水。』

按《說文》沫字下云：『頮古文沫。』許愼以作『頮』字為古文，作『沫』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律歷志》所引作『沫』字，應為今文《尚書》。

以出納五言，汝聽。（《皐陶謨》）

《漢書・律歷志》：『《書》曰：以出內五言，女聽。』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知《律歷志》所引作『女』字，應為今文《尚書》。

王命……作冊。（《洛誥》）

《漢書・律歷志》卷下：『《洛誥篇》曰……命作策。』

按釋玄應以作『冊』『筴』『枼』為古文，作『策』字為今文。詳前一五二頁。知《律歷志》所引作『策』字，應為今文《尚書》。

《律歷志》採取平帝元始中劉歆所條奏之辭，《三統曆》更早在成帝綏和三年所造。

還在杜林以前，所以引今文《尚書》。

格于上下。（《堯典》）

《漢書・王莽傳》卷中莽策群司：「假于皇天。」

按鄭玄以作「暇」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王莽傳》所引作「假」，與「暇」形近，應為今文《尚書》。

協和萬邦。（《堯典》）

《漢書・王莽傳》卷上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等九百二人曰：「萬國和協。」

按許慎、釋行均皆以作「叶」字為古文，作「協」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三頁。知《王莽傳》所引作「協」字，應為今文《尚書》。（《白虎通・巡狩篇》引：「叶時月正日。」《論衡・齊世篇》引：「叶和萬國。」作「叶」字，為古文。）

覲四岳羣牧。（《堯典》）

《漢書・王莽傳》卷中莽下書：「巡狩五嶽。」

按許慎以作「岳」字為古文，作「嶽」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七頁。知《王莽傳》所引作「嶽」字，應為今文《尚書》。

闢四門……達四聰。（《堯典》）

《漢書・王莽傳》卷中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

按漢《石經》以作『通』字為今文，作『達』字為古文。詳前七十六頁。知《王莽傳》所引作『通』字，應為今文《尚書》。

蠻夷率服。（《堯典》）

《漢書・王莽傳》卷上莽上書：『百蠻率服。』

按鄭玄以作『率』字為今文，作『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九頁。知《王莽傳》所引作『率』字，應為今文《尚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引古文《尚書》，作『蠻夷帥服』。）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典》）

《漢書・王莽傳》卷上陳崇奏：『《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舜讓于德弗嗣。（《堯典》）

《漢書・王莽傳》卷上陳崇奏：『《書》曰：舜讓于德不嗣。』

王有疾弗豫。（《金縢》）

《漢書・王莽傳》卷中羣公奏：『聖體不豫。』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君奭》）

《漢書・王莽傳》卷上羣臣奏：「《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王莽傳》所引作「不」字，應為今文《尚書》。

惟恭行天之罰。（《甘誓》）

《漢書・王莽傳》卷上：「今共行天罰。」

《漢書・王莽傳》卷中莽曰：「共行皇天之威，罰予知之身。」

《漢書・翟方進傳》翟義移檄討莽：「共行天罰。」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君奭》）

《漢書・王莽傳》卷上羣臣奏：「《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

按漢《石經》以作「共」字為今文，作「恭」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二頁。知《王莽傳》等所引作「共」字，應為今文《尚書》。

予則孥戮汝。（《甘誓》）

《漢書・王莽傳》卷中莽曰：「《書》曰：予則奴戮女。」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知《王莽傳》所引作「女」字，應為今文《尚書》。

從作乂。（《洪範》）

《漢書・王莽傳》卷下莽下書：「《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按漢《石經》以作「艾」字為今文，作「乂」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九頁。知《王莽傳》所引作「艾」字，應為今文《尚書》。

植璧秉珪。（《金縢》）

《漢書・王莽傳》卷上平帝疾，莽作策：「戴璧秉圭。」

按許慎、顧野王均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一頁。知《王莽傳》所引作「圭」字，應為今文《尚書》。

惟三月哉生魄。（《康誥》）

《漢書・王莽傳》卷上羣臣奏：「公以八月哉生魄。」

按顧野王、顏師古均以作「霸」字為古文，作「魄」字為今文。詳前三〇一頁。知《王莽傳》所引作「魄」字，應為今文《尚書》。（《漢書・律歷志》引作「哉生霸」，為古文《尚書》。）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康誥》）

《漢書・王莽傳》卷上太皇太后詔：『《書》之作雒。』

按漢《石經》以作『雒』字為今文，作『洛』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二頁。知《王莽傳》所引作『雒』字，應為今文《尚書》。

嗚呼……我受命無疆惟休。（《君奭》）

《漢書・王莽傳》卷中莽策命孺子：『於戲，敬天之休。』

按漢《石經》以作『於』字為今文，作『嗚』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七頁。知《王莽傳》所引作『於』字，應為今文《尚書》。

伊尹放諸桐。（《書序》）

《漢書・王莽傳》卷上劉歆與博士曰：『伊尹放諸桐宮。』

按漢《石經》以作『諸』字為今文，作『之』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九頁。知《王莽傳》所引作『諸』字，應為今文《尚書》。（《殷本紀》：『伊尹放之於桐宮。』作『之』字為古文。）

這些是王莽、皇太后和羣臣們引今文《尚書》。這時候《尚書》剛出現，未普遍流行，所以會引以前的今文《尚書》。

二十四 《說文》引古文本《尚書》考

許愼年代已經遲在杜林之後，並且許愼原是賈逵弟子，所以《說文》引的便是賈逵傳授，當初出於杜林的古文《尚書》。例如：

帝堯曰放勳……帝乃殂落。（《堯典》）

《說文》殂字下：「《虞書》曰：勛乃殂。」

按許愼及顧野王均以作「勛」字為古文，作「勳」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三頁。知《說文》所引作「勛」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玉篇》卷十一歹部謂：「殂今作徂。」顧野王以作「徂」字為今文，作「殂」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殂」字，即殂應為古文《尚書》。

宅嵎夷曰暘谷。（《堯典》）

《說文》崵字下：「一曰：嵎鍚崵谷也。」

按《說文》鐵字下云：「銕古文鐵，從夷。」許慎以作「銕」字為古文，作「鐵」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銕」字，應為古文《尚書》。

鳥獸氂毛。（《堯典》）

《說文》毳字下：「《虞書》曰：鳥獸毳毛。」

按鄭玄以作「毛」字為今文，作「髦」字為古文。詳前三〇一頁。知《說文》所引作「髦」字，應為古文《尚書》。《說文》又云：「《虞書》曰：鳥獸氂毛。」作「毛」乃流傳改從傳本《堯典》之字。

方鳩僝功。（《堯典》）

《說文》遒字下：「《虞書》曰：旁遒孱功。」

《說文》僝字下：「《虞書》曰：旁救僝功。」

按鄭玄以作「方」字為今文，作「旁」字為古文。詳前一五八頁。知《說文》所引作「旁」字，應為古文《尚書》。

帝曰疇咨。（《堯典》）

《說文》字下：「《虞書》曰：帝曰咨。」

按《說文》口部字下云：「古文疇。」許慎以作「」字為古文，

作『𡍮』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𡍮』，即『𡍮』字，應為古文《尚書》。

有能俾乂。（《堯典》）

《說文》辟字下：『《虞書》曰：有能俾辟。』

我之弗辟。（《金縢》）

《說文》𡍮字下：『《周書》曰：我之不𡍮。』

按《一切經音義》卷四《菩薩處胎經音義》云：『辟古文𡍮、壁二形。』釋玄應以作『𡍮』或『壁』字為古文，作『辟』字為今文。（《广韻正謁》亦云：『壁隸用辟。』隸即漢代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𡍮』及『壁』字，應為古文《尚書》。

岳曰異哉。（《堯典》）

《說文》異字下：『《虞書》曰：嶽（大徐作岳）曰異哉。』

按《列子·楊朱篇釋文》云：『異古異字。』殷敬順以作『異』字為古文，作『異』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異』字，應為古文《尚書》。

（《五帝本紀》亦作『異哉』，乃《史記》偶從古文。）

肆類于上帝。（《堯典》）

《說文》𣪊字下：「《虞書》曰：𣪊類于上帝。」

按《說文》又云：「𣪊古文肆。」《汗簡》卷四彖部亦謂「肆」字之古文作「𣪊」。許愼、郭忠恕均以作「𣪊」字為古文，作「肆」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𣪊」字，應為古文《尚書》。

竄三苗于三危。（《堯典》）

《說文》竄字下：「讀若《虞書》曰：竄三苗。」

按《汗簡》卷三穴部謂「竄」字之古文作「竄」。郭忠恕以作「竄」字為古文，作「竄」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竄」字，即「竄」字，應為古文《尚書》。

闢四門。（《堯典》）

《說文》闢字下：「《虞書》曰：闢四門。」（《說文》此條引《堯典》作閒字據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改正）

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張揖《古文字詁》云：「閒古闢字。」張揖以作「閒」字為古文，作「闢」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閒」字，應為

古文《尚書》。

惟時懋哉。（《堯典》）

《說文》懋字下：「《虞書》曰：時惟懋哉。」

按漢《石經》以作「維」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一二九頁。知《說文》所引作「惟」字，應為古文《尚書》。《五帝本紀》引今文《尚書》，作「維是勉哉」。

按陳彭年以作「懋」字為古文，作「茂」字為今文。詳前一三〇頁。知《說文》所引作「懋」字，應為古文《尚書》。《五帝本紀》作「勉」字，以訓詁改易，原當作「茂」，《爾雅釋詁》云：「茂勉也。」為今文。

八音克諧。（《堯典》）

《說文》龢字下：「《虞書》曰：八音克龢。」

按《玉篇》卷九龠部云：「龢今作諧。」顧野王以作「諧」字為今文，作「龢」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龢」字，應為古文《尚書》。

龍朕堲讒說殄行。（《堯典》）

《說文》堲字下：「《虞書》曰：龍朕堲讒說殄行。」

按《說文》堲字下又云：「堲古文堲。」《玉篇》卷二土部同。許慎、顧野王

均以作「聖」字為古文，作「垄」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聖」字，應為古文《尚書》。

豎卑陶。（《堯典》）

《說文》臤字下：「《虞書》曰：豎咎繇。」

按衛宏、顧野王均以作「豎」字為古文，作「豎」字為今文。詳前一三九頁。知《說文》所引作「豎」字，應為古文《尚書》。

弼成五服。（《皐陶謨》）

《說文》𠂤字下：「《虞書》曰：𠂤成五服。」

按《玉篇》卷二十八𠂤部云：「𠂤今作弼。」顧野王以作「弼」字為今文，作「𠂤」字為古文。（《六書正譌》亦云，「𠂤隸作弼。」隸即漢代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𠂤」，省即「𠂤」字，應為古文《尚書》。

濬畎澮距川。（《皐陶謨》）

《說文》川字下：「《虞書》曰：濬く《距川。」

按釋玄應以作「濬」字為古文，作「浚」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七頁。知《說文》

所引作「濬」字，應為古文《尚書》。《堯典》：「濬川。」《史記・河渠書》作：「浚川。」為今文。

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皋陶謨》）

《說文》黼字下：「袞衣山龍華蟲，黼畫粉也。」

《說文》璪字下：「《虞書》曰：璪火粉米。」

按《汗簡》卷三諸部謂「粉」字之古文作「黼」。郭忠恕以作「黼」字為古文，作「粉」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黼」字，應為古文《尚書》。

娶于塗山。（《皋陶謨》）

《說文》𡈼字下：「《虞書》曰：予娶𡈼山。」

按《玉篇》卷二十二屾部謂「𡈼」字今作「塗」。顧野王以作「𡈼」字為古文，作「塗」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𡈼」字，應為古文《尚書》。

撻以記之。（《皋陶謨》）

《說文》撻字下：「《周書》曰：鞭以記之。」

按《説文》又云：「遽古文撻。」《玉篇》卷十壬部「撻」古文作「遽」，殆亦《説文》古文形近之譌。許慎、顧野王均以作「遽」字為古文，作「撻」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説文》所引作「遽」字，應為古文《尚書》。無若丹朱傲。（《皐陶謨》）

《説文》㚔字下：「《虞書》曰：若丹朱㚔。」

按魏《石經》、郭忠恕均以作「㚔」字為古文，作「敖」字為今文。詳前九十三頁。知《説文》所引作「㚔」字，應為古文《尚書》。

《皐陶謨》。（《皐陶謨》）

《説文》謨字下：「《虞書》曰：《咎繇謨》。」

按《廣韻》卷二豪韻云：「皐陶古作咎繇。」陳彭年以作「咎」字為古文，作「皐」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説文》所引作「咎」字，應為古文《尚書》。惟箘簬楛。（《禹貢》）

《説文》枯字下：「《夏書》曰：唯箘簵枯。」

按許慎以作「簵」字為古文，作「簬」字為今文。詳前一六二頁。知《説文》

所引作「輅」，即「鞹」字省，應為古文《尚書》。鞹字下引作「鞹」，乃流傳改從傳本《尚書》之字。

按《儀禮・士虞禮》鄭注云：「古文苦為枯。」鄭玄以作「枯」字為古文，作「苦」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枯」字，應為古文《尚書》。

今本《禹貢》「楛」，省即「苦」字。

隨山刊木。（《禹貢》）

《說文》棻字下：「《夏書》曰：隨山棻木。」

按顏師古以作「棻」字為古文，作「刊」字為今文。詳前一六〇頁。知《說文》所引作「棻」即「棻」字，應為古文《尚書》。

厥草惟繇。（《禹貢》）

《說文》蘇字下：「《夏書》曰：厥艸惟繇。」

庶草繁廡。（《洪範》）

《說文》林部㯻字下：「《商書》曰：庶艸蕃㯻。」

按《晉書音義》卷下卷一百十二云：「艸古草字。」何超以作「艸」字為古文，作「草」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艸」字，應為古文《尚

書》。

若顛木之有由蘖。（《盤庚》）

《說文》㠯字下：「《商書》曰：若顛木之有㠯枿。」

按《說文》㠯字下云：「古文言由枿。」許慎以作「枿」字為古文，作「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枿」字，應為古文《尚書》。

《說文》㦰字下：「《商書》曰：若顛木之有㠯㦰。」

按《一切經音義》卷四《華手經音義》、《普曜經音義》、《太子本起瑞應經音義》並引衛宏《古文官書》云：「㦰、梱、不三形，今作蘖同。」衛宏以作「㦰」字為古文，作「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㦰」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汗簡》卷三弓部古文 形，釋為「猶」字，云見《尚書》。鄭珍《箋正》謂「上體似東楚名缶曰由之 」。郭忠恕當以作「㠯」即「由」字為古文，作「猶」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㠯」字，應為古文《尚書》。

予亦拙謀。（《盤庚》）

《說文》灺字下：「《商書》曰：予亦灺謀。」

按《汗簡》卷三出部謂「拙」字之古文作「灺」。疑古文當如《說文》從火。郭忠恕以作「灺」字為古文，作「拙」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灺」字，應為古文《尚書》。

相時憸民。（《盤庚》）

《說文》㤅字下：「《詩》曰：相時㤅民。」（《詩》無此語，當係《商書》之誤。）

按《汗簡》卷四心部謂「憸」字之古文作「㤅」。郭忠恕以作「㤅」字為古文，作「憸」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㤅」字，應為古文《尚書》。

西伯既戡黎。（《西伯戡黎》）

《說文》戎字下：「《商書》曰：西伯既戎黎。」

按孟康以作「戎」字為古文，作「堪」字為今文。詳前一〇二頁。知《說文》所引作「戎」字，應為古文《尚書》。（今本《尚書》作「戡」與「堪」通。《爾雅·釋詁》郭璞注：「《書》曰：西伯戡黎。」郭即作「堪」。）

大命不摯。（《西伯戡黎》）

《說文》埶字下：『《周書》曰：大命不埶。』（《周書》當為《商書》。）

按《汗簡》卷五女部謂『摯』字之古文作『埶』。郭忠恕以作『埶』字為古文，作『摯』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埶』字，應為古文《尚書》。

咈其耆長。（《微子》）

《說文》咈字下：『《周書》曰：咈其耆長。』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說文》所引作『咈』，省即『弗』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宋世家》引今文作『不用長老』。）

我興受其敗。（《微子》）

《說文》退字下：『《周書》曰：我興受其退。』

按《汗簡》卷三貝部謂『敗』字之古文作『退』。（據鄭珍校正。）郭忠恕以作『退』字為古文，作『敗』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退』字，應為古文《尚書》。

尚桓桓。（《牧誓》）

《說文》狟字下：「《周書》曰：尚狟狟。」

按《汗簡》卷四犬部謂《石經》「桓」字之古文作。《汗簡》所稱，當即魏正始《三體石經》。郭忠恕以作「狟」字為古文，作「桓」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狟」字，應為古文《尚書》。

彝倫攸斁。（《洪範》）

《說文》嶧字下：「《商書》曰：彝倫攸嶧。」

按《汗簡》卷二歹部謂「斁」字之古文作「嶧」。郭忠恕以作「嶧」字為古文，作「斁」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嶧」字，應為古文《尚書》。

無有作好。（《洪範》）

《說文》玅字下：「《商書》曰：無有作玅。」

按《玉篇》卷三十子部謂「好」字之古文作「玅」。疑此古文與「玅」字同。

《六書正譌》即作「玅」。《廣韻》卷四，三十七號下云：「玅或作玅。」亦可證。顧野王以作「玅」字為古文，作「好」字為今

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毗」字，應為古文《尚書》。

七稽疑。（《洪範》）

《說文》卟字下：「《書》云：卟疑。」

按《汗簡》卷五卜部謂「稽」字之古文作，云出《尚書》。郭忠恕以作「乩」字為古文，作「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卟」，即「乩」字省，而復倒側，應為古文《尚書》。（《說文》段注謂「《尚書》無作卟疑者，」段說疏。）

曰驛。（《洪範》）

《說文》圉字下：「《商書》曰：曰圉。」

按鄭玄以作「圉」字為古文，作「弟」字為今文。詳前一五〇頁。知《說文》所引作「圉」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宋世家》引今文《尚書》·洪範》作「禪」，省即「弟」字。）

王有疾弗豫。（《金縢》）

《說文》悆字下：「《周書》曰：有疾不悆。」

按郭忠恕以作「悆」字為古文，作「豫」字為今文。詳前一五一頁。知《說文》所引作「悆」字，應為古文《尚書》。

王亦未敢誚公。（《金縢》）

《說文》譙字下：「《周書》曰：亦未敢誚公。」

按《說文》又云：「誚古文譙。」許慎以作「誚」字為古文，作「譙」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誚」字，應為古文《尚書》。

有大艱于西土……越茲蠢。（《大誥》）

《說文》蠢字下：「《周書》曰：我有蠢于西。」（《古文尚書撰異》謂此引《大誥》。）

按《說文》蠢字下云：「蠢古文蠢。」《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尚書·大誥》「越茲蠢」，「蠢」字之古文作「蠢」。《廣韻》卷三準韻亦以「蠢」為古文。許慎、魏《石經》、陳彭年均以作「蠢」字為古文，作「蠢」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蠢」字，應為古文《尚書》。

無毖于恤。（《大誥》）

《說文》毖字下：「《周書》曰：無毖于卹。」

按魏《石經》以作「卹」字為古文，作「恤」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一頁。知《說文》所引作「卹」字，應為古文《尚書》。

惟三月哉生魄。（《康誥》）

惟四月哉生魄。（《顧命》）

《說文》霸字下：《周書》曰：哉生霸。」

按顧野王、顏師古均以作「魄」字為今文，作「霸」字為古文。詳前三〇一頁。

知《說文》所引作「霸」字，應為古文《尚書》。

暨不畏死。（《康誥》）

《說文》暨字下：「《周書》曰：暨不畏死。」（「暨」字段注改從氏省，不從民，殆非。）

按《說文》閔字下云：「慤古文閔。」《一切經音義》卷二六《道行般若經音義》引張揖《古今字詁》云：「古文慤，今作閔。」許慎、張揖均以作「閔」字為今文，作「慤」或「慇」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暨」，與「慤」及「慇」字形近，應為古文《尚書》。（《孟子·萬章篇》引「閔不畏死。」為今文。）

惟其塗丹雘。（《梓材》）

《說文》雘字下：「《周書》曰：惟其塗丹雘。」

按《一切經音義》卷五云：「杜古文敷同。」釋玄應以作「敷」字為古文，作

『杜』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敗』字，應為古文《尚書》。

今本『塗』殆『杜』字譌。

越三日丁巳。（《召誥》）

《說文》亏部粵字下：『《周書》曰：粵三日丁亥。』

按魏《石經》以作『粵』字為古文，作『越』字為今文。詳前一〇六頁。知《說文》所引作『粵』字，應為古文《尚書》。

尚不忌于凶德。（《多方》）

《說文》𢘑字下：『《周書》曰：上不𢘑于凶德。』

按鄭玄以作『上』字為古文，作『尚』字為今文。詳前一一七頁。知《說文》所引作『上』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汗簡》卷一言部謂『忌』字之古文作 ，云見《尚書》。古文形體，从其从言。《說文》期古文作 ，知其字古文當作。郭忠恕以作『𢘑』字為古文，作『忌』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𢘑』字，應為古文《尚書》。

畋爾田。（《多方》）

《說文》畋字下：「《周書》曰：畋尔田。」

賚爾秬鬯。（《文侯之命》）

《說文》賚字下：「《周書》曰：賚尔秬鬯。」

按許慎以作「迩」字為古文，作「邇」字為今文。詳前六十六頁。知《說文》所引作「尔」，省彳，應為古文《尚書》。今本《尚書》作「爾」，已省从「迩」，為今文。

常伯常任。（《立政》）

《說文》攸字下：「《周書》曰：常攸常任。」

按《汗簡》卷三白部謂「伯」字之古文作「攸」。郭忠恕以作「攸」字為古文，作「伯」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攸」，應為古文《尚書》。

灼見三有俊心。（《立政》）

《說文》焯字下：「《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

按《漢書·揚雄傳·校獵賦》：「焯爍其陂。」師古曰：「焯古灼字。」《汗簡》卷四火部亦謂「灼」字之古文作「焯」。顏師古、郭忠恕均以作「焯」字

為古文、作『灼』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焯』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立政》此句『俊』作『會』。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會』字為今文，作『俊』字為古文。據此知《說文》所引作『俊』字，應為古文《尚書》。（孫星衍謂：「俊《石經》作會，今文與古文異也。《釋詁》云：會合也。言明見三宅之合於心者。」）

在後之侗。（《顧命》）

《說文》詷字下：「《周書》曰：在后之詷。」

按鄭玄以作『后』字為古文，作『後』字為今文。詳前一〇五頁。知《說文》所引作『后』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禮記・祭統》注云：「同之言詷也。」孔穎達疏曰：「詷共之詷，言旁作同，故古文《字林》皆訓詷為共。」此以作『詷』字為古文。孔疏續曰：「讀同為詷，今則總為一字。」此又言『同』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詷』字，應為古文《尚書》。

敷重篾席。（《顧命》）

《說文》苜部莧字下：「《周書》曰：布重莧席。」

按鄭玄以作「敷」字為今文，作「布」字為古文。詳前一二九頁。知《說文》所引作「布」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汗簡》卷二苜部謂「蔑」字之古文作「莧」。鄭珍《箋正》云：「蔑即蔑俗字。」鄭說可從。郭忠恕以作「莧」字為古文，作「蔑」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莧」字，應為古文《尚書》。

陳寶赤刀。（《顧命》）

《說文》㝬字下：「《周書》曰：陳㝬赤刀。」

按《說文》㝬字下又云：「呆古文保。」許慎以作「呆」字為古文，作「保」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㝬」，省即「呆」字，應為古文《尚書》。（《顧命》「寶」與「保」字通。《繫辭下》：「大寶曰位。」《釋文》：「孟作保。」）

《費誓》。（《費誓》）

《說文》柴字下：「《周書》有《柴誓》。」（《史記·集解》及《索隱》均云：「《尚書》作《泰誓》。」）

按《儀禮·既夕禮》鄭注云：「古文柀作柴。」鄭玄以作「柴」字為古文，

作『祕』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㚔』字，應為古文《尚書》。

享國百年耄荒。（《呂刑》）

《說文》旄字下：「旄，《虞書》耄字从此。」

按顏師古以作『旄』字為古文，作『耄』字為今文。詳前三〇二頁。知《說文》所引作『旄』字，應為古文《尚書》。

奪攘矯虔。（《呂刑》）

《說文》敓字下：「《周書》曰：敓攘矯虔。」

按《廣韻》入聲十三末云：「敓古奪字。古《周書》曰：敓攘矯虔。」陳彭年以作『敓』字為古文，作『奪』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敓』字，應為古文《尚書》。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謂作「奪」字，唐天寶時所改。恐失之。

惟貌有稽。（《呂刑》）

《說文》緢字下：「《周書》曰：惟緢有稽。」

按《汗簡》卷五系部謂『貌』字之古文作『緢』。郭忠恕以作『緢』字為古文，

作「貌」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緢」字，應為古文《尚書》。

扞我于艱。（《文侯之命》）

《說文》戡字下：「《周書》曰：戡我于艱。」

按《一切經音義》卷九《大智度論音義》引衛宏《古文官書》云：「古文戡、戟、捍、杆四形，今作扞同。」衛宏以作「戡」「戟」「捍」「杆」為古文，作「扞」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戡」字，應為古文《尚書》。

惟截截善諞言。（《秦誓》）

《說文》𢦏字下：「《周書》曰：𢦏𢦏。」

按郭忠恕以作「𢦏」字為古文，作「踐」字為今文。詳前一八一頁。知《說文》所引作「𢦏」字，應為古文《尚書》。《秦誓》「截」，《公羊傳》文十二年及《李尋傳》引作「諓」字。「諓」「截」「諞」相通。

斷斷猗無他技。（《秦誓》）

《說文》斷字下：「《周書》曰：詪詪猗無它技。」

按許慎、顧野王、郭忠恕均以作「詪」字為古文，作「斷」字為今文。詳前七

十一頁。知《說文》所引作「詔」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顧野王以作「它」字為古文，作「佗」字為今文。詳前九十六頁。知《說文》所引作「它」字，應為古文《尚書》。（今本《尚書》「他」即「佗」字。）

得諸傅巖。（《書序》）

《說文》貞字下：「《商書》曰……得之傅巖。」

按漢《石經》以作「諸」字為今文，作「之」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九頁。知《說文》所引作「之」字，應為古文《尚書》。

武王與受戰于牧野。（《書序》）

《說文》坶字下：「《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

按《詩經・大明》：「矢於牧野。」《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作坶野古字耳。」《汗簡》卷六土部同。孔穎達、郭忠恕均以作「坶」字為古文，作「牧」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坶」，即「坶」字省，應為古文《尚書》。

穆王命伯冏。（《書序》）

《說文》棐字下：「《周書》曰：伯棐。」

按許慎、郭忠恕均以作「棐」字為古文，作「冏」字為今文。詳前一六六頁。知《說文》所引作「棐」字，應為古文《尚書》。

以上各條證明《說文》所引是古文《尚書》。至於引今文《尚書》僅少數幾條，並錄於後：

格于上下。（《堯典》）

《說文》假字下：「《虞書》曰：假于上下。」

按鄭玄以作「嘏」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說文》所引作「假」與「嘏」字同，應為今文《尚書》。

藻火粉米。（《皐陶謨》）

《說文》璪字下：「《虞書》曰：璪火粉米。」

按《儀禮・聘禮》鄭注云：「今文繅作璪。」鄭玄以作「璪」字為今文，作「繅」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璪」字，應為今文《尚書》。

段玉裁《說文注》云：「古文多用繅字，今文多用璪、藻字。」段說是。

有疾弗豫。（《金縢》）

《說文》忿字下：「《周書》曰：有疾不忿。」

我之弗辟。（《金縢》）

《說文》譬字下：「《周書》曰：我之不譬。」

凡民……罔弗憼。（《康誥》）

《說文》心部懱字下：「《周書》曰：凡民罔不懱。」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說文》所引作「不」字，應為今文《尚書》。

丕能誠於小民。（《召誥》）

《說文》誠字下：「《周書》曰：不能誠于小民。」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說文》所引作「于」字，應為今文《尚書》。

二十五　馬融、鄭玄本古文《尚書》考

馬融、鄭玄是傳授杜林的古文《尚書》。現在證明馬融、鄭玄本的文字確是古文。例如：

平秩南訛。（《堯典》）

《周禮·春官·馮相氏》鄭玄注：「仲夏辨秩南譌。」

按釋玄應、顏師古均以作「譌」字為古文，作「訛」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五頁。知鄭玄本《尚書》作「譌」字，應為古文《尚書》。

五流有宅。（《堯典》）

《群經音辨》卷三宀部：「《書》：五流有宅。鄭康成讀。」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堯典》）

《周禮·天官·縫人》鄭玄注：「《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古文尚書攷》異》云：「鄭之注經，引今文《尚書》絕少，惟《周禮》有『度西，曰柳穀』一條耳。」）

《群經音辨》卷一又部：「《書》：分命和仲，度西，日柳穀。鄭康成讀。」

按漢《石經》以作「度」字為今文，作「宅」字為古文。詳前一二八頁。知鄭玄本《尚書》作「宅」字，應為古文《尚書》。鄭玄又作「度」，乃偶從今文。《五帝本紀》引今文《尚書》亦作「度」字。

當訟可乎。（《堯典》）

《經典釋文》云：「訟馬本作庸。」

按《儀禮・大射儀》鄭注云：「古文頌為庸。」鄭玄以作「庸」字為古文，作「頌」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馬融本《尚書》作「庸」字，應為古文《尚書》。今本《尚書》「訟」，殆與「頌」通。

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皋陶謨》）

《經典釋文》云：「畏如字，馬本作威。」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鄭注：「《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按《群經音辨》卷四云：「畏即古威字。」謂古文形體作「威」。賈昌朝以作「威」字為古文，作「畏」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馬融、鄭玄本《尚書》作「威」字，應為古文《尚書》。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皐陶謨》）

《詩經·周頌·思文》孔氏《正義》引鄭玄注：「衆蠶食謂魚鼈也。」

按《漢書·敘傳》卷上《幽通賦》師古注引晉灼曰：「蠶古鮮字。」晉灼以作「蠶」字為古文，作「鮮」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尚書》作「蠶」字，應為古文《尚書》。

戛擊鳴球。（《皐陶謨》）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戛擊鳴球，載於虞謨。」

按韋昭以作「擊」字為古文，作「隔」字為今文。詳前二六七頁。知馬融本《尚書》作「擊」字，應為古文《尚書》。（揚雄《長楊賦》云：「掊隔鳴球。」係據今文《尚書》。）

祖考來格。（《皐陶謨》）

《周禮·春官·大司樂》鄭注引：「《虞書》曰：……祖考來格。」

知曰其有能格。（《君奭》）

《三國志·管寧傳》裴注：「鄭玄曰……況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

按鄭玄以作「暇」字為今文，作「格」字為古文。詳前一四四頁。知鄭玄本《尚

書》作『格』字，應為古文《尚書》。（《尚書大傳》作《祖考來假》，為今文。）

厥土赤埴墳。（《禹貢》）

《經典釋文》云：『埴鄭作戠，讀曰熾。』

按《汗簡》卷四火部謂『殖』字之古文作。郭忠恕以作『熾』字為古文，作『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尚書》作『戠』，即『熾』字省，應為古文《尚書》。（今本《尚書》『埴』，殆與『殖』字通。）

羽畎夏翟。（《禹貢》）

《周禮·天官·染人》鄭玄注：『《禹貢》曰：羽畎夏狄。』

按《說文》〈字下云：『畎古文，畎篆文。』《汗簡》卷六田部同。許慎、郭忠恕均以作『畎』字為古文，作『畎』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尚書》作『畎』，即『畎』字，應為古文《尚書》。

彭蠡既豬。（《禹貢》）

《史記·夏本紀·索隱》：『鄭玄云：南方謂都曰豬。』

被孟豬。（《禹貢》）

《詩經・陳譜》曰：「東不及明豬。」原文作猪，誤。應作豬字。

按班固、司馬貞均以作「豬」字為古文，作「都」字為今文。詳前一三八頁。知鄭玄本《尚書》作「豬」字，應為古文《尚書》。

按司馬貞以作「盟」字為古文，作「孟」字為今文。詳前六十六頁。知鄭玄本《尚書》作「明」即「盟」字省，應為古文《尚書》。

嶓冢導漾。（《禹貢》）

《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

《史記・夏本紀・索隱》引：「《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桑欽傳古文《尚書》，作「漾」字，與鄭玄本同。

按許慎以作「漾」字為古文，作「漾」字為今文。詳前一六一頁。知鄭玄本《尚書》作「漾」字，應為古文《尚書》。

若顛木之有由蘖。（《盤庚》）

《經典釋文・尚書・盤庚》云：「蘖本又作枿。馬云：顛本而肆生曰枿。」

按許慎以作「枿」字為古文，作「蘖」字為今文。詳前三二七頁。知馬融本

《尚書》作「梴」字，應為古文《尚書》。

相時儉民。（《盤庚》）

《經典釋文・盤庚》云：「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

按《尚書・盤庚》此句《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盤庚》「儉」作「散」。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散」字為今文，作「儉」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馬融本《尚書》作「儉」字，應為古文《尚書》。

誕告用亶。（《盤庚》）

《經典釋文》云：「亶馬本作單。」

按鄭玄以作「嬗」字為古文，作「亶」字為今文。詳前四十五頁。知馬融本《尚書》作「單」，即「嬗」字省，應為古文《尚書》。

乃罪多參在上。（《西伯戡黎》）

《經典釋文》云：「馬云參字，累在上。」

按段玉裁謂「《釋文》文理不可解」。孫星衍謂「馬義未詳，豈以隸體言之與」。

余意當指馬融作「參」，而在《尚書》原文為「累在上」三字。馬本「參」

字，殆「絫」之誤。

《漢書・古今人表》上下：「劉絫。」師古曰：「古累字。」《列子・黃帝篇・釋文》：「絫古累字。」《文選・上林賦》：「雜襲絫輯。」李善云：「絫古累字。」《汗簡》卷六厽部亦同。顏師古、殷敬順、李善、郭忠恕均以作「絫」字為古文，作「累」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馬融本《尚書》作「絫」字，應為古文《尚書》。

至于商郊牧野。（《牧誓》）

《詩經・大雅・大明》鄭《箋》：「《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子商郊牧野，乃誓。」

《禮記・樂記》鄭注云：「《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

《詩經・大雅・大明》孔氏《正義》曰：「《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知《大明》鄭《箋》及《樂記》鄭注所引原當作「坶野」。（今本《箋》及注作「牧」，乃後人改從傳本《尚書》之字。）

按孔穎達、郭忠恕均以作「坶」字為古文，作「牧」字為今文。詳前三四〇頁。知鄭《箋》及《禮記》鄭注所引鄭玄本《尚書》作「坶」字，應為古文

《尚書》。

從作乂。（《洪範》）

《詩經・小雅・小旻》鄭《箋》：「《書》曰：從作乂。」

按漢《石經》以作「艾」字為今文，作「乂」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九頁。知鄭玄本《尚書》作「乂」字，應為古文《尚書》。《五行志》及《王莽傳》均引「言之不從，是謂不艾」，為今文《尚書》。

睿作聖。（《洪範》）

《詩經・小雅・小旻》鄭《箋》：「《書》曰：睿作聖。」

按許慎以作「濬」字為古文，作「睿」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二頁。知鄭玄本《尚書》作「睿」，即「濬」字省，應為古文《尚書》。《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引「思曰睿」，「睿作聖」。《尚書・大傳》引「思心之不睿」，作「睿」即「睿」字省，為今文。

無虐煢獨。（《洪範》）

《經典釋文》云：「無虐，馬本作亡侮。」

按魏《石經》以作「亡」字為古文，作「無」字為今文。詳前八十五頁。知馬融本《尚書》作「亡」字，應為古文《尚書》。

雖錫之福。（《洪範》）

《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鄭玄曰：雖賜之以爵禄。」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〇頁。知鄭玄本《尚書》作「賜」字，應為古文《尚書》。

王省惟歲。（《洪範》）

《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

按漢《石經》以作「省」字為今文，作「眚」字為古文。詳前二十九頁。知馬融本《尚書》作「眚」字，應為古文《尚書》。

曰驛。（《洪範》）

《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

《周禮・春官・太卜》鄭注：「《洪範》所謂……曰圛。」

按鄭玄以作「圛」字為古文，作「弟」字為今文。詳前一五〇頁。知鄭玄本《尚書》作「圛」字，應為古文《尚書》。（《宋世家》引《洪範》作「涕」即「弟」字，為今文《尚書》。）

植璧秉珪。（《金縢》）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器。」鄭注：「《書》曰：周公植璧秉圭。」

《尚書・正義》引鄭玄云：「植古置字。」

按《論语・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論语・微子》「植」作「置」。漢《石經論语》係用今文本，則知作「置」字為今文，作「植」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尚書》作「植」字，應為古文《尚書》。

體，王其罔害。（《金縢》）

《周禮・春官・占人》鄭注：「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禮記・玉藻》：「君定體。」鄭注：「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按漢《石經》以作「罔」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一六五頁。知鄭玄本《尚書》作「無」字，應為古文《尚書》。

越爾御事。（《大誥》）

《詩經・大雅・思齊》鄭《箋》：「《書》又曰：越乃御事。」

《禮記・曲禮下》：「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鄭注：「《書》曰：越乃御事。」

按漢《石經》以作「爾」字為今文，作「乃」字為古文。詳前一五五頁。知鄭玄本《尚書》作「乃」字，應為古文《尚書》。

不少延。（《大誥》）

《經典釋文》云：「馬讀弗少延為句。」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鄭玄本《尚書》作「弗」字，應為古文《尚書》。

若曦圻父。（《酒誥》）

《詩經・小雅・祈父》鄭《箋》：「《書》曰：若[illegible]祈父。」

按許愼以作「[illegible]」字為古文，作「曦」字為今文。詳前三一九頁。知鄭玄本《尚書》作「[illegible]」字，應為古文《尚書》。（鄭玄本古文從口，又見《小雅・祈父》陸氏《釋文》。）

若作梓材。（《梓材》）

《經典釋文》云：「梓本作杼，馬云：古作梓字。」（《古文尚書攷異》云，「古作梓者，謂古文以杼為梓也。馬本作杼，蓋故書如

是。作梓者，以今字易之也。」段說可從。

按《尚書・梓材・正義》云：「此古杼字，今文作梓。」孔穎達以作「杼」字為古文，作「梓」字為今文。據此知馬融本《尚書》作「杼」字，應為古文《尚書》。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無逸》）

《詩・商頌譜・正義》引鄭玄注《尚書・無逸》云：「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群經音辨》卷一言部：「《禮》：高宗諒闇，鄭康成讀。」

按張揖以作「亮」字為今文，作「諒」字為古文。詳前二七〇頁。知鄭玄本《尚書》作「諒」字，應為古文《尚書》。

則皇自敬德。（《無逸》）

《尚書・無逸・正義》云：「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

按《尚書・無逸》：「無皇曰。」「則皇自敬德。」《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無逸》「皇」均作「兄」。漢《石經尚經》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兄」字為今文，作「皇」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尚書》

作「皇」字，應為古文《尚書》。王肅本「兄」省即「兄」字，乃從今文《尚書》。

王乃洮頮水。（《顧命》）

《經典釋文》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

按此《經典釋文》已明謂「頮」字為古文。許慎亦以作「頮」字為古文，作「沫」字為今文。詳前三一二頁。知馬融本《尚書》作「頮」字，應為古文《尚書》。

在後之侗。（《顧命》）

《經典釋文》云：「侗馬本作詷，云共也。」

按孔穎達以作「詷」字為古文，作「同」字為今文。詳前三三六頁。知馬融本《尚書》作「詷」字，應為古文《尚書》。

越翼日乙丑，王崩。（《顧命》）

《周禮·春官·司几筵》鄭注：「《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按郭忠恕以作「翌」字為古文，作「翼」字為今文。詳前三〇一頁。知鄭玄本《尚書》作「翌」字，應為古文《尚書》。

宏璧琬琰在西序。（《顧命》）

《周禮・春官・天府》鄭注：「弘璧琬琰在西序。」

按張揖以作「宏」字為今文，作「㠯」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五頁。知鄭玄本《尚書》作「弘」，殆「㠯」字譌，應為古文《尚書》。

太保受同祭嘗宅。（《顧命》）

《經典釋文》云：「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

按《古文尚書撰異》云：「按徐音，則宅同度。」段說是。馬融作「宅」，徐邈作「度」。漢《石經》以作「度」字為今文，作「宅」字為古文。詳前一二八頁。知馬融本《尚書》作「宅」字，應為古文《尚書》。

杜乃擭。（《費誓》）

《周禮・秋官・雍氏》鄭注：「《書》曰：敶乃擭。」

按釋玄應以作「敶」字為古文，作「杜」字為今文。詳前三三三頁。知鄭玄本《尚書》作「敶」字，應為古文《尚書》。

王事靡百年耄荒。（《呂刑》）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鄭注：「《書》曰：王庳荒。」（《樂記》注引作「耄」，流傳所改。）

《群經音辨》卷三禾部：「《書》：王秏荒，鄭康成讀。」

按顏師古以作「眊」字為古文，作「耄」字為今文。詳前三〇二頁。知鄭玄本《尚書》作「庳」或「秏」，殆皆「眊」字譌，應為古文《尚書》。（《刑法志》及《說文》引古文《尚書》均作「眊」字。）

如有一介臣。（《秦誓》）

《經典釋文》云：「介馬本作介。」《古文尚書撰異》云：「此不可通，當是馬本作矽。」一段說可從。

按陸德明以作「矽」字為古文，作「介」字為今文。詳前一九三頁。知馬融本《尚書》作「矽」字，應為古文《尚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書序》）

《禮記・緇衣》：「《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

按《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云：「古文一為壹。」鄭玄以作「壹」字為古

文，作「一」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尚書》作「壹」字，應為古文《尚書》。（《儀禮》別篇注，「古文壹為一。」係誤倒。鄭玄於《緇衣》注及《儀禮》經文，皆從古文作「壹」字。凡作「一」「二」今文，作「壹」「弍」古文。）

平王錫晉文侯。（《書序》）

《經典釋文》云：「錫馬本作賜。」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〇頁。知馬融本《尚書》作「賜」字，應為古文《尚書》。

肅慎來賀。（《書序》）

《經典釋文》云：「馬本作息慎。」

按《說文》聿部肅字下：「𣪊古文肅。」許慎以作「𣪊」字為古文，作「肅」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馬融本《尚書》作「息」，殆「𣪊」字譌，應為古文《尚書》。

自從賈逵、馬融、鄭玄注解之后，杜林的《尚書》遂顯於世。以後群書所引就有不少古文《尚書》了。茲舉例於下：

協時月正日。（《堯典》）

《後漢書・律曆志》卷中元和二年詔：「叶時月正日。」

按許慎、釋行均皆以作「叶」字為古文，作「協」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三頁。知《律曆志》詔書所引作「叶」字，應為古文《尚書》。元和為章帝年號。後漢諸帝皆曾習歐陽《尚書》，詳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敘錄》，故所引每混雜今古。如《律曆志》元和二年詔引：「《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作「假」字，為今文。

靜言庸違。（《堯典》）

《潛夫論・明闇篇》：「靖言庸回。」

按顏師古以作「靖」字為古文，作「靜」字為今文。詳前二七四頁。知《明闇篇》所引作「靖」字，應為古文《尚書》。

明四目，達四聰。（《堯典》）

《潛夫論・明闇篇》：「明四目，達四聰。」舊本作「達」字，是。汪繼培據《治要》作「通」，乃唐人所改之字。

按漢《石經》以作「通」字為今文，作「達」字為古文。詳前七十六頁。知《明闇篇》所引作「達」字，應為古文《尚書》。《五帝本紀》引《堯典》：「明通四方耳目。」作「通」字為今文。

讓于稷、契暨皐陶。（《堯典》）

《潛夫論・本政篇》：「稷、卨、皐陶黎，而致雍熙。」

按許慎以作「卨」字為古文，作「偰」字為今文。詳前二八六頁。知《本性篇》所引作「卨」字，應為古文《尚書》。

明明揚側陋。（《堯典》）

《後漢書・左雄傳》雄上疏：「興於仄陋。」

按顏師古、郭忠恕均以作「仄」字為古文，作「側」字為今文。詳前一八四頁。知《左雄傳》所引作「仄」字，應為古文《尚書》。

左雄上疏已晚在順帝時。

無教佚欲。（《皐陶謨》）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皐陶戒舜，無教逸遊。」

按漢《石經》以作「佚」字為今文，作「逸」字為古文。詳前一五三頁。知《陳蕃傳》所引作「逸」字，應為古文《尚書》。

敷納以言（《皐陶謨》）

《潛夫論・考績篇》：「《書》云：賦納以言。」

按梁武以作「傅」字為今文，作「賦」字為古文。詳前三〇八頁。知《考績篇》所引作「賦」字，應為古文《尚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引：「傅納以言。」乃今文《尚書》。）

至于合黎。（《禹貢》）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合離山在酒泉。」

按鄭玄以作「離」字為古文，作「儷」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二頁。知《水經》所引《禹貢》作「離」字，應為古文《尚書》。（《禹貢》「厥土青黎。」《夏本紀》引作「驪」字，從「麗」為今文《尚書》。）

桑欽傳古文《尚書》。（段玉裁謂「今文《尚書》作合離，」誤。）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禹貢》）

《潛夫論・五德志》：「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勳於天。」

按許慎、顧野王均以作「珪」字為古文，作「圭」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一頁。知《五德志》所引作「珪」字，應為古文《尚書》。

腹胥腸歷。（《盤庚》）

漢《袁良碑》：「優腹之寵。」

按《盤庚》語當如《三國志・管寧傳》裴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

謂揚其所歷試。」《魏都賦》劉淵林注：「《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許慎以作「叡」字為古文，作「賢」字為今文。詳前三十二頁。知《袁良碑》所據《尚書》作「叡」字，應為古文《尚書》。

袁良卒於順帝永建六年。

高明柔克。（《洪範》）

《後漢書・鄭興傳》杜林薦鄭興：「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李賢注：「《洪範》曰：高明柔剋。」

曰克。（《洪範》）

《周禮・春官・太卜》鄭注：「《洪範》所謂……曰剋。」

按《汗簡》卷三克部謂「克」字古文作，云見《說文》；又古文釋為「剋」，云出顏黃門《說文》。郭忠恕當以作「剋」字為古文，作「克」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興傳》杜林引作「剋」字，應為古文《尚書》。（鄭玄作「剋」即「剋」字。）

五者來備。（《洪範》）

《後漢書・李雲傳》：「五氏來備。」

按鄭玄以作「氏」字為古文，作「是」字為今文。詳前一四六頁。知《李雲傳》所引作「氏」字，應為古文《尚書》。《後漢書・荀爽傳》李賢注謂《史記・宋世家》作「五是來備」，為今文《尚書》。桓帝延熹二年李雲上書。

天畏棐忱。（《康誥》）

《風俗通義・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

按賈昌朝以作「威」字為古文，作「畏」字為今文。詳前三四四頁。知《十反篇》所引作「威」字，應為古文《尚書》。

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召誥》）

《後漢書・宋意傳》：「周公懷聖人之德……加以賜幣。」

禹錫玄圭。（《禹貢》）

《後漢書・何敞傳》敞奏記：「明君賜賚……宜有品制……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李賢注：「《尚書》曰：召出取幣，『入錫周公。』」

《潛夫論・五德志》：「功成，賜玄圭，以告勳於天。」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〇頁。知宋意、何敞、王符所引作「賜」字，應為古文《尚書》。

宋意、何敞皆東漢明帝、章帝時人。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無逸》）

《中論・夭壽篇》：「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按漢《石經》以作「饗」字為今文，作「享」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夭壽篇》所引作「享」字，應為古文《尚書》。（《魯世家》引《無逸》「享」字皆作「饗」，為今文《尚書》。）

人無于水監。（《酒誥》）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

舊勞于外。（《無逸》）

《中論・夭壽篇》：「舊勞於外。」

察辭于差。（《呂刑》）

《中論・賞罰篇》：「《書》曰：察辭於差。」

不可不監于有殷。（《召誥》）

《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書》曰：鑒於有殷。」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中論》及《崔駰傳》所引作「於」字，應為古文《尚書》。

崔駰卒於和帝永元四年。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無逸》）

《後漢書・荀爽傳》對策：「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

《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盡諒陰三年。」

按張揖以作「亮」字為今文，作「諒」字為古文。詳前二七〇頁。知《荀爽傳》所引作「諒」字，應為古文《尚書》。

荀爽晚在桓帝時，魯恭上疏亦在和帝。

監于茲詳刑。（《呂刑》）

《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損益篇》云：「續呂侯之祥刑。」

按漢《石經》以作「詳」字為今文，作「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八頁。知《損益篇》所引作「祥」字，應為古文《尚書》。

以上證明馬融、鄭玄本《尚書》係古文《尚書》。至於和這項通例相反，馬、鄭《尚書》文字中今文的也有少數幾條：

夔，命汝典樂。（《堯典》）

《禮記・樂記》鄭注：「《書》曰：夔，命女典樂。」《王制》注引同。

按漢《石經》以作「女」字為今文，作「汝」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一頁。知鄭玄本《尚書》作「女」字，應為今文《尚書》。

羽畎夏翟。（《禹貢》）

《周禮・天官・染人》鄭注：「《禹貢》曰：羽畎夏狄。」

按魏《石經》以作「翟」字為古文，作「狄」字為今文。詳前三十五頁。知鄭玄本《尚書》作「狄」字，應為今文《尚書》。

太保朝至於洛。（《召誥》）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召誥》）

《周禮・天官序》鄭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甲，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得既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

按漢《石經》以作『雒』字為今文，作『洛』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二頁。知鄭玄本《尚書》作『雒』字，應為今文《尚書》。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顧命》）

《經典釋文》云：『馬、鄭、王作贛。』

按漢《石經》以作『贛』字為今文，作『貢』字為古文。詳前七〇頁。知馬融、鄭玄本《尚書》作『贛』字，應為今文《尚書》。

度作刑以詰四方。（《呂刑》）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鄭注：『《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鄭注：『《書》曰：王旅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告爾祥刑。（《呂刑》）

《後漢書・劉愷傳》李賢注：『《尚書》：告爾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

按漢《石經》以作『詳』字為今文，作『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八頁。知鄭玄本《尚書》作『詳』字，應為今文《尚書》。

東郊不開。（《書序》）

《經典釋文》作：『不開。』云：『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

按張揖以作「開」字為古文，作「闢」字為今文。詳前三二一頁。知馬融本《尚書》作「闢」字，應為今文《尚書》。

二十六　論劉歆、賈逵時所有古文經傳

從漢代古文家建議欲立古文經傳於學官的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這時候古文本經傳有那幾種。《漢書・劉歆傳》說：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漢書・儒林傳贊》說：

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後漢書・章帝紀》說：

建初八年……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賈逵傳》也說：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

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八十二年）後於哀帝約八十餘年。哀帝時劉歆親近想建立古文經傳於學官，未成事實。中間平帝時雖立，然而光武帝十四博士中，沒有這幾種經傳。可知平帝雖立，不久罷廢。後來章帝建初八年賈逵選高才生朝夕受業，完全是公開傳授性質了。立學官的要求，這時候成為事實。我們把前一次劉歆親近建議和後一次賈逵傳授，二件史料合起來看，就可以知道在這一時期中古文本經傳應當有下列幾種：

一、《左氏春秋》；

二、《古文尚書》；

三、《毛詩》；

四、《逸禮》——劉歆建議時多此一經。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說：「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逸禮》三十九篇。」但無師說，所以建初八年賈逵選高才生受業古文經傳，就不用《逸禮》。

五、《穀梁》——賈逵選高才生時多此一經。

董仲舒、江公有互爭《公羊》、《穀梁》優劣在前，《儒林傳》又記《公》、《穀》有齊學、魯學分別，向來認為宗旨相反的二書。自從宣帝時劉向明習後，古文家漸知注意《穀梁》。所以章帝建初八年賈逵便傳授《穀梁》。

其中《逸禮》為前此劉歆建議時有，後來賈逵傳授所無；《穀梁》又為劉歆建議時無，賈逵傳授所有。這二種別有牽涉不算。此外《左氏春秋》、《古文尚書》和《毛詩》是前後二次相同的。會把這幾種經傳列於學官，我想都是屬於古文本無疑。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來證明本書前面所論經傳今古文沿革變遷的情形。這樣證明結果符合。從漢初流傳下來，到現在劉歆、賈逵時候，只應該有這樣幾種古文經傳而已。試看：

《毛詩》——《詩經》沿用古文本，詳本書第五節所以劉歆、賈逵時有《毛詩》。

《左氏春秋》——《左傳》沿用古文本，詳本書第一節所以劉歆、賈逵時有《左傳》。

《古文尚書》——西漢《尚書》雖有伏生、孔安國的今文本，詳本書第七節可是西漢末杜鄴、杜林手裡，又盡量恢復產生了古文本，詳本書第二十節所以劉歆、賈逵時有《古文尚書》。

劉歆、賈逵時候找不出再有別種古文經傳了。他們不把《儀禮》、《易經》、《論語》、《孝經》等列學官，就因為當時這些還行用今文本，其校定成為古文本，出於劉歆、賈逵以後。

二十七　論東漢古文本《孝經》出於許慎

古文本《孝經》出於許慎。《漢書・藝文志》說：

> 《孝經》者……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據此可知漢代傳授《孝經》，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各家文字都跟「壁中古文為異」。不過今文《孝經》諸家共見，所謂「壁中古文」來源不可知，傳授也不可考。漢代講起古文《孝經》來源只有許冲比較清楚。許冲《上說文解字表》說：

> 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

這話包括三項：一，「魯國三老所獻」；二，「衛宏所校」；三，「慎學《孝經》古文說」。似乎來歷明白，其實按之實際，仍舊不無疑義。因為從前漢昭帝到後漢安帝

時許慎，相距時間，差不多二百年之久。如果同一個本子，那會一線相承而絕無輾轉傳授的事跡可考，恐怕勢所不能。（從昭帝最末一年，公元前七十四年算起，到安帝最早一年，公元一零七年，已經有一百八十一年。）所以「三老所獻」，未必就是後來「衛宏所校」之本；「衛宏所校」自然也未必就是後來「許慎所學」之本。許冲所述古文《孝經》的來源，必定有虛有實，事實上也不會一個古文本竟多到三方面來源。究竟那一項不可靠，那一項正確，我們要分析。

其中「慎學《孝經》古文說」，時間最遲，我看倒是古文《孝經》實際上校定完成的。因為：

（一）許冲能有古文《孝經》可以上獻，可知許慎時確實有個古文本《孝經》。

（二）《上說文表》雖說「衛宏所校」，我們却不能認為衛宏已有古文《孝經》。只要看《上說文表》稱衛宏「皆口傳官無其說」，就可見衛宏的校原極空洞。僅僅「口傳」，何嘗有一個本子呢？不立「學官」，也並「無其說」。衛宏口頭講講《孝經》某字古文形體怎樣，有沒有人傳授也成問題。「官無其說」就指衛宏「口傳」不像學官博士有師說流傳。大概衛宏當初有意想校正《孝經》，無如事實上不曾做。否則早可以上獻，何必遲到許冲呢？

（三）《衛宏傳》說衛宏作《毛詩序》，為《古文尚書訓旨》，也沒有提到校定《孝經》。

（四）衛宏是杜林弟子，傳授漆書古文《尚書》的。從「衛宏所校」的傳說上，我們正可看出漢代古文本，無論《尚書》或者《孝經》，淵源都有相通於漆書古文的地方。盧植上書說：「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恐怕盧植計議校《儀禮》文字，原來也想根據杜林漆書。詳本書第三十五節。

（五）後來許慎「學《孝經》古文說」，實際正式校定可以上獻。古文《孝經》出於許慎，所以《說文解字》引《孝經》，文字上已經屬於古文。《漢志》注引《新論》說：「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桓譚所見異文，現在已經無從考見，僅僅《說文》所引還保存三條。然則古文《孝經》校定成書年代，應當在安帝永初四年許慎初入東觀校書以後，而在安帝建元元年《說文解字》書成以前，這十一年當中產生的。《說文》草創於和帝永元十三年，歷二十二年，至安帝建元元年書成而其子沖獻。

（六）至於所謂「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恐怕也非實有。試想衛宏時候還「口傳官無其說」，更早的昭帝時那得會有古文本呢？假使真有三老所獻，後來衛宏和許慎的校，豈非好像多此一舉嗎？

所以分析《上說文表》所述來源，其中「魯國三老所獻」，不可靠；「衛宏所校」

僅有此想，尚非具體實現，結果只有「許慎學《孝經》古文說」可以信據。

茲錄《說文》所引古文《孝經》於後：

仲尼居。

《說文》尻字下：「《孝經》曰：仲尼尻。」

按《汗簡》卷六几部謂「居」字之古文作「尻」。郭忠恕以作「尻」字為古文，作「居」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孝經》作「尻」字，應為古文《孝經》。

又按《說文》女部云：「神農尻姜水。」「黃帝尻姬水。」「虞舜尻姚虛。」「尻媯汭。」它部云：「上古艸尻患它。」凡此《說文》中屢見，皆許慎從古文，與《孝經》古文同。

哭不偯。

《說文》悠字下：「《孝經》曰：哭不悠。」

按此引《孝經》作「悠」字，疑亦古文。段玉裁《說文註》云：「此許所學孔氏古文，作偯者俗字。」段說可供參考。

祭則鬼享之。

《說文》享字下：「《孝經》曰：祭則鬼享之。」

按《玉篇》卷十五享部謂：「享今作享。」顧野王以作「享」字為今文，作「享」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孝經》作「享」字，應為古文《孝經》。

許慎以前，或出於衛宏口傳的個別古文，也可以考見。例如：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廣要道章》）

《漢書·禮樂志》：「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按《禮樂志》師古注：「善古善字。」顏師古以作「善」字為古文，作「善」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漢書·禮樂志》所引作「善」字，應為古文《孝經》。

二十八　論許慎時所有古文經傳

古文《尚書》和古文《孝經》已經校定。這時候古文經傳應當有多少？我們從許慎《五經異義》中考察。陳壽祺《五經異義輯本》中稱為「今說」的可歸納為下列幾種：

今《易》孟、京說；

今《尚書》歐陽、夏侯說；

今齊、魯、韓《詩》說；

今《春秋》公羊、穀梁說；

今《禮》戴說；

今《孝經》說；

今《論語》說。

稱為「古說」的可以歸納為下列幾種：

古《尚書》說；

古《毛詩》說；

古《春秋》左氏說；

古《孝經》說；

古《周禮》說。

據此可以假定：這五種古學說必定每種都有古文的本子。因為和本書所論經傳今古文沿革變遷恰相符合。漢初流傳下來，到現在只應該有這樣五種古文經傳：

《尚書》——古文本出於杜林校定；

《詩經》——漢代相沿用古文本；

《左傳》——漢代相沿用古文本；

《孝經》——古文本出於許慎自己校定；

《周禮》——賈公彥《周禮興廢》引《鄭玄序》所謂《周官》係「存古字」的書，亦視為古文本。

此外，《易經》、《儀禮》、《論語》的今派學說有的，古派學說還沒有，這三種校定古文，還在許慎以後。

二十九　論東漢古文本《易經》出於馬融

《易經》校定成為古文本出於東漢馬融。馬融以前所謂古文《易經》並非實有。現在析論如下：

（一）《漢書・藝文志》說：『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從前龔自珍辨《漢志》中古文不可信。龔氏的議論，使我們對於《漢志》的記載認為有重新考慮的必要。劉向引的《易經》也是今文本，並非古文本。詳本書第十一節。

（二）《漢志》說：『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照理《漢志》必定著錄一部《費氏易》。但事實不然。《漢志》著錄各家《易經》齊備，惟獨缺少《費氏》。提起《費氏》而又不把它著錄。這種遺漏不能歸於偶然疏忽。由此正可證明，班固所謂《費易》不過空托名義，實際古文本子還沒有產生。《漢書》所引《易經》的文字也是今文，並非古文。詳本書第十一節。

（三）《漢書・儒林傳》說：『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郎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儒林傳》語氣說『亡章句』，「亡」即「無」字。再說『徒以……』顯然可見虛而無實。費直這個人是有的，西漢成、哀時人。王璜，《後漢書》作王橫，與王莽同時，為費直弟子。他只用《彖》、《象》、《系辭》來解經文而已。

（四）范曄不明真相，竟然當做費直是『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其實我們把《漢書》《後漢書》的《儒林傳》對照，可以看出這八個字，《漢書》沒有，是范曄增加的。

（五）《漢志》說：『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這個『說』字如果指經說注解，怎能稱費、高『亡章句』呢？《經典釋文》突然有《費直章句》四卷，當出六朝時人所託。恐怕指民間傳說如此。

（六）傳授《費易》的王璜有疑問。王璜傳古文《尚書》，跟劉歆、王莽並時。然而《後漢書・范升傳》上奏說：『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上奏在光武帝建武四年，上距新莽不滿十年。從范升上奏的話裡，可以證明《費易》沒有師傳的。假使真有個王璜傳《費易》，范升不會講什么費氏之學『無有本師』吧！恐怕

當時利祿之爭，纔假託了傳授人物。

（七）《說文解字敘》說：「其稱《易》孟氏……皆古文也。」漢代《易經》孟喜是今文本，跟施讎、梁丘賀同樣。《說文敘》偏指《孟易》古文。許愼不會不知道《孟易》原屬今文，却又故意說成古文。由此正可以看出：當時號稱的古文《易經》，不過假託，實際古文本沒有產生。許愼稱《孟易》古文，跟《漢志》稱《費易》古文，說雖兩岐，其同為沒有古文本那是一樣。

（八）《後漢書·儒林傳》說：「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然而《鄭衆傳》只說「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沒有說起《費易》。《陳元傳》更毫無提起陳元傳授《易經》。豈有陳元、鄭衆傳《費易》，而本傳上竟然一句不提呢？

（九）《後漢書·范升傳》記韓歆上疏欲為《費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而升奏曰：「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奏立左、費，非政急務。」似乎東漢初年有欲立《費易》的

人。這人也很像《儒林傳》的陳元，陳元正是當時跟范升駁難爭論的。但是欲立《費易》的請求恐怕僅僅一種空氣吧！是否實有，仍成問題。試看《陳元傳》說：「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二家往返辯論甚烈。但范升所奏不許立是《左氏春秋》和《費氏易》，而陳元所駁却只爭《左氏》，完全不提《費易》。如果陳元傳《費易》，有古文本，豈有范升再好說「《費》、《左》二學，無有本師」呢？豈有爭論時只爭《左氏》，不顧自己的《費易》呢？

以上辨別《費易》，知多虛辭不實。漢代實際產生古文《費易》，必定很遲。

《後漢書・儒林傳》說：

> 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上面我們說明班固、許慎時候尚且沒有古文《易經》，則知前此陳元、鄭衆傳《費易》，自然更無可能。《儒林傳》記載《費易》分二派：一派較早，東漢初年的陳元、鄭衆是傳說。一派較後，東漢末年馬融、鄭玄、荀爽纔可信。《儒林傳》稱「其

後」，便隱隱指出馬融等一派與陳元、鄭衆之間並不發生傳授相承的連繫。這樣二派就顯示了一貫。東漢有古文《費易》，馬融頂早了。馬融傳下來纔到鄭玄和荀爽。馬融是把通行的今文本《易經》盡量校定成為古文本。馬融曾經參與東觀校書，有條件做這番工作。《後漢書·馬融傳》說：「永初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古文《費易》必定產生在這時候。

馬融參加校書在安帝永初四年，迨其校定成書當在安帝末年或者竟遲到順帝時。因為永初四年許愼校書東觀，又十二年而《說文》書成。《說文》書成早於安帝之沒僅有四年。《說文》引《易經》大半是今文本，詳本書第三十節。還不及用馬融校定本。那麼馬融古文《易經》，成書當又稍後於《說文》成書時，估計應該在安帝末或者順帝時候了。

三十　《說文》引今文本《易經》考

順帝時候馬融校定古文《易經》，年代已經在許慎以後。（許卒於安帝延光二年，再隔一年，方為順帝永建元年。）許慎實際沒有見過馬融的古文《易經》。所以《說文》引的文字上多半還是今文本。例如：

夕惕若厲。（《乾》）

《說文》𣎵字下：「讀若《易》曰：夕惕若厲。」

《說文》夤字下：「《易》曰：夕惕若厲。」

按《汗簡》卷二骨部謂「惕」字之古文作「𣎵」，云出古《周易》。郭忠恕以作「𣎵」字為古文，作「惕」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惕」字，應為今文《易經》。

再三瀆。（《蒙》）

《說文》瀆字下：「《易》曰：再三黷。」

按崔憬以作「瀆」字為古文，作「贖」字為今文。詳前二〇〇頁。知《說文》所引作「贖」字，應為今文《易經》。

以往吝。（《蒙》）

《說文》吝字下：「《易》曰：貝往吝。」

按《說文》又云：「㷗古文吝。」許慎以作「㷗」字為古文，作「吝」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吝」字，應為今文《易經》。

雲上於天需。（《需》）

《說文》需字下：「《易》曰：雲上于天需。」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說文》所引作「于」字，應為今文《易經》。

或錫之鞶帶。（《訟》）

《說文》鞶字下：「《易》曰：或錫之鞶帶。」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〇頁。知《說文》所引作「錫」字，應為今文《易經》。《經典釋文》「錫」字「星歷」「星自」二反，並謂古文《易經》原作《賜》字。

輿說輻。（《小畜》）

輿說輹。（《大畜》）

《說文》輹字下：「《易》曰：輿脫輹。」

按《儀禮·士昏禮》鄭注云：「今文說作稅。」《鄉飲酒禮》鄭注云：「古文挩作說。」鄭玄以作「說」字為古文，作「稅」或「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脫」，殆即「稅」或「挩」字同，應為今文《易經》。

君子……節飲食。（《頤》）

《說文》卮字下：「《易》曰：君子節飲食。」

按《說文》歙部云：「㱃古文歙，㑹古文歙。」許慎以作「㱃」及「㑹」字為古文，作「歙」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歙」字，應為今文《易經》。

祇既平。（《坎》）

《說文》禔字下：「《易》曰：禔既平。」

按鄭玄以作「氏」字為古文，作「是」字為今文。詳前一四六頁。知《說文》

所引作「禔」，省即「是」字，應為今文《易經》。

突如其來如。（《離》）

《說文》卷十四下 部 字下：「《易》曰：突如其來如。」

按《說文》又云：「 即《易》突字也， 或从到古文子。」許慎以作「 」字為古文，作「突」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突」字，應為今文《易經》。

明出地上晉。（《晉》）

《說文》晉字下：「《易》曰： 出地上晉。」

按許慎以作「明」字為古文，作「 」字為今文。詳前二〇〇頁。知《說文》所引作「 」字，應為今文《易經》。

明出地上晉。（《晉》）

《說文》晉字下：「《易》曰： 出地上晉。」

按《公羊傳》隱公四年云：「晉者何？」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李富孫《公羊異文釋》引。載漢熹平《石經公羊傳》「晉」作「 」。漢《石經》係用今文本，則知作「」

字為今文，作「晉」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晉」字，應為今文《易經》。

天且劓。（《睽》）

《說文》劓字下：「《易》曰：天且劓。」

按漢《石經》以作「劓」字為今文，作「騩」字為古文。詳前一八七頁。知《說文》所引作「劓」字，應為今文《易經》。（今本「劓」或體，古文當作「騩」。）

后以施命誥四方。（《姤》）

《說文》后字下：「《易》曰：后以施令告四方。」

按《汗簡》卷二A部謂「令」字之古文作 ，古文从重口，其一口蓋▽之譌。郭忠恕以作「命」字為古文，作「令」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令」字，應為今文《易經》。

鼎。（《鼎》）巽。（《巽》）

《說文》鼎字下：「《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

按《說文》鼎字下云：「古文以貝為鼎。」許慎以作「貝」字為古文，作「鼎」

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鼎」字，應為今文《易經》。

鼎（《鼎》）巽（《巽》）

《說文》鼎字下：「《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

按《汗簡》卷二八部謂「巽」字之古文作「𢍏」。郭忠恕以作「𢍏」字為古文，作「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巽」字，應為今文《易經》。

以木巽火，亨飪也。（《鼎》）

《說文》飪字下：「《易》曰：孰飪。」

按顧野王以作「享」字為今文，作「亯」字為古文。詳前三七六頁。知《說文》所引作「孰」，省即「享」字，應為今文《易經》。

黃耳金鉉。（《鼎》）

《說文》鉉字下：「《易》謂之鉉。」

鼎玉鉉大吉。（《鼎》）

《說文》鼏字下：「《易》：玉鉉大吉。」

按《儀禮・士冠禮》鄭注云：『今文扃為鉉。』鄭玄以作『鉉』字為今文，作『扃』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鉉』字，應為今文《易經》。

豐其屋。（《豐》）

《說文》寶字下：『《易》曰：豐其屋。』此條據段玉裁校正。

按《汗簡》卷二豐部謂『豐』字之古文作『寶』，云見古《周易》。郭忠恕以作『寶』字為古文，作『豐』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豐』字，應為今文《易經》。

河出圖，洛出書。（《繫辭上》）

《說文》讖字下：『河、雒所出。』

按漢《石經》以作『雒』字為今文，作『洛』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二頁。知《說文》所引作『雒』字，應為今文《易經》。

利者義之和也。（《文言》）

《說文》利字下：『《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按《說文》又云：『刓古文利。』許慎以作『刓』字為古文，作『利』字為今

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利」字，應為今文《易經》。

以上證明《說文》所引《易經》是今文本。至於和這項通例相反，現在並錄於後。《說文》究屬字書。有些古文，係遠徵遺攵而得，並非流傳本，却不能不引來做解釋文字的用處。這是《說文》所引會得今文和古文參半並見。

亢龍有悔。（《乾》）

《說文》忼字下：「《易》：忼龍有悔。」

按郭忠恕以作「忼」字為古文，作「亢」字為今文。詳前一九一頁。知《說文》所引作「忼」字，應為古文《易經》。

以往吝。（《蒙》）

《說文》吝字下：「《易》曰：㠯往吝。」

巳事遄往。（《損》）

《說文》遄字下：「《易》曰：㠯事遄往。」今本作㠯，錯作以。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繫辭下》）

《說文》人部弔字下：「古之葬者厚衣之㠯薪。」葬字下引作以。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繫辭下》）

《說文》契字下：「《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按顧野王以作「以」字為古文，作「以」字為今文。詳前一〇一頁。知《說文》所引作「以」字，應為古文《易經》。

包荒用馮河。（《泰》）

《說文》川部荒字下：「《易》曰：包荒用馮河。」

按《玉篇》卷十五禾部云：「荒今作荒。」《汗簡》卷五川部謂「荒」字之古文作「荒」。顧野王、郭忠恕均以作「荒」或「荒」字為古文，作「荒」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荒」字，應為古文《易經》。

勿恤其孚。（《泰》）

《說文》暄字下：「讀若《易》曰勿卹之卹。」

按魏《石經》以作「卹」字為古文，作「恤」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一頁。知《說文》所引作「卹」字，應為古文《易經》。

噬乾肺。（《噬嗑》）

《說文》㙜字下：「《易》曰：噬乾㙜。」

按《汗簡》卷二入部謂「肺」字之古文作「㙜」。郭忠恕以作「㙜」字為古文，作「肺」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㙜」字，應為古文《易經》

鄭珍《汗簡箋正》謂肺即肺字。

童牛之牿。（《大畜》）

《說文》告字下：「《易》曰：僮牛之告。」

按《玉篇》卷三人部：「僮今為童。」《九經字樣》云：「男有罪曰童，古作僮子。」《汗簡》卷三匕部謂「童」字之古文作，鄭珍《箋正》云：「僮字也，左以倒書。」顧野王、唐元度、郭忠恕均以作「僮」字為古文，作「童」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僮」字，應為古文《易經》。

百穀草木麗乎土。（《離》）

《說文》麗字下：「《易》曰：百穀艸木麗於地。」

按何超以作「艸」字為古文，作「草」字為今文。詳前三二六頁。知《說文》所引作「艸」字，應為古文《易經》。

罔孚裕无咎。（《晉》）

《說文》裕字下：「《易》曰：有孚裕無咎。」

按漢《石經》、顧野王均以作「无」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六十四頁。知《說文》所引作「無」字，應為古文《易》。

后以施命誥四方。（《姤》）

《說文》后字下：「《易》曰：后以施令告四方。」

按鄭玄以作「告」字為古文，作「誥」字為今文。詳前一五六頁。知《說文》所引作「告」字，應為古文《易經》。

于鼫鼠。（《困》）

《說文》鼫字下：「《易》曰：榮鼫。」

按《周禮·考工記·匠人》：「置槷以縣。」鄭注：「槷古文臬。」鄭玄以作「槷」字為古文，作「臬」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槷」字，應為古文《易經》。（今本「鼫」，省即今文「臬」字。）

允升大吉。（《升》）

《說文》本部鞾字下：「《易》曰：鞾升大吉。」

按《汗簡》卷四本部謂「允」字之古文作「朊」。鄭珍云：「寫脫少旁。」郭忠恕以作「鞾」字為古文，作「允」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鞾」字，應為古文《易經》。

再扐而後掛。（《繫辭上》）

《說文》扐字下：「《易》筮再扐而後卦。」

按鄭玄以作「卦」字為古文，作「挂」字為今文。詳前一九〇頁。知《說文》所引作「卦」字，應為古文《易經》。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繫辭下》）

《說文》大部羲字下：「讀若《易》：虙羲氏。」

按張揖以作「伏」字為今文，作「宓」字為古文。詳前一八四頁。知《說文》所引作「虙」，即「宓」字，應為古文《易經》。

按張揖以作「羲」字為古文，作「戲」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九頁。知《說文》所引作「羲」字，應為古文《易經》。（《釋文》云：「孟、京作戲。」則為今文《易經》。）

服牛乘馬。（《繫辭下》）

《說文》犕字下：「《易》曰：犕牛乘馬。」

按李賢以作「犕」字為古文，作「服」字為今文。詳前五十六頁。知《說文》所引作「犕」字，應為古文《易經》。

天地絪縕。（《繫辭下》）

《說文》壺部壹字下：「《易》曰：天地壹壹。」

按《汗簡》卷四壺部謂「氳」字之古文作「壹」。郭忠恕以作「壹」字為古文，作「氳」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壹」字，應為古文《易經》。

參天兩地。（《說卦》）

《說文》冂字下：「《易》曰：參天冂地。」

按《玉篇》卷十五冂部謂：「冂今作兩。」顧野王以作「冂」字為古文，作「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冂」字，應為古文《易經》。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說卦》）

《說文》巽字下：「此《易・巽卦》為長女，為風者。」

按郭忠恕以作「巽」字為古文，作「巽」字為今文。詳前三八九頁。知《說文》所引作「巽」字，應為古文《易經》。

三十一　馬融、鄭玄本古文《易經》考

鄭玄本《易經》，《經典釋文》有「鄭作某」的多條。我們把《釋文》所記鄭玄本《易經》文字，加以分析，可以證明鄭玄本原來也是古文，跟他注解《論語》情形同樣，注《易經》也未嘗別從今文。鄭玄學術淵源「師事馬融」，自然鄭玄本就根據馬融校定的古文本《易經》了。

現在疏證《經典釋文》所記馬融、鄭玄本於後。此外從馬、鄭注或其他書徵引馬、鄭本，只部份疏釋而已。

宜建侯而不寧。（屯）

《經典釋文》云：「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文言》）

晁說之《録古周易》：「能鄭作而。」

按鄭玄、郭忠恕均以作「耐」字為古文，作「能」字為今文。詳前一三四頁。知

鄭玄本《易經》作「而」，即「耐」字，《禮運疏》曰：「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應為古文《易經》。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蒙》）

《公羊傳》定公十五年《疏》引鄭玄注曰：「筮問，瀆褻也。不思其三隅，瀆筮則不復告。」

《禮記・表記》：「《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鄭玄注：「瀆之言褻也。」

按崔憬以作「瀆」字為古文，作「黷」字為今文。詳前二〇〇頁。知鄭玄本《易經》作「瀆」字，應為古文《易經》。《說文》引作「再三黷」為今文《易經》。

王三錫命。（《師》）

《經典釋文》云：「鄭本作賜。」

按鄭玄以作「錫」字為今文，作「賜」字為古文。詳前三〇頁。知鄭玄本《易經》作「賜」字，應為古文《易經》。

王用三驅。（《比》）

《經典釋文》云：『鄭作毆。』

按《說文》驅字下云：『毆古文驅，从支。』《玉篇》卷二十三馬部亦謂『驅』字古文作『毆』。許慎、顧野王均以作『毆』字為古文，作『驅』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毆』字，應為古文《易經》。

拔茅茹。（《泰》）

《經典釋文》云：『鄭音苗。』

按此恐非止音讀，殆亦鄭本作『苗』。《儀禮·士相見禮》鄭注云：『古文茅作苗。』鄭玄以作『苗』字為古文，作『茅』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苗』字，應為古文《易經》。

无平不陂。（《泰》）

《禮記·樂記》鄭注：『《易》曰：無平不陂。』

折其右肱，无咎。（《豐》）

《儀禮·覲禮》鄭注：『《易》曰：折其右肱，無咎。』毛本無作无。《校勘記》云：《通解》作無，與單疏標目合。嚴本作無。胡培翬《儀禮正義》：鄭注亦作無。

按漢《石經》、顧野王均以作「无」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六十四頁。知鄭玄本《易經》作「無」字，應為古文《易經》。

疇離祉。（《否》）

《經典釋文》云：「鄭作古 𠬜 字。」

按許慎以作「𠬜」字為古文，作「疇」字為今文。詳前三一九頁。知鄭玄本《易經》作「𠬜」，省即「𠬜」字，應為古文《易經》。

乘其墉。（《同人》）

《經典釋文》云：「徐音容，鄭作庸。」

按徐爰本殆亦作「容」與「頌」通。《史記·儒林傳》：「魯徐生善為容。」《漢書》「容」作「頌」。鄭玄以作「庸」字為古文，作「頌」字為今文。詳前三四四頁。知鄭玄本《易經》作「庸」字，應為古文《易經》。

明辯晳也。（《大有》）

《經典釋文》云：「鄭本作遰。」

按《一切經音義》卷三《道行般若經音義》引《三蒼》「𢜔」字，郭璞訓：「古

文奇字以為古文逝字。」郭璞以作「覽」字為古文，作「逝」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遰」，與「覽」字近，應為古文《易經》。（今本作「晢」與「逝」近，均从折，為今文。）

君子以哀多益寡。（《謙》）

《經典釋文》云：「哀鄭作捋。」

按《爾雅・釋詁》：「哀聚也。」《經典釋文》云：「古字作褒，本或作捋。」陸德明以作「褒」或「捋」為古文，作「哀」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捋」字，應為古文《易經》。

介于石。（《豫》）

《經典釋文》云：「鄭云：謂磨砑也。」

按陸德明以作「砑」字為古文，作「介」字為今文。詳前一九三頁。知鄭玄本《易經》作「砑」字，應為古文《易經》。

舍車而徒。（《賁》）

《經典釋文》云：「鄭本作輿。」

按漢《石經》以作「車」字為今文，作「輿」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七頁。知鄭玄本《易經》作「輿」字，應為古文《易經》。

无祇悔。（《復》）

《經典釋文》云：「祇辭也。馬同。王肅作禔。」此謂馬融同作「祇」字。

祇既平。（《坎》）

《經典釋文》云：「鄭云當為坻。」

按鄭玄以作「氐」字為古文，作「是」字為今文。詳前一四六頁。知馬融本《易經》作「祇」及鄭玄本《易經》作「坻」，從氐，應為古文《易經》。「祇既平」《釋文》又謂京房作「禔」，《說文》引亦作「禔」，從是，為今文《易經》。

有災。（《復》）

《經典釋文・復》卦「有災」云：「鄭作裁。」

按《龍龕手鑑》卷一戈部云：「裁古文，音災。」釋行均以作「裁」字為古文，作「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裁」字，應為古文《易經》。

豶豕之牙。（《大畜》）

《經典釋文》云：「牙鄭讀為互。」

按《說文》牙字下云：「古文牙。」《汗簡》卷一亦謂「牙」字之古文作。（《汗簡》此條缺，鄭珍依部首補。）許慎、郭忠恕均以作「」或「互」為古文，作「牙」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互」字，應為古文《易經》。

虎視眈眈。（《頤》）

《周禮・春官・大師》云：「眡瞭。」鄭注：「讀為虎眡之眡。」賈公彥疏：「《易・頤》六四云：虎眡眈眈。」

按《說文》見部視字下云：「古文，眡亦古文視。」許慎以作「眎」及「眡」字為古文，作「視」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眡」字，應為古文《易經》。

險且枕。（《坎》）

《經典釋文》「險且」云：「古文及鄭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

按此陸德明已謂作「檢」字為古文，作「險」字為今文。據此知鄭玄本《易經》

作「檢」字，應為古文《易經》。

大臺之嗟凶。（《離》）

《經典釋文》云：「古文及鄭無凶字。」

按此陸德明已謂無「凶」字為古文，有「凶」字為今文。據此知鄭玄本《易經》無「凶」字，應為古文《易經》。

浚恆。（《恆》）

《經典釋文》云：「鄭作濬。」

按釋玄應以作「濬」字為古文，作「浚」字為今文。詳前一二七頁。知鄭玄本《易經》作「濬」字，應為古文《易經》。

不詳也。（《大壯》）

《經典釋文》云：「鄭作祥。」

按漢《石經》以作「詳」字為今文，作「祥」字為古文。詳前二十八頁。知鄭玄本《易經》作「祥」字，應為古文《易經》。

晝日三接。（《晉》）

《經典釋文》云：「接如字，鄭音捷。」

按此殆鄭本作「捷」。宋翔鳳《周易考異》云：「此亦鄭讀。」張揖以作「捷」字為古文，作「接」字為今文。詳前二十八頁。知鄭玄本《易經》作「捷」字，應為古文「易經」。

失得勿恤。（《晉》）

《經典釋文》云：「失馬，鄭作矢。虞云：矢古誓字。」

按《釋文》記虞翻所說，作「矢」字為古文，作「誓」字為今文。據此知馬融、鄭玄本《易經》作「矢」字，應為古文《易經》今本「失」乃「矢」形近而亂。漢世今文《易經》當作「誓」。

夷于左股。（《明夷》）

《經典釋文》云：「夷如字，子夏作睇，鄭同。」

《禮記・內則》云：「睇視。」鄭注：「《易》曰：《明夷》睇于左股。」

按《一切經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第一卷音義云：「洟古文睇同。」《玉篇》卷十九亦云：「洟古作睇。」釋玄應、顧野王均以作「睇」字為古文，作「洟」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睇」，與「睇」形近，均

從弟，應為古文《易經》。今本《易經》作「夷」即「洟」字省。《姤》。（《姤》）

《經典釋文》云：「姤古文作遘，鄭同。」

按此陸德明已謂作「遘」字為古文，作「姤」字為今文。據此知鄭玄本《易經》作「遘」字，應為古文《易經》。

承筐。（《歸妹》）

《經典釋文》云：「筐鄭作匡。」

按「筐」「篚」皆竹器，方形。殆音異而實同，盛錦綺之屬。《孟子・滕文公》下：「匪厥。」《經典釋文》云：「匪義當作篚，此作匪古字。」陸德明以作「匪」字為古文，作「篚」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匡」，殆「匪」字同，應為古文《易經》。

豐其蔀。（《豐》）

《經典釋文》云：「鄭作菩。」

按晁說之録《古周易》云：「菩古文蔀字。」晁說之以作「菩」字為古文，作

「蔀」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菩」字，應為古文《易經》。

麗澤兌。（《兌》）

《經典釋文》云：「鄭作離。」

按鄭玄以作「離」字為古文，作「儷」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二頁。知鄭玄本《易經》作「離」字，應為古文《易經》。

不宜上。（《小過》）

《經典釋文》云：「不宜上，鄭如字。」「鄭如字」，蓋鄭作「上」，別本或作「尚」。

按鄭玄以作「上」字為古文，作「尚」字為今文。詳前一一七頁。知鄭玄本《易經》作「上」字，應為古文《易經》。

繻有衣袽。（《既濟》）

《經典釋文》云：「鄭云：繻音須。」

按《釋文》又引薛虞曰：「禘古文作繻。」薛虞以作「繻」字為古文，作「禘」字為今文。據此知鄭玄本《易經》作「繻」字，應為古文《易經》。《釋文》引《子夏》作

「禮」，乃今文《易經》。

八卦相盪。（《繫辭上》）

《經典釋文》云：「盪，衆家作蕩，馬云除也。」

按《一切經音義》卷九《增一阿含經音義》云：「盪古文作蕩同。」釋玄應以作「蕩」字為古文，作「盪」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馬融本《易經》作「蕩」字，應為古文《易經》。

而道濟天下。（《繫辭上》）

《經典釋文》云：「鄭云：道當作導。」

按漢《石經》以作「道」字為今文，作「導」字為古文。詳前九十七頁。知鄭玄本《易經》作「導」字，應為古文《易經》。

君子之道鮮矣。（《繫辭上》）

《經典釋文》云：「鄭作尟。」

按《汗簡》卷一是部「鮮」字之古文作「尟」。郭忠恕以作「尟」字為古文，作「鮮」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尟」字，應為古文《易

經》。

藏諸用。（《繫辭上》）

《經典釋文》云：『藏鄭作臧。』

慢藏誨盜。（《繫辭上》）

《後漢書・崔駰傳》崔篆《慰志賦》：『睹嫚臧而乘釁兮。』

按顏師古以作『臧』字為古文，作『藏』字為今文。詳前九十九頁。知鄭玄本《易經》作『臧』字，應為古文《易經》。崔篆引作『臧』，同鄭玄本。

效法之謂坤。（《繫辭上》）

《經典釋文》云：『爻法，馬如字，云放也。』

按《群經音辨》卷二云：『爻效也。《易》：爻法之謂坤。今文作效。』賈昌朝以作『效』字為今文，作『爻』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馬融本《易經》作『爻』字，應為古文《易經》。

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繫辭上》）

《經典釋文》云：『鄭作置，鄭云：置當為德。』鄭作『置』形誤，宜『惠』字。

按顏師古以作「悳」字為古文，作「德」字為今文。詳前一三六頁。知鄭玄本《易經》作「置」，即「悳」字譌，應為古文《易經》。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繫辭下》）

《經典釋文》云：「鄭云：庖取也，鳥獸全具曰犧。」

按張揖以作「羲」字為古文，作「戲」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九頁。知鄭玄本《易經》作「犧」，省即「羲」字，應為古文《易經》。（《釋文》引孟、京作「伏戲」，為今文《易經》。）因貳以濟民行。（《繫辭下》）

《經典釋文》云：「鄭云當為弍。」

按許慎以作「弍」字為古文，作「二」字為今文。詳前一〇四頁。知鄭玄本《易經》作「弍」字，應為古文《易經》。（今本《易經》「貳」從俗字。）以待暴客。（《繫辭下》）

《經典釋文》云：「暴鄭作虣。」

按《玉篇》卷二十三虎部云：「虣今作暴。」顧野王以作「暴」字為今文，作「虣」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虣」字，應為古文《易

經》。宋翔鳳《周易考異》云：「靦字《周禮》有之，蓋舉字之古文。」宋說是。

若夫維物撰德。（《繫辭下》）

《經典釋文》云：「撰鄭作算。」

按《汗簡》卷二竹部謂「撰」字之古文作「篹」。郭忠恕以作「篹」字為古文，作「撰」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算」，殆「篹」字省，應為古文《易經》。

《坤》為均。（《說卦》）

《禮記・內則》鄭注：「《易・說卦》：《坤》為均。今亦或作旬也。」

按《內則》鄭注云：「均今亦或作旬。」鄭玄以作「旬」字為今文，作「均」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易經》作「均」字，應為古文《易經》。

以上證明馬融、鄭玄本《易經》是古文本。至於和這項通例相反的，也有少數五條，並錄於後：

由豫。（《豫》）

《經典釋文》云：「由馬作猶。」

按郭忠恕以作『猶』字為今文，作『由』字為古文。詳前三二七頁。知馬融本《易經》作『猶』字，應為今文《易經》。

離王公也。（《離》）

《經典釋文》云：『鄭作麗。』

按鄭玄以作『離』字為古文，作『儷』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二頁。知鄭玄本《易經》作『麗』，即『儷』字省，應為今文《易經》。

其形渥。（《鼎》）

《周禮・秋官・司烜》鄭注：『讀如刑剭之剭。』

《經典釋文・鼎卦》『形渥』云：『鄭作剭。』

《申鑒・時事篇》：『其鼎覆刑焉。』（《申鑒》黃注即引《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按漢《石經》以作『刑剭』為今文，作『形渥』為古文。詳前一八七頁。知鄭玄本《易經》作『刑剭』，應為今文《易經》。（《申鑒》作『刑』亦今文《易經》。）

已上也。（《小過》）

《經典釋文》云：『鄭作尚。』

按鄭玄以作『上』字為古文，作『尚』字為今文。詳前一一七頁。知鄭玄本《易經》作『尚』字，應為今文《易經》。則居可知矣。（《繫辭下》）

《經典釋文》云：『馬如字，處也。』（『馬如字』蓋馬本作『居』，別本作『處』。）

按鄭玄以作『居』字為今文，作『處』字為古文。詳前七十五頁。知馬融本《易經》作『居』字，應為今文《易經》。

三十二　論東漢古文本《論語》出於馬融

《論語》校定成為古文本也出於馬融。現在分述如下：

（一）孔安國《古論》和馬融《古論》。　《論語集解序》說：『《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時馬融亦為之訓說。』何晏認為漢代古文本《論語》，在前漢有孔安國的《古論》，在後漢有馬融的《古論》。其實同稱《古論》，還有區別。因為孔安國當初把古文《論語》讀成為今文本。（詳本書第十五節。）孔安國有古文本，後來却用今文本來傳授流佈。那麼從安國到馬融期間應該通行今文《論語》，照理沒有《古論》了。《集解序》說安國《古論》『而世不傳』，就是指安國以後流傳行用只有今文《論語》，不再流傳古文而說。馬融會有《古論》，應該出於馬融把通行的今文《論語》盡量校定成為古文本而產生的。

（二）包氏、周氏今文本。　張侯本《論語》是今文《魯論》。《漢書·藝文志》說：『傳《魯論語》者……安昌侯張禹……張氏最後而行於世。』《張侯論》之

後，還有包氏和周氏《章句》。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包氏、周氏的《論語》既然都出於《張侯論》，應當也都同於今文《魯論》無疑。包、周二氏年代如下：

包氏年代據《後漢書・包咸傳》說：『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包咸作《論語章句》，大約總不出光武帝建武的三十年中。後來包咸卒年，據《包咸傳》，在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六十五年。

周氏生平年代，一切不大詳細。《經典釋文》也說：『不詳何人。』但是周氏年代應當後於包氏，似乎無疑。記載上說起，總把包說在前，周說在後。漢熹平《石經論語》據《隸釋》謂有『盍、毛、包、周』不同之說，列周於包後，亦知周氏年代當後於包氏。

據此，大略明瞭了包、周二人年代後，再看《論語集解序》說：『順帝時馬融亦為之訓說。』如果從包咸死到順帝元年（公元一二六年）計算，相距約有六十年之久。不過周氏年代既然後於包氏，從周氏算起到順帝，年數當減少；並且包、周注後，《經典釋文》以為『列于學官』，後來通行過一時的。這樣計算起來，包、周本流行的年代，

幾乎可以和順帝時馬融相接，包、周本前於馬融的相差時間原來極近。包、周本既是今文《魯論》，因此我們可以想見：馬融前流行的只有包、周本今文《魯論》，到馬融時候纔又有古文《論語》出現。所以從包、周年代以及性質為今文本考察，也足以證明《論語》校定成為古文本應該出於馬融。

（三）鄭玄時候已經有古文《論語》。　鄭玄曾經採取《古論》文字改正《魯論》，《經典釋文》所謂「鄭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是也。鄭注《論語》所從古文，見於《經典釋文》所引也有「魯讀某為某，今從古」的多條。鄭玄時候必定是已經有古文本《論語》，毫無疑義。然而鄭玄年代上距馬融，又非常接近。二人年代相及，玄師事融，為融後輩。如是，馬融稍前，還流行沿用包、周本今文《論語》，馬融稍後，鄭玄時候已經有現成的古文《論語》可供採取。從這點推測，也覺得《論語》校定為古文本，應該是出於時間不前不後的馬融。

三十三　《說文》引今文本《論語》考

順帝時候馬融校定古文本《論語》，已經在許慎以後了。許慎實際不曾見過馬融的《論語》。所以《說文》引的《論語》大半還是馬融以前的今文本。王國維說：「《論語》出孔氏壁中，至後漢尚存，故《說文解字》中頗引其字。」（《觀堂集林》卷七，《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王國維認為《說文》所引《論語》是古文本，不完全對。現在舉例於後：

文質彬彬。（《雍也》）

《說文》份字下：「《論語》曰：文質份份。」

按《說文》又云：「彬古文份。」許慎以作「彬」字為古文，作「份」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份」字，應為今文《論語》。

衣敝縕袍。（《子罕》）

《說文》袍字下：「《論語》曰：衣弊縕袍。」（各本作弊。段注改為敝，反誤。）

按釋玄應以作「斃」「敝」為古文，作「弊」字為今文。詳前九十六頁。知《說

文》所引作「弊」字，應為今文《論語》。

行不履閾。（《鄉黨》）

《說文》閾字下：「《論語》曰：行不履閾。」

按《說文》又云：「閫古文閾。」《玉篇》卷十一門部「閾」字之古文作「閫」。許慎、顧野王均以作「閫」字為古文，作「閾」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閾」字，應為今文《論語》。

褻裘長短右袂。（《鄉黨》）

《說文》紲字下：「《論語》曰：紲衣長短右袂。」

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一《正法念經音義》云：「古文紲、媟、褻、渫四形，今作褻。」疑此當古文一形，而今文演變有四形。（《六書統》云，「褻古文紲。」可證。）釋玄應以作「褻」字為古文，作「紲」等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紲」字，應為今文《論語》。

不使勝食氣。（《鄉黨》）

《說文》既字下：「《論語》曰：不使勝食既。」

按鄭玄以作『餼』字為古文，作『既』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三頁。知《說文》所引作『既』字，應為今文《論語》。（今本氣省。）

緩而不輟。（《微子》）

《說文》優字下：『《論語》曰：優而不輟。』

按《隸釋》及《東觀餘論》載漢熹平《石經論語·微子》此句『緩』作『優』。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據此知《說文》所引作『優』字，應為今文《論語》。

逸民。（《微子》）

《說文》佚字下：『佚，佚民也。』（段玉裁曰：『《論語》：逸民，許作：佚民，正字也。』）

按漢《石經》以作『佚』字為今文，作『逸』字為古文。詳前一一五頁。知《說文》所引作『佚』字，應為今文《論語》。

以上證明《說文》所引《論語》是今文本。至於和這項通例相反的，現在舉出在下面。《說文》原屬字書，有些古文係遠稽遺文而得，並非流傳本，却可以作為解釋文字的用場。所以《說文》引的會有古文和今文參半並見。

盡力乎溝洫。（《泰伯》）

《說文》洫字下：「《論語》曰：盡力于溝洫。」

按漢《石經》以作「乎」字為今文，作「于」字為古文。詳前二三二頁。知《說文》所引作「于」字，應為古文《論語》。

狐貉之厚以居。（《鄉黨》）

《說文》貊字下：「《論語》曰：狐貊之厚吕居。」

按《汗簡》卷四豸部謂「貉」字之古文作「貊」。郭忠恕以作「貊」字為古文，作「貉」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貊」字，應為古文《論語》。

按顧野王以作「吕」字為古文，作「以」字為今文。詳前一〇一頁。知《說文》所引作「吕」字，應為古文《論語》。

羿善射。（《憲問》）

《說文》琴字下：「《論語》曰：琴善射。」

按《汗簡》卷五弓部謂「羿」字之古文作。郭忠恕以作「琴」字為古文，

作「羿」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𠦂」字，應為古文《論語》。詳前一〇二頁。知《說文》所引作「躲」字，應為古文《論語》。

羿盪舟。（《憲問》）

《說文》羿字下云：「《論語》曰：羿湯舟。」

按魏《石經》、郭忠恕均以作「羿」字為古文，作「敖」字為今文。詳前九十四頁。知《說文》所引作「羿」字，應為古文《論語》。

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憲問》）

《說文》簣字下：「《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

按《說文》簣字下又云：「臾古文簣。」許慎以作「臾」字為古文，作「簣」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臾」字，應為古文《論語》。

三十四　馬融、鄭玄本古文《論語》考

《論語集解序》說：『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註。』其實鄭玄只就《魯論》篇章考之《古論》，何晏以為鄭玄還考之《齊論》，恐怕不確。

《經典釋文》引鄭玄注『《魯》讀某為某，今從古』共有二十三條，沒有一條提起《齊論》。可見鄭玄只是根據《古論》改正《魯論》，未曾運用過《齊論》。我們更可見鄭玄年代在馬融後，並且師事馬融，自然鄭玄本就應該根據馬融校定的古文《論語》了。《經典釋文》記鄭玄本『鄭作某』有很多條，都是鄭玄根據馬融本的古文《論語》。現在疏釋於後：

求之與，抑與之與。（《學而》）

《論語集解》鄭玄曰：『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

按鄭玄曰：『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乃合作望治，而非給予解釋，則鄭本當

作『與』字，漢《石經》以作『予』字為今文，作『與』字為古文。詳前六十五頁。知鄭玄本《論語》作『與』字，應為古文《論語》。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

《論語集解》馬融曰：『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

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此句作『亦不行』，無『可』字。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無『可』字為今文，有『可』字為古文。據此知馬融本《論語》當有『可』字，應為古文《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為政》）

《經典釋文》云：『饌鄭作餕。』

按《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云：『古文餕皆作餕。』鄭玄以作『餕』字為古文，作『餕』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鄭玄本《論語》作『餕』字，應為古文《論語》。今本《論語》『饌』字，殆『餕』字同，為今文。

可使治其賦也。（《公冶長》）

《經典釋文》云：『鄭云：軍賦。』

按梁武以作『傅』字為今文，作『賦』字為古文。詳前三〇八頁。知鄭玄本《論語》作『賦』字，應為古文《論語》。

文質彬彬。（《雍也》）

《後漢書・馮衍傳》：『道德彬彬，』李賢注：『《論語》鄭玄注：彬彬雜半貌。』

按許慎以作『彬』字為古文，作『份』字為今文。詳前四一八頁。知鄭玄本《論語》作『彬』字，應為古文《論語》。（《說文》引作『份份』，為今文《論語》。）

子之燕居。（《述而》）

《經典釋文》云：『鄭本作宴。』

《後漢書・循吏・仇覽傳》：『雖在宴居。』

按釋玄應以作『宴』字為古文，作『燕』字為今文。詳前九十九頁。知鄭玄本《論語》作『宴』字，應為古文《論語》。仇覽晚在獻帝時，故據馬融古文《論語》。

冕衣裳者。（《子罕》）

《經典釋文》云：『鄭本作弁。』

見冕。（《鄉黨》）

《經典釋文》云：『鄭本作弁。』

按鄭玄以作『絻』字為今文，作『弁』字為古文。詳前二〇九頁。知鄭玄本《論語》作『弁』字，應為古文《論語》。（《說文》以『絻』為『冕』或體，則『冕』與『絻』同為今文。）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先進》）

《論語集解》引鄭玄曰：『仍因也，貫事也。』

按鄭玄以作『仁』字為今文，作『仍』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一頁。知鄭玄本《論語》作『仍』字，應為古文《論語》。（揚雄《將作大匠箴》引，『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為今文《論語》。）

師也辟。（《先進》）

《論語集解》引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

按目馬融注，知馬本作『僻』字。漢《石經》以作『辟』字為今文，作『僻』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九頁。知馬融本《論語》作『僻』字，應為古文《論語》。因之以饑饉。（《先進》）

《經典釋文》云：『饑鄭本作飢。』

按郭忠恕以作「飢」字為古文，作「饑」字為今文。詳前五十三頁。知鄭玄本《論語》作「飢」字，應為古文《論語》。

詠而歸。（《先進》）

《經典釋文》云：「鄭本作饋。」

齊人歸。（《微子》）

《經典釋文》云：「鄭作饋。」

歸孔子豚。（《陽貨》）

《經典釋文》云：「鄭本作饋。」

按鄭玄以作「歸」字為今文，作「饋」字為古文。詳前二二八頁。知鄭玄本《論語》作「饋」字，應為古文《論語》。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顏淵》）

《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玄注：「折斷也。」

按鄭玄以作「制」字為今文，作「折」字為古文。詳前二三九頁。知鄭玄本《論語》作「折」字，應為古文《論語》。（《大戴禮記·保傅篇》云：「不中於制獄。」係據《魯論》今文。）

子貢方人。（《憲問》）

《經典釋文》云：「鄭本作謗。」

按鄭玄以作「方」字為今文，作「旁」字為古文。詳前一五八頁。知鄭玄本《論語》作「謗」，省即「旁」字，應為古文《論語》。

裨諶草創之。（《憲问》）

《群經音辨》卷一亠部引：「鄭康成曰：卑諶艸創之。」

按何超以作「艸」字為古文，作「草」字為今文。詳前三二六頁。知鄭玄本《論語》作「艸」字，應為古文《論語》。

好行小慧，難矣哉。（《衛靈公》）

《論語集解》引鄭玄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

按鄭玄以作「惠」字為今文，作「慧」字為古文。詳前二四一頁。知鄭玄本《論語》作「慧」字，應為古文《論語》。

友便辟。（《季氏》）

《論語集解》引馬融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按《論語・微子篇》：『辟世之士哉。』《隸釋》載漢熹平《石經論語・微子》『辟』作『避』。漢《石經論語》係用今文本，則知作『避』字為今文，作『辟』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馬融本《論語》作『辟』字，應為古文《論語》。（今文作『避』，故馬融訓釋為『辟人所忌，以求容媚』。）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季氏》）

《論語集解》引鄭玄曰：『躁不安靜。』

按鄭玄以作『傲』字為今文，作『躁』字為古文。詳前二四二頁。知鄭玄本《論語》作『躁』字，應為古文《論語》。

三十五　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

據前所論，漢代《儀禮》今文和古文二種本子並傳。這樣並行，原是難以常常保持而不變動。流傳稍久，恐怕將成為不純粹今文，也不純粹古文的現象吧！

鄭玄注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後漢書·盧植傳》說：

> 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熹平四年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闕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盧植的話我們可以注意：（一）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

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注：『回穴，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汙於曩時。』注：『回汙，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穴』，應當解釋做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穴』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盧植的『考《禮記》失得』，實際不僅一部《禮記》，應該包括《儀禮》和《禮記》。《禮》指《儀禮》，《記》指《禮記》。因為論到《儀禮》文字，確實會牽涉到《禮記》。《禮記》裡引用《儀禮》是今文《儀禮》，跟漢代有些人所見古文《儀禮》有異。詳本書第十二、十三、十四各節。盧植說『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必定指《禮記》中所依據的《儀禮》是今文本而說。否則單指《禮記》，只是傳記性質，那會有文字

上今古的糾葛呢？

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闕穴。』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不過盧植這番建議，沒有實現。清人臧琳說：

《後漢書·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云：『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云：『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紀》。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粗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經義雜記》，《經解》本卷二百零三，《盧植奏定禮記》條。）

我們想曉得盧植校定《儀禮》的成績怎樣，竟然沒有材料可考，因為盧植原沒有實現

他的計議。既然盧植有過上書建議，我們就不妨從盧植話裡推證，看他究竟想怎樣校定：

（一）盧植說：『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糾謬。』這是根據《周禮》裡的古文，資為憑籍，可以刊正今文本《儀禮》。

《周禮》的文字間或有古文保存，原屬極寶貴的一宗資料。盧植認為應用《周禮》可以校正《儀禮》文字錯誤。現摘舉《周禮》古文例子於後：

主人釋服。（《鄉飲酒禮》）

《周禮·春官·大胥》：『春入學舍菜。』鄭注：『舍即釋。』

《周禮·春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鄭注：『舍讀為釋，古書釋多作舍字。』

按《鄉飲酒禮》此句鄭注云：『古文釋作舍。』鄭玄以作『舍』字為古文《儀禮》，作『釋』字為今文《儀禮》。據此類推，知《周禮·春官·大胥》、《占夢》皆作古文『舍』字，不從今文作『釋』字。盧植即可據《周禮》『舍』字，改正《儀禮》『釋』字，以歸於古文本。

當阿東面。（《士昏禮》）鄭注云：『阿棟也。』

《周禮・考工記・匠人》：『四阿重屋。』

按《儀禮・士昏禮》此句鄭注云：『今文阿為庪。』鄭玄以作『庪』字為今文《儀禮》，作『阿』字為古文《儀禮》。據此類推，知《周禮・考工記・匠人》作古文『阿』字，不從今文作『庪』字。盧植即可據《周禮》『阿』字，改正《儀禮》『庪』字，以歸於古文本。

更爵洗升。（《燕禮》）

《周禮・春官・巾車》：『歲時更續（受讀）。』鄭注：『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讀當為續。』

按鄭玄以作『受』字為古文《儀禮》作，『更』字為今文《儀禮》。詳前六十八頁。知《周禮・春官・巾車》故書作古文『受』字，不從今文作『更』字。盧植即可據《周禮》故書『受』字，改正《儀禮》『更』字，以歸於古文本。

綴諸箭。（《大射儀》）

《周禮・夏官・職方》：『其利金錫竹箭（晉）。』鄭注：『故書箭為晉。杜子春曰：晉當為箭。』

按《大射儀》此句鄭注云：『古文箭作晉。』鄭玄以作『晉』字為古文《儀禮》作『箭』字為今文《儀禮》。據此類推，知《周禮・夏官・職方》故書

作古文「晉」字，不從今文作「箭」字。盧植即可據《周禮》故書「晉」字，改正《儀禮》「箭」字，以歸於古文本。

（二）盧植說：「頗知今之《禮記》，特多闕穴。臣前以《周禮》發起糾謬。」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就是盧植憑籍了《周禮》的古文，用來刊正《禮記》所依據的今文《儀禮》。現在把《周禮》、《禮記》二書合證，更舉數例在後：

闌西閾外。（《士冠禮》）

《禮記・玉藻》：「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

《禮記・曲禮上》：「由闌右，不踐閾。」

《周禮・考工記・匠人》：「置槷以縣。」鄭注：「槷古文臬。」

按鄭玄以作「槷」字為古文，作「闌」字為今文。詳前二一二頁。知《周禮・考工記・匠人》作「槷」字為古文，《禮記・玉藻》、《曲禮》作「闌」字，應據今文《儀禮》。盧植「以《周禮》發起糾謬」及「考《禮》、《記》失得」者，即依《周禮》古文「槷」字，以刊正《玉藻》、《曲禮》所據今文《儀禮》

「闌」字也。

嬴醢。（《士冠禮》）

《禮記・內則》：「蝸醢。」

《周禮・天官・醢人》：「嬴醢。」

按鄭玄以作「蝸」字為今文，作「嬴」字為古文。詳前一八九頁。知《周禮・醢人》作「嬴」字為古文，《禮記・內則》作「蝸」字，應據今文《儀禮》。盧植「以《周禮》發起粃謬」及「考《禮》、《記》失得」者，即以《周禮》古文「嬴」字，以刊正《內則》所據今文《儀禮》「蝸」字也。

乃窆。（《既夕禮》）

《禮記・王制》：「庶人縣封。」

《禮記・檀弓上》：「縣棺而封。」

《禮記・檀弓下》：「殷既封而弔。」

《禮記・曾子問》：「遂既封而歸。」以上鄭注均謂「封當為窆。」

《周禮・地官・鄉師之職》：「及窆，執斧以涖。」

《周禮・地官・遂人》：「及窆陳役。」鄭司農曰：「窆《禮記》謂之封。」

按鄭玄以作「封」字為今文，作「窆」字為古文。詳前二一八頁。知《周禮・鄉師》、《遂人》作「窆」字為古文，《禮記・王制》、《檀弓》、《曾子問》作「封」字，應據今文《儀禮》。盧植「以《周禮》發起糾謬」及「考《禮》、《記》失得」者，即依《周禮》古文「窆」字，以刊正《王制》、《檀弓》、《曾子問》所據今文《儀禮》「封」字也。

白狗幣。（《既夕禮》）鄭注云：「幣，覆等也。」

《禮記・玉藻》：「君羔幣虎犆。」

《禮記・少儀》：「拖諸幣。」

《周禮・天官・冢宰》：「幂一人，奄一人，女幂十人。」鄭注云：「以巾覆物曰幂。」

《周禮・天官・幂人》：「幂人掌共巾幂。」

按鄭玄以作「幂」字為古文，作「幣」字為今文。詳前二一九頁。知《周禮・天官・冢宰》、《幂人》作「幂」字為古文，《禮記・玉藻》、《少儀》作「幣」字，應據今文《儀禮》。盧植「以《周禮》發起糾謬」及「考《禮》、

《記》失得」者，即依《周禮》古文「冪」字，以刊正《玉藻》、《少儀》所據今文《儀禮》「幦」字也。

三十六 《說文》引今文本《儀禮》考

許慎年代在盧植之前。《說文》所引《儀禮》的確還是今文本《儀禮》。現在舉例於下：

束帛儷皮。（《士冠禮》）

《說文》麗字下：『《禮》：麗皮納聘。』

按鄭玄以作『離』字為古文，作『儷』字為今文。詳前一七二頁。知《說文》所引作『麗』即『儷』字省，應為今文《儀禮》（《白虎通·嫁娶篇》引古文《儀禮》作『離皮』。）

質明行事。（《士冠禮》）

《說文》晢字下：『《禮》曰：晢明行事。』

按許慎以作『明』字為古文，作『朙』字為今文。詳前二〇〇頁。知《說文》所引作『朙』字，應為今文《儀禮》。

設扃鼏。（《士冠禮》）

《說文》鉉字下：『《禮》謂之鼏。』

按《士冠禮》此句鄭注云：『古文鼏為密。』鄭玄以作『密』字為古文，作『鼏』字為今文。據此知《說文》所引作『鼏』字，應為今文《儀禮》。

一人洗舉觶于賓。（《鄉射禮》）

《說文》觶字下：『《禮》曰：一人洗舉觶。』

按《有司徹》鄭注云：『古文觶皆為酨，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鄭玄以作『酨』字為古文，作『觶』字為今文。（《五經異義》鄭駁亦云：『今《禮》角旁觶。』以作『觶』為今文《禮》。）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觶』字，應為今文《儀禮》。

十斛曰秉，二百四十斗。（《聘禮記》）

《說文》秅字下：『《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為秉。』（《聘禮記》文，作《周禮》誤。）

按《汗簡》卷六斗部古文 字其今文作 。（據《四部叢刊續編》影馮已蒼抄本。）今文字形與『斤』字近。（《說文》斗字下段注：『許說俗字人持十為斗，魏、晉以後作升，似升非升，似斤非斤，所謂人持十也。』即指《汗簡》今文此形。）郭忠恕以作『斗』字為古文，作『斤』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斤』字，應為今文《儀禮》。

鈃芼牛羬羊苦豕薇。（《公食大夫禮》）

《說文》芐字下：「《禮記》：鈃毛牛羸羊芐豕薇。」

按《公食大夫禮》此句鄭注云：「今文苦為芐。」鄭玄以作「芐」字為今文，作「苦」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說文》所引作「芐」字，應為今文《儀禮》。

乃窆。（《既夕禮》）

《說文》堋字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按鄭玄以作「封」字為今文，作「窆」字為古文。詳前二一八頁。知《說文》所引作「封」字，應為今文《儀禮》。

茅長五寸束之。（《士虞禮》）

《說文》酉部酋字下：「《禮》：祭束茅加於裸圭。」

按鄭玄以作「苗」字為古文，作「茅」字為今文。詳前四〇〇頁。知《說文》所引作「茅」字，應為今文《儀禮》。

以酳主人。（《特牲饋食禮》）

《說文》醋字下：『醋，客酌主人也。』

按鄭玄以作『酢』字為古文，作『醋』字為今文。詳前一八八頁。知《說文》所引作『醋』字，應為今文《儀禮》。（《彤大》鄭箋》：『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作『酢』字即同古文。）

清人臧庸也認為《說文》所引是今文《儀禮》。臧氏說：

《說文序》自言稱經皆古文，而於《儀禮》則今文為多。如《士冠禮》：『設扃鼏。』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而《說文》作『鉉』不作『扃』，作『鼏』不作『密』。故金部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鼎部云：『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一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易》：玉鉉大吉也。』《既夕禮》：『乃窆。』注：『窆下棺也，今文窆為封。』而《說文》引《禮》作『封』。故土部云：『堋，喪葬下土也。從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公食大夫禮記》曰：『鍋芼牛藿羊苦豕薇。』注：『今文苦為芐。』而《說文》引《禮》作『芐』。『苦』字義別。故艸部云：『芐，地黃也。從艸下聲。《禮》曰：鍋毛牛藿羊芐豕薇。』《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書銘于末。』

注：「今文銘皆作名。」而《說文》止用今文「名」字，金部並不收古文「銘」，是可得其所從之例矣。（原注：「引之案：古文止為𠂤，見《士昏禮》，《說文》無𠂤，亦一證。」《拜經日記》，《經解》本卷一千一百七十，《說文儀禮用今文》條。）

這是證明《說文》引《儀禮》作「鼏」字，「封」字，「芊」字都依今文本，臧庸的說法是對的。不過臧氏拿《說文》沒有收錄古文「銘」字為據，王引之也拿《說文》無古文「𠂤」字為據，就推論《說文》根據今文《儀禮》，這在論證上是不足為凭。

三十七 兩漢各經傳今古文沿革表

書名＼時間	西漢司馬遷、劉向時	西漢末杜鄴、杜林，劉歆時	東漢許愼（三〇—一二四）時	馬融（七九—一六六）時	盧植（—一九二）時
《易經》	今文本	今文本	今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詩經》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尚書》	今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儀禮》《禮記》本	今文本	今文本	今文本	今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穀梁》	今古雜	今古雜	今古雜	今古雜	今古雜
《春秋經》《公羊》	今文本	今文本	今文本	今文本	今文本
《左氏》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左傳》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論語》	今文本	今文本	今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孝經》	今文本	今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古文本

三十八　論三國、魏、晉時期學術演變

根據以上各節，可以知道漢代從事「改定古文」，逐漸產生古文本經傳，占了很長一段時間，從西漢末起直到東漢靈帝時。

因此承先啟後，影響及於經學歷史上的變遷，到了三國、魏、晉時候自然發生不少顯著的演進。第一，就是今古學官的代謝。漢代立於學官，沒有不是今文派博士學說，古文家學問只能在民間私傳。自從古文本經傳逐漸校定後，民間古文學勢力興起。到魏、晉時候，立於學官，就完全用清一色的古文經傳。

後漢初年今文十四博士，到魏、晉幾乎完全亡逸。試看：

一．《易經》，《經典釋文敘錄》說：「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家不得立，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費人無傳者。惟鄭康成、王輔嗣所注行於世。」

二・《尚書》，《釋文敘錄》說：『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

三・《詩經》，《隋志》說：『《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四・《禮》，《釋文敘錄》說：『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慶氏《曲臺》久亡，《大戴》無傳學者。唯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立學官。』

五・《春秋》，《隋志》說：『《左氏》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寧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

漢代今文家說至此一掃而空，於是古文學說代之而興。晉時候新建立的學官，置博士十九人，全用古文家派。《宋書・百官志》說：

博士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減為九人，皆不知掌何經。

《晉書・荀崧傳》說：

崧上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眞、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

這博士十九人的家數，據近人王國維說：

今以荀崧所舉家數，與沈約所記魏博士員數差次之。魏時除《左傳》杜注未成，《尚書孔傳》未出外，《易》有鄭氏、王氏；《書》有賈、馬、鄭、王氏；《詩》及《三禮》鄭氏、王氏；《春秋左傳》服氏、王氏；《公羊》顏氏、何氏；《穀梁》尹氏，適得十九家，與博士十九人之數相當。沈約之說，雖他無所徵，蓋略近之矣。（《觀堂集林》卷四《漢魏博士考》。）

這一點今古學官轉變是學術史上大事。為什麼會得如此迅速變遷，照王國維的解釋，歸因於『董卓之亂，京、洛為墟』『未遑庠序之事』，以致於『博士失其官守』。我看還是間接的理由。主要原因必定為了古文本經傳，這時候基本上校定了的緣故。

東漢時候古文家未始不盛。像賈逵、馬融、鄭玄輩聲望之隆，弟子之衆，不亞於前此學官博士。何以古文家學問只能民間傳授，不成立為官學呢？何以學官轉變要到

三國、魏、晉，不發生在古文家興盛的東漢呢？這就是到東漢後期，經傳古文本逐漸校成後，纔正式引起變化，不久轉入三國、魏、晉，遂至學官都立古文派，今文說幾乎廢絕。

漢末魏初幾十年中，更有件大事便是建立《石經》。一次在漢靈帝熹平四年，（見《後漢書·靈帝本紀》。）一次在魏廢帝正始中。（見《晉書·衛恒傳》。）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正始《石經》古文、篆、隸三體並列，實際把古文作為首要的。

主持建立《石經》出於蔡邕。其實蔡邕本來也是參與東觀校書的，（《蔡邕傳》說，「拜郎中，校書東觀。」）他跟馬融、許慎、盧植的學術宗旨素來相同。可徵建立熹平《石經》實在可以看做東觀校書工作另一方面的成就。《石經》採用今文，用意就在於保存異文的性質。立《石經》跟校書不同而實際相成，所以會出於蔡邕來幹這事了。

魏正始中建立《三體石經》。這又以古文為主而並錄篆、隸。用意和建立熹平《石經》仍然無異，就是把今文、古文二種同時刊定於一尊。文字互異，可由並列對照，一覽而知。這是熹平《石經》工作的進展，兼顧今文、古文二方面而更加完備了。

（魏《石經》據《隋志》著錄有《尚書》和《左傳》。魏《石經》每字分寫三種字體，篇幅繁重，當時別經沒有完成。）

原始經傳，只應該有一個本子。然而行用的文字，歷時既久，隨時演變，以致漢代經傳便發生了今文本和古文本的不同。於是漢代學者不免致力於校理文字。東漢時期更吸收了不少學者參加東觀校書。因此校書成功後，自然要求刻立在石碑上，使得一成不變，不再像竹帛的容易訛誤。否則行用的文字，歷代演變，經傳字體，豈非也隨時會被改動嗎？無論《漢石經》或《魏石經》，其所以建立的原因，都由於此。

三十九　論壁中書係屬傳說

漢代經傳今文本、古文本沿革變遷，既如前述。因而自然明瞭《漢書》記載魯恭王、河間獻王得壁中書和古文舊書，一定不可靠。因為：

一、經傳有今文本、古文本沿革變遷；

二、有固定的壁中書古文經傳。

這二個觀念不能够並存。其實漢代不是有固定的壁中古文經傳，乃是經傳今文本、古文本沿革上，先後有一番變遷的線索可尋。我們正好就此樹立一個漢代經籍沿革的史實，不必再替舊說壁中書張目。

假使認為魯恭王、河間獻王有壁中古文，那麼西漢經傳不是古文本齊備嗎？就和前面分析，西漢經傳有今文本也有古文本的情形不相符合。後來古文《尚書》何必到杜鄴、杜林時候纔有呢？古文《孝經》、古文《論語》、古文《易經》何必到許慎、馬融時候纔有呢？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最重要一點，便是懷疑魯恭王壁中書以及河間獻王得古文舊書不可靠。康氏立說容有不少可以斟酌，但這一點我想是確切的。康氏說：

偶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讀之，乃無得古文經一事，大驚疑。乃取《漢書·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又取《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反，乃益大驚大疑。（《重刻偽經考後序》）

把《漢書》跟《史記》對照，看出《漢書》採取偽說，這是康氏的發見。我們明瞭漢代非有固定的壁中古文經傳，對於康氏所疑，也能贊同。

康氏從壁中書史跡不可靠，第二步斷定漢代各種古文經傳全出於劉歆偽造。這個推論却不準確。我們從漢代經傳今文本、古文本沿革變遷講，漢代古文經傳分為下列三類：

一·《毛詩》是『古文科斗』的古文本，《左傳》用『多古字古言』的古文本。

二·古文《尚書》出於杜鄴、杜林校定；古文《孝經》出於許慎校定；古文《費易》出於馬融校定；古文《論語》出於馬融校定；古文《儀禮》出於盧植所建

議要校定。《儀禮》古文本未實現。

三·《周官》、《逸禮》和《逸書》或者內容有部份漢代人所改竄的也未可知。我們把漢代古文經傳分成三類，不歸於劉歆偽造，也不誤信真有壁中出的古文。這樣對於古文經傳來歷的疑題能够涣然冰釋，迎刃而解了。

壁中書的不可靠，並非指壁中本偽書，乃是所謂古文本僅屬空託，實際無書。明瞭這點纔看得清楚《漢志》著錄所謂「古經」。《六藝略》有：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禮古經》五十六卷；
《春秋古經》十二篇；
《論語古》二十一篇；
《孝經古孔氏》一篇。

照本書前面所述，班固時候只有古文《尚書》、古文《左傳》和古文《毛詩》，哪裡有《禮古經》、《古論》、《古孝經》呢！關於這一層，王國維以為：

蓋諸經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別其家數，非徒以其文字也。六藝於書籍中為最

尊，而古文於六藝中又自為一派，於是古文兩字，遂由書體之名，而變為學派之名。故《地理志》於古文《尚書》家說，亦單謂之古文。（《觀堂集林》卷七，《漢書所謂古文說》。）王國維對於《漢志》著錄的『古經』解釋做家數，不認為是文字上古文。其實王氏講法仍然難通。（因為《漢志》著錄《古經》明明說起「出自孔壁」，意指文字上古文，無從解釋為學派家數。）我們知道了壁中書係屬傳說，對於《漢志》倒可以解釋了。《漢志·尚書略序》說：『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禮經略序》說：『《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自注說：『出孔子壁中。』《孝經略序》說：『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漢志·六藝略》各種經傳稱為出於孔壁的有上列四種，然而恰恰採據魯恭王壁中書的傳說。試看《漢志》說：

>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魯恭王所得是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而《漢志》所說『出自孔壁』剛剛也就是這四種。（《漢志·禮古經》有五十六卷之多。這是十七篇《儀禮》之外再加古文《逸禮》。《逸禮》篇幅有許多漢代併合於《禮記》中。所以《禮經》古文本，在記載時稱做《禮記》。）我們知道了魯恭王得壁中書不可靠，正可以證明《漢志》著錄這四種恰

恰誤採傳說，不足為有古文本的憑證。

康有為、王國維同樣考察漢代古文經傳問題，然而得到結果絕異。我們更舉一個例子。譬如康氏一篇《偽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所列舉人物有：張竦、張敞、揚雄、杜子春、鄭興、杜林、桓譚、陳元、賈逵、徐巡、張衡、劉陶、劉珍、劉騊駼、馬日磾、楊彪、韓說、班彪、班固、王充、王符、仲長統、崔篆、崔駰、崔瑗、馬融、盧植、蔡邕、鄭玄等。王氏也有一篇《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所列舉人物有張敞、桑欽、杜林、衛宏、徐巡、賈逵、許慎等。（王氏所舉還不完備。《揚雄傳》說：「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則揚雄識奇字，應當是個小學家。）蔡邕曾正定六經文字，書丹於碑，則蔡邕何嘗不是經學家兼小學家呢？《周禮》故書某字，杜子春以為應作某字，杜子春當然也是古文學家而兼小學家了。盧植上書說：「古文科斗近於為實，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敎悅之。」則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以及盧植自己也都是研究古文科斗的小學家了。這幾人可補入。）二家臚舉人物，詳略有異，然而都屬於古文家。康氏認為這些人造作偽經、傳授偽經；王氏却以為他們是古文家而兼小學家。二家材料相同，見解截然相異。事實上康氏立說不謹嚴，王氏見解近於實際。古文家把今文本校定成為古文本，自然從事校定工作，勢必屬於通古文的小學家了。

四十　《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係古文本《月令》考

本書疏釋漢代經傳的今古異文，對於經傳今文本、古文本的源流演變，產生新的假設。因此，我再推論今古文字應當不僅限定在六藝經傳，其他像諸子，也有秦、漢以前的古書，難道不會在漢代發生今文古文的本子不同嗎？

於是我想擴大到經傳以外做一次研究：把《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和《禮記・月令篇》、《淮南子・時則訓》的文字，比較對照。三篇文句多同，異文極多。我認為《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實在就是古文本的《月令》。現在條舉疏釋如下：

乘鷺輅。（《孟春紀》）乘鷺路。（《月令》）

按許慎以作「輅」字為古文，作「路」字為今文。詳前一六二頁。知《孟春紀》作「輅」即「路」字省，應為古文；《月令》作「路」即「路」字省，應為今文。

以迎春於東郊。（《孟春紀》）以迎春於東郊。（《月令》）以迎歲于東郊。（《時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孟春紀》及《月令》作『於』字，應為古文；《時則訓》作『于』字，應為今文。

無有不當。（《孟春紀》）毋有不當。（《月令》）

無有壞墮。（《孟夏紀》）毋有壞墮。（《月令》）無有隳壞。（《時則訓》）

無刈藍以染。（《仲夏紀》）毋艾藍以染。（《月令》）

無刈藍以染。（《時則訓》）

無燒灰。（《仲夏紀》）毋燒灰。（《月令》）毋燒灰。（《時則訓》）

無或枉橈。（《仲秋紀》）毋或枉橈。（《月令》）無或枉橈。（《時則訓》）

無或失時。（《仲秋紀》）毋或失時。（《月令》）

按鄭玄以作『毋』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七十二頁。知《孟春紀》、《孟夏紀》、《仲夏紀》、《仲秋紀》均作『無』字，應為古文；《月令》作『毋』字，應為今文；《時則訓》作『無』亦作『毋』字，為今古雜。

掩骼霾髊。（《孟春紀》）掩骼埋胔。（《月令》）掩骼薶骴。（《時則訓》）

處必揜身欲靜無躁。（《仲夏紀》）處必掩身毋躁。（《月令》）

按《汗簡》卷五手部謂『掩』字之古文作『揜』。郭忠恕以作『揜』字為古文，作『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孟春紀》、《仲夏紀》作『揜』字，應為古文；《月令》及《時則訓》作『掩』字，應為今文。

草木早槁。（《孟春紀》）草木蚤落。（《月令》）草木早落。（《時則訓》）

按鄭玄以作『蚤』字為古文，作『早』字為今文。詳前六十七頁。知《孟春紀》作『早』字，應為今文；《月令》作『蚤』字，應為古文；《時則訓》原作『早』字，俗本作『早』字譌，顧千里校宋本作『早』字。亦為今文。

入舞舍菜。（《仲春紀》）習舞釋菜。（《月令》）

按鄭玄以作『舍』字為古文，作『釋』字為今文。詳前四三三頁。知《仲春紀》作『舍』字，應為古文；《月令》作『釋』字，應為今文。

具栚曲簴筐。（《季春紀》）具曲植籧筐。（《月令》）

具撲曲筥筐。（《時則訓》）

按《方言》卷十三郭注云：『簴古筥字。』郭璞以作『簴』字為古文，作『筥』

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季春紀》作「簾」及《月令》作「籧」字，應為古文；《時則訓》作「筥」字，應為今文。

王菩生。（《孟夏紀》）王瓜生。（《月令》）王瓜生。（《時則訓》）

按《穆天子傳》卷二郭注云：「莧今菩字。」郭璞以作「莧」字為古文，作「菩」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孟夏紀》作「菩」字，應為今文；《月令》及《時則訓》作「瓜」字，非今非古。（《月令》鄭玄注：「《今月令》云：王莧生。《夏小正》云：王莧秀。」所作「莧」字，則為古文。）

無刈藍以染。（《仲夏紀》）毋艾藍以染。（《月令》）

無刈藍以染。（《時則訓》）

按漢《石經》以作「艾」字為今文，作「乂」字為古文。詳前一四九頁。知《仲夏紀》、《時則訓》作「刈」殆「乂」字譌，應為古文；《月令》作「艾」字，應為今文。

無暴布。（《仲夏紀》）毋暴布。（《月令》）毋暴布。（《時則訓》）

按顧野王以作「暴」字為古文，作「暴」字為今文。詳前九十四頁。知《仲夏紀》作「暴」字，應為古文；《月令》及《時則訓》作「暴」字，應為今文。

農乃升麥。（《孟夏紀》）農乃登麥。（《月令》）

升龜取龜。（《季夏紀》）登龜取龜。（《月令》）登龜取龜。（《時則訓》）

農乃升穀。（《孟秋紀》）農乃登穀。（《月令》）農始升穀。（《時則訓》）

按鄭玄以作「登」字為今文，作「升」字為古文。詳前一五五頁。知《孟夏紀》、《季夏紀》、《孟秋紀》作「升」字，應為古文；《月令》作「登」字，應為今文；《時則訓》作「登」亦作「升」，為今古雜。

輿受車以級。（《季秋紀》）授車以級。（《月令》）授車以級。（《時則訓》）

按《季秋紀》「輿」「車」二字重疊，疑「車」字衍，當云「受輿以級」。漢《石經》以作「車」字為今文，作「輿」字為古文。詳前五十七頁。知《季秋紀》作「輿」字，應為古文；《月令》、《時則訓》作「車」字，應為今文。

北嚮以誓之。（《季秋紀》）北面誓之。（《月令》）北嚮以贊之。（《時則訓》）

按鄭玄以作「面」字為今文，作「鄉」字為古文。詳前二一六頁。知《季秋紀》、《時則訓》作「嚮」，殆「鄉」字同，應為古文；《月令》作「面」字，應為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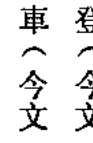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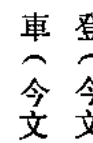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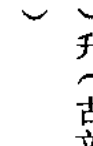
蟄蟲咸俯。（《季秋紀》）蟄蟲咸俯。（《月令》）蟄蟲咸俛。（《時則訓》）

按《汗簡》卷三人部謂「俯」字之古文作「俛」。郭忠恕以作「俛」字為古文，作「俯」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季秋紀》及《月令》作「俯」字，應為今文，《時則訓》作「俛」字，應為古文。

以上凡十四條。《十二月紀》文字，可以知道是古文的占十一條，只有三條是今文。《月令》文字，可以知道是今文的占十條，只有三條是古文。由此可見《月紀》跟《月令》所以異文，實際是古文本和今文本的分別。《時則訓》時依今文，時依古文，並不一律。古籍流傳，的確不僅六藝經傳會改用漢代隸書本，漢前古書還有更多被改成今文本子。現在列表在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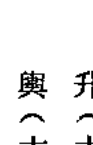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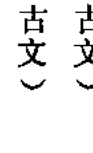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十二月紀》《禮紀・月令》	《淮南子・時則訓》
輅（古文） 路（今文）	
於（古文） 於（古文）	于（今文）
無（古文） 毋（今文）	無（古文）毋（今文）
揜（古文） 掩（今文）	掩（今文）

早（今文）　舍（古文）　蘭（古文）　菩（今文）　乂（古文）　㚔（古文）　升（古文）　與（古文）　鄉（古文）　俯（今文）


釋（今文）　
瓜（非今非古）　 
暴（今文）　 

面（今文）　

早（今文）　

瓜（非今非古）　
乂（古文）　暴（今文）　
車（今文）　 


四十一　莽《大誥》所據《大誥》係古文本考

弗弔天降。（《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不弔天降。』

敢弗于從。（《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敢不于從。』

其勸弗救。（《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其勸弗救。』

按鄭玄以作『不』字為今文，作『弗』字為古文。詳前四十三頁。知莽《大誥》所據作『不』字，應為今文《尚書》。莽《大誥》『其勸弗救』，為古文《尚書》。

西土人亦不靜。（《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西土人亦不靖。』

按顏師古以作『靖』字為古文，作『靜』字為今文。詳前二七四頁。知莽《大

誥》所據作「靖」字，應為古文《尚書》。

罔不反。（《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無不反。」

按漢《石經》以作「罔」字為今文，作「無」字為古文。詳前一六五頁。知莽《大誥》所據作「無」字，應為古文《尚書》。

允蠢鰥寡。（《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誠動鰥寡。」

按漢《石經》以作「矜」字為今文，作「鰥」字為古文。詳前一二五頁。知莽《大誥》所據作「鰥」字，應為古文《尚書》。（《堯典》：「有鰥在下。」《史記》引作「有矜在民間。」係今文《尚書》。）

大投艱于朕身。（《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大解難於予身。」

按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詳前三十三頁。知莽《大誥》所據作「於」字，應為古文《尚書》。

洪惟我幼沖人。（《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洪惟我幼冲孺子。』

按漢《石經》以作『維』字為今文，作『惟』字為古文。詳前一一九頁。知莽《大誥》所據作『惟』字，應為古文《尚書》。（《史記》引今文《尚書》『惟』字多作『維』。）

不卬自恤。（《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不身自卹。』

不越卬。（《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不於身。』

按《尚書・盤庚》：『汝悔身何及。』《緐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盤庚》『身』作『命』。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命』字為今文，作『身』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莽《大誥》所據作『身』字，應為古文《尚書》。（今本《尚書》『卬』殆『命』字譌。）

不卬自恤。（《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不身自卹。』

按魏《石經》以作『卹』字為古文，作『恤』字為今文。詳前七十一頁。知莽《大

誥》所據作『卹』字，應為古文《尚書》。

嗚呼，允蠢鰥寡。（《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烏虖……所犯誠動鰥寡。』

嗚呼，天明畏。（《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烏虖，天明威。』

嗚呼，肆哉。（《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烏虖，肆哉！』

按顏師古以作『虖』字為古文，作『乎』字為今文。詳前八十二頁。知莽《大誥》所據作『虖』字，應為古文《尚書》。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予不敢僭上帝命。』

按《大誥》此句《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尚書・大誥》『替』字之古文作[illegible]。《汗簡》卷二白部亦以[illegible]為『僭』字古文。鄭珍《箋正》謂『古文蓋依僭之隸僭字，橫書人於上，二夫重作，而變同火，曰又譌白。作僭是古文，

《石經》書此，其篆作𣪊，隸體同』。魏《石經》、郭忠恕均以作『𣪊』字為古文，作『𣪊』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莽《大誥》所據作『𣪊』，即『僭』字，應為古文《尚書》。

天明畏。（《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天明威。』

按賈昌朝以作『威』字為古文，作『畏』字為今文。詳前三四四頁。知莽《大誥》所據作『威』字，應為古文《尚書》。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肆予告我諸侯。』

按鄭玄以作『告』字為古文，作『誥』字為今文。詳前一五六頁。知莽《大誥》所據作『告』字，應為古文《尚書》。今本作『誘』殆『誥』字譌。

乃有友伐厥子。（《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迺有效湯、武伐厥子。』

按殷敬順、釋行均、陳彭年均以作『迺』字為古文，作『乃』字為今文。詳前

九五頁。知莽《大誥》所據作『迺』字，應為古文《尚書》。

乃有友伐厥子。（《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迺有效湯、武伐厥子。』

按賈昌朝以作『效』字為今文，作『爻』字為古文。詳前四一〇頁。知莽《大誥》所據作『效』字，應為今文《尚書》。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友爻二字，音與形俱相近。』段說是。『友』即『爻』字，為古文。

越天棐忱。（《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粵天輔誠。』

按魏《石經》以作『粵』字為古文，作『越』字為今文。詳前一〇六頁。知莽《大誥》所據作『粵』字，應為古文《尚書》。

爾時罔敢易法。（《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爾不得易定。』

按許慎以作『法』字為今文，作『』字為古今文。詳前二四〇頁。知莽《大誥》所據作『定』即『』字，應為古文《尚書》。段玉裁謂『法古文作，定形相似。』段說可從。

惟大艱人。（《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惟大鞫人。」

按《尚書・大誥》：「罔不反曰艱大。」《隸續》載魏正始《三體石經・尚書・大誥》「艱」作「鞫」。《翟方進傳》師古注：「鞫古艱字。」魏《石經》、顏師古均以作「鞫」字為古文，作「艱」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莽《大誥》所據作「鞫」字，應為古文《尚書》。

若穡夫。（《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若嗇夫。」

按漢《石經》以作「嗇」字為今文，作「穡」字為古文。詳前一一八頁。知莽《大誥》所據作「嗇」字，應為今文《尚書》。

予曷敢不終朕畝。（《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予害敢不終予晦。」

按顏師古以作「晦」字為古文，作「畝」字為今文。詳前八〇頁。知莽《大誥》所據作「晦」字，應為古文《尚書》。

卜陳惟若玆。（《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兆陳惟若此。』

按《說文》卟字下云：『兆古文卟省。』許慎以作『兆』字為古文，作『卟』字為今文。據此類推，知莽《大誥》所據作『兆』字，應為古文《尚書》。

今本作『卜』即『卟』字省。

卜陳惟若玆。（《大誥》）

《漢書・翟方進傳》莽《大誥》：『兆陳惟若此。』

按《尚書・立政》：『以並受此。』《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尚書・立政》『此』作『玆』。漢《石經尚書》係用今文本，則知作『玆』字為今文，作『此』字為古文。據此類推，知莽《大誥》所據作『此』字，應為古文《尚書》。

以上所證明莽《大誥》共二十一條，其中屬於古文有十八條，屬於今文僅三條。可知莽《大誥》所據《尚書・大誥》基本上應該是杜林本《尚書》。

後序

我在探討漢代經今古文字過程中，也碰到較難處理的問題。因為古籍傳到目前，中間流通抄寫歷時如此之久，字形有過不少次變遷，失去原有的樣式。這是一切古代文獻，都不可避免地有此種缺失。

本書論證，樹立假設。比如考定某書為古文經，舉出例證凡若干條，常常多數例證可以證明為古文，仍然有少數幾條例外。這種情況就因為文字形體，歷來有傳寫譌變；現在本子早有許多不是漢時文字的原樣了。例如『于』『於』二字，《儀禮·士昏禮》及《大射儀》鄭注均云：『今文於為于。』鄭玄以作『于』字為今文，作『於』字為古文。我言經應用在下列各處：

一、桓公十一年《左氏·春秋經》作『於』應為古文本，《公羊·春秋經》作『于』

應為今文本。（本書第二節）

二、《史記》所引《左傳》作『於』是古文本。（本書第三節）

三、劉向、劉歆本《左傳》作『於』是古文本。（本書第四節）

四、《史記》引今文本《尚書》作『于』。（本書第八節）

五、《尚書大傳》據今文本《尚書》作『于』。（本書第九節）

六、《漢書・魏相傳》引今文本《易經》作『于』。（本書第十一節）

七、《白虎通・辟雍篇》引古文本《論語》作『於』。（本書第十六節）

八、《論衡・異虛篇》引古文本《尚書》作『於』。（本書第二十二節）

九、《中論》及《崔駰傳》引古文本《尚書》作『於』。（本書第二十五節）

十、《說文》引今文本《易經》作『于』。（本書第三十節）

十一、《呂氏春秋・十二月紀》為古文本《月令》作『於』。（本書第四十節）

十二、莽《大誥》所據古文本《尚書》作『於』。（本書第四十一節）

這許多條中我都是證實了用『于』字為今文經，用『於』字為古文經。但也不是沒有例外：

逾于洛。（《禹貢》）

《史記・夏本紀》：「踰於雒。」

這句《夏本紀》所引作「雒」字原屬今文《尚書》。但引作「於」字却屬于古文《尚書》，與《史記》所引一般為今文《尚書》的通例相反，是變例了。

處于汜。（《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史記・鄭世家》：「居王于汜。」

這句《鄭世家》所引作「居」字是今文的字，已經屬于變例，與常例《史記》引古文《左傳》相反。再引作「于」字也是今文的字，也屬于變例了。

昭升于上。（《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昭登於上。」

這句《晉世家》所引作「登」字原屬今文《尚書》。但引作「於」字却屬于古文《尚書》，與《史記》所引一般為今文《尚書》的通例相反，也是變例了。

這種變例所以產生，原因就是古書流傳到現在，文字上早已常常經過改動變遷的緣故。於是原則條例，有時不濟。存在部份不統一的材料，理所當然歸入例外了。

友人中有提出《說文》古文的性質，係屬文字源流上演變，而經今古文係屬版本之異。我的看法，却認為漢時今文古文之異，有些原因即出于文字流變而來。從前王國維《觀堂集林》中幾篇討論漢代古文，有一篇提出「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這是有道理的。《說文》古文，確是古代行用於東土齊、魯地域的文字。《說文》古文就有不少成為漢代經書古文的字。至於造成經今古文字相異的來歷，當然會有原因出在漢代，也確有淵源於古代文字流變的脈絡上。這些研究也很細緻，有待專文從事探討。

本書探索，問題繁複。雖用力較久，仍恐有不當之處，尚祈並世賢達，不吝教之。

承蒙顧頡剛先生、聞在宥師為本書題簽，我謹表深切的感謝。

一九七九年七月金德建記於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